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

第4期/2022年

發行人：陳中吉

主編：荊元宙

執行編輯：陳育正

編輯諮詢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余一鳴、李亞明、姚宏旻、許智翔、曾怡碩、
游智偉、董慧明、歐錫富、劉至祥

助理編輯：吳慕強

行政人員：呂明逸

印製：青年日報社

出版單位：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70號

電話：(02)2893-3810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年刊)

定價：新台幣600元

其他類型版本：無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著作權資訊：



本著作係採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臺灣授權條款

GPN：2010802300

ISSN：2706-9818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發行人序言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是在2009年首次出版，並在2019年配合「建構軍文交流平台」、「整合國防研究能量」、「強化學術交流」等校務發展目標，將本刊改制成為具雙向匿名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並且先後成立編輯部、編輯委員會，綜理刊物各項運作，以帶動研究風氣。

本期《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經徵稿、匿名審查程序後，共收錄7篇文章，依序包括〈印太安全情勢下的海權競爭：以中日澳三國潛艦發展為例〉、〈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作為之初探與評估〉、〈中共推動「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意涵與分析〉、〈衝突升級期間構建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俄烏軍事衝突與俄「中」戰略協作輿論戰〉、〈中國能源安全及其困境之研析〉，皆為當前重要研究議題。

就研究論文主題來看，針對中共部份討論中共軍事建設發展與中共本身能源安全，以及這些議題對區域可能造成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收錄〈衝突升級期間構建衝突精神 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則以文本探勘方式，針對《新華網》有關東

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描繪出中共官媒有關「戰區」的意象，對於共軍研究提供另類研究路徑之嘗試。另一方面，本次收錄論文亦涉及探討近期最受關注的俄烏戰爭議題。目的在研究分析中俄兩國在俄烏戰爭中輿論戰上之合作以及相關窒礙問題。

整體來說，本刊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扮演著讓國人瞭解目前我們重要敵情威脅來源，以及成為與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橋樑。隨著兩岸情勢日趨嚴峻，本刊所扮演角色的意義更為重大，編輯小組將持續吸取各方意見回饋，讓內容質與量皆能與日俱進。

本人特別感謝中共軍事事務所荊元宙所長在出版作業期間指導單位師生的付出，衷心期盼各位學術先進繼續給予本刊支持與鼓勵。

政戰學院院長 陳中吉 謹識

2022年12月5日

目次

印太安全情勢下的海權競爭：以中日澳三國潛艦發展為例（董慧明）	1
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作為之初探與評估（吳慕強）	41
中共推動「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意涵與分析（林穎佑、周宗漢）	89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倪世傑）	115
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陳亮智）	161
俄烏軍事衝突與俄「中」戰略協作輿論戰（黃秋龍）	203
中國能源安全及其困境之研析（洪銘德、黃恩浩）	245

印太安全情勢下的海權競爭：以中日澳三國潛艦發展為例

董慧明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海洋戰略已成為攸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之重大課題，各國無不重視，攻防較勁亦愈來愈激烈。本研究聚焦中國、日本、澳洲三國的潛艦發展，以及對印太地區情勢發展產生的影響。在蒐整官方和重要公開文獻資料研析後發現，中國的潛艦發展以1990年代後的進展最為顯著，現有包括彈道飛彈核潛艦、攻擊型核潛艦、常規飛彈潛艦、常規魚雷潛艦。日本則有成熟的潛艦造艦能力，儘管只能建造常規動力潛艦，惟現役的「蒼龍」級、持續建造中的「大鯨」級潛艦品質、性能亦居世界前列。澳洲在加入「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後，對於海軍潛艦的建造計畫，則由傳統動力直接躍升為核子動力，且得到美國、英國的技術協助允諾。可見愈來愈多的印太地區國家加入水下嚇阻和打擊能力軍備研製，勢將導致未來印太地區安全情勢更加複雜難料，必須審慎關注後勢發展。

關鍵詞：海權、四方安全對話、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潛艦、安全困境

壹、前言

受到經濟全球化和戰略資源、能源需求日益迫切等因素影響，海洋安全和發展利益已成為各國高度關切之重大課題。其中，檢視印太地區(Indo-Pacific Region)當前局勢，不僅美國亟於保持優勢軍力，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解放軍）持續強化軍事擴張實力，導致區域內包括日本、韓國、印度、澳洲以及「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諸國等相關利益國家「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攻防較勁問題亦愈來愈激烈。

以2021年9月15日美國、英國、澳洲宣布組建「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AUKUS)為例，即是美國在印太地區強化民主同盟和友盟體系建設之最佳體現。此外，由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四大民主國家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亦於同年9月24日在華盛頓舉行首次領袖會晤峰會，在共同關切中國議題之下，倡議四國聯合陣線，強調必須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¹一向對美國主張自由、開放印太地區抱持反對態度的中共，先是批評「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將加劇區域軍備競賽，再譴責「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冷戰概念下的產物，註定失敗。顯見在印太地區以美國、中國為首的兩大國際勢力角力，不僅在未來難以和緩，國家之間藉此提升軍力，更將牽動安全局勢

¹ 〈四方安全對話面對中國虎視眈眈，強調印太自由開放〉，《中央社》，2021年9月25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50049.aspx>。

變化。

再從國防科技和軍備發展趨勢而論，以善於突襲、能擔負戰略襲擊和攻擊大、中型艦艇任務而取勝之常規動力和核動力潛艦，也在近期成為國際間熱議的焦點話題。誕生於18世紀70年代常規動力潛艦，具有靈活機動、隱蔽特點，曾在海戰中嶄露頭角，然而受限於推進動力原理，水下續航時間短成為致命缺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核子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開始探索用核能來解決續航力問題，並且積極投入核動力潛艦研製。眾所周知，美國是核潛艦軍備發展的先驅，自1939年起，美國海軍就對潛艦核動力裝置進行初步研究，並於1954年1月21日成功設計出世界首艘核動力潛艦「鸚鵡螺」號(USS Nautilus SSN-571)，²迅速引起國際關注。尤其是對有能力自製潛艦的國家，紛紛設法突破建造技術，提升性能表現。時至今日，無論是傳統動力，抑或是核子動力，許多國家對於功能運用、擁有數量，以及能夠達到的軍事戰略效應也都有各自的政策評估，且已成為各國滿足國防戰略需求，設法發展的優選軍備。

本研究聚焦中國、日本、澳洲三國的潛艦發展，即因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印太地區相關利益國家對中國海軍的建設發展及其潛艦在印度洋、太平洋的軍事活動格外注意。應對「中國海軍潛艦威脅」也成為多國海軍合作反潛的戰略前提。近期美、英兩國同意在和澳洲新組成的安全聯盟架構下，向澳洲提供核潛艦技術，雖然激起了一波法

² Norman Polmar, *The American Submarine* (Annapolis, MD: Nautical & Aviation Pub. Co. of America, 1981), pp. 109-117.

國反彈情緒，惟其影響的層面畢竟僅限於少數國家在國際政治方面的爭拗。當愈來愈多的國家缺乏戰略信任，加速研製各型海、空攻擊、反制軍備，必定對印太地區的後勢發展產生關鍵影響。為了能夠梳理當前在印太地區著力發展潛艦軍備之中國、日本、澳洲的研製政策和發展現況，本研究多方蒐整官方和重要公開文獻資料，進而深入分析相關發展對區域安全困境問題造成的影響。

貳、中、日、澳三國海洋安全戰略和潛艦研製政策

潛艦不僅是海軍作戰的兵器，從應用面向而論，既可以在傳統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奪取制海權、控制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等；亦能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發揮作用，包括：護航、反海盜、人道主義救援等等，具有深遠的戰略安全意義。³以美國擁有70餘艘攻擊性核潛艦、14艘戰略飛彈核潛艦，以及4艘巡航飛彈核潛艦為例，除了表示在核潛艦先進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這些核潛艦無一例外著眼於海外部署、海外用兵，也提供當前美國能夠在印太地區保持軍力存在之重要支持。其次，解放軍海軍的意圖亦是如此，儘管能力尚不及於美國海軍，惟其任務東線必須涵蓋西太平洋、中太平洋；西線必須涵蓋印度洋、大西洋，凸顯出核潛艦的用武之地應在遠海、遠洋，涉及國家設定的海洋戰略和海洋政策。

³ 宋忠平，《隨機應變：宋忠平時評人論防務》（北京市：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7），頁69。

一、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和「遠海防衛」作戰能力

2019年7月，中共公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容即提到解放軍海軍的「近海防禦」、「遠海防衛」兩大戰略要求，並且要提升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等能力。⁴可見從近海防禦到遠海防衛的轉型過程中，不僅要能阻止和控制協力廠商外部勢力在第二島鏈，尤其是臺灣周邊海域範圍內自由活動，亦須確保中國海外能源資源、戰略通道安全。

首先，為了阻止外部勢力介入或干預主權，傳統動力潛艦應是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最佳武器。雖然中共官方並未正式承認此一說法，惟從海軍保有相當數量之傳統動力潛艦，顯示其目的就是要在近海抵抗敵軍入侵，傾向於守勢海軍。再加上反艦彈道飛彈、反艦巡航飛彈、高性能戰機、先進水雷等武器的綜合運用，已成為迫使外軍遠離中國近海、突破島鏈封鎖至關重要的手段。其次，為了實現遠海防衛戰略目標，中共亦須設法將海軍打造為一支不受海域限制，具有遠征能力的「藍水海軍」(Blue-water Navy)。⁵儘管保護海外利益主要靠艦砲外交，有賴水面艦艇武力展示，惟潛艦作為戰略嚇阻武器，其存在的作用更能和水面艦艇形成有效作戰力量，利於取得海洋戰略優勢。

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

⁵ Yoji Koda, "China's Blue Water Nav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7, p. 6.

基此，中共重視潛艇部隊發展，無論是在近海拖延或減少敵軍的有效軍力，取得制海權；抑或是在外貿海上運輸、石油進口、海域資源、海外投資等「海外利益攸關區」(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保障安全，⁶皆須積極籌建包括常規動力和核子動力潛艦在內之水下作戰能力，成為解放軍海軍建設的重點。

按照中共軍力現代化三階段戰略期程，至2049年時，解放軍海軍的水面艦艇、常規和核子潛艦、主戰戰機及其相應之武器軍備、通信系統必須追上世界先進國家軍力。⁷

二、日本：「綜合海洋觀」下的海上軍事力量

日本作為海洋國家，也相當注重海洋安全戰略制定，目標是要從單純的海洋經濟大國，同時也能成為海洋政治、軍事大國方向推進。日本在重視傳統的海上軍事力量及海上安全的同時，更加關注海洋資源、海洋科技、海洋環保等非軍事因素，逐步建立新的綜合海洋觀，主要體現

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2015年5月，http://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海外利益攸關區(haiwai liyi youguanqu):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Daily*, May 28,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5-05/28/content_20840858.htm; Nan Li,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in 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31.

⁷ Thomas M. Oliver, “The Observable ‘Cult of the Defensive’: PLAN Strategic Shift Toward a Blue Water Navy and American Strategic Percep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8, No. 4, August 7, 2018, pp. 216-219.

在五個方面：⁸

第一，加深對海洋戰略地位的認識，將海洋作為民族生存和國家安全的重要空間。

第二，大力推動海洋經濟發展，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三，逐步建立和健全新的海洋法律制度體系。

第四，大力發展海洋科技，運用高新技術加快對海洋資源的開發研究。

第五，將海洋事務作為重要的國際事務，將海洋開發利用作為國家優先發展的戰略。

有關日本是否也應和澳洲一樣，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發展核潛艦能力，一度成為2021年自由民主黨總裁選舉時的國防外交事務議題，多名政要公開談及且引起廣泛討論。以當選者岸田文雄當時表達「從日本安保體制來看，有什麼必要（發展核潛艦）？」的立場而論，日本在短期內應無發展核潛艦計畫。亦即按照1967年12月11日，日本時任首相佐藤榮作(Eisaku Sato)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發布聲明，承諾日本「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成為日本政府關於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三、澳洲：海洋安全戰略合作下的海軍建設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轉變，澳洲的海上防務政策也在經濟、軍事實力持續增強的基礎上日益完善，逐漸形成清晰的海洋安全戰略。首先，為了因應1982年

⁸ 姚巍，〈美日韓海洋戰略的啟示〉，《中國地球物理學會資訊技術專業委員會會議論文集》（山東棗莊），2016年7月，頁37-45。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和國際格局變遷的挑戰，澳洲制定《海洋產業發展戰略》、《澳洲海洋政策》、《海洋科技計畫》、《海洋研究與創新戰略架構》等指導性文件，建立海洋管理委員會，統籌規劃，並且加速海軍現代化，組建海岸警衛隊，完善周邊海域監控系統，和鄰國談判解決海域劃界爭端，並且積極申領200浬外大陸棚，不斷拓展海域管轄範圍。其次，澳洲將海洋戰略定位為：以美澳軍事同盟為基礎，加強包括海軍在內的海洋實力建設，積極參與亞太多邊或雙邊安全合作防務機制，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和「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為平臺，保持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相對軍事優勢，確保國家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並且自許成為南太平洋地區，特別是亞太地區有影響力的區域性海洋大國。

基此，就澳洲的地理環境而論，作為一個瀕臨三大海區(Temperate Australasia, Central Indo-Pacific, and Eastern Indo-Pacific)的國家，其政策立場認為必須擁有最強大的潛艦技術，以保衛澳洲和國家利益。2017年5月16日，澳洲公布首份《海軍造艦計畫》(The Naval Shipbuilding Plan)，提出未來30餘年將投資約664億美元進行海軍艦隊更新，將海軍打造成一支現代化的地區性嚇阻力量。再以新組建的「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為例，首個重大計畫即是耗資900億美元為澳洲海軍採購至少8艘使用美國和英國技術的核動力攻擊型潛艦，並且協助澳洲打造一支核動力潛艦艦隊。⁹

⁹ Australia to Pursue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hrough New Trilateral

這項倡議取代此前自2016年以來和法國合作的攻擊級潛艦項目，包括價值660億美元採購12艘法國設計的「攻擊」級(Attack-class)柴電動力潛艦計畫（由法國海軍「梭魚」級核潛艦發展而來）。¹⁰

澳洲總理和國防部長在聯合媒體聲明中解釋了作出這項計畫的理由是印太地區的安全挑戰顯著加劇。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前所未見，軍事能力突飛猛進，覆蓋範圍日益擴大。澳洲及其合作夥伴擁有的技術優勢正在逐漸縮小。在此背景下，區域安全加速演變，常規潛艦不再符合未來幾十年的作戰需要，因此必須投資於核動力潛艦。

參、中、日、澳三國的潛艦國防工業發展和運作

近幾十年來，潛艦的建造技術一直處於平穩進步的狀態。從動力原理而論，目前世界上的主流潛艦種類，除了核動力潛艦外，在常規動力方面主要是採用「絕氣推進」(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技術、配備鉛酸蓄電池組或鋰電池組之燃料電池柴電潛艦。另外，核動力潛艦亦可區分兩種，一種是攻擊型的核潛艦，使用核動力潛行，攻擊手段主要是常規的魚雷攻擊；另外一種就是彈道飛彈核潛艦，不但使用核動力潛行，而且載有彈道飛彈。一般而

Enhanced Security Partnership,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pursue-nuclear-powered-submarines-through-new-trilateral-enhanced-security-partnership>.

¹⁰ “SEA 1000 Attack Class Future Submarine,” *Defence Connect*, <https://www.defenceconnect.com.au/major-programs/sea-1000-attack-class-future-submarine>.

言，柴電潛艦軀體比較小，核動力攻擊性潛艦軀體也不大，惟戰略核潛艦為了發射戰略武器，形體都比較大，尤其是裝載16枚戰略飛彈的潛艦。¹¹它的主要任務是從海洋深處對岸上的戰略要地、政治經濟中心、軍事基地進行核飛彈攻擊，以摧毀和消滅敵方的戰略目標和後備力量。

一、中國：兼具常規、核動力造艦工業能力

為了解決中共潛艦戰力建設的限制因素，中共正從「科技」、「人才」兩方面著手。中共潛艦設計建造最主要的核心單位包括「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船集團）和「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又名：701研究所）；若為核潛艦，亦須考量「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核集團）的系統工程技術貢獻。其中，以039型（宋級）常規動力潛艇為例，即是由隸屬在「中船集團」的「武昌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武船）負責承製。同樣隸屬於該集團下的「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江南造船），也是承製第四代潛艦的主要產製單位，¹²尤其「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簡稱：渤船重工）是中國唯一的核潛艦總裝廠，包括091型、092型、093型、094型以及尚在研製中的096型核潛艦

¹¹ 金一南，《金一南講世界大格局：中國有態度》（北京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頁271-272。

¹² Anonymous, "Chinese State-Owned Shipbuilder Swaps Assets Among Units,"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April 1, 2019,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ese-state-owned-shipbuilder-swaps-assets-among-units/>>（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皆出自該廠。¹³另有關潛艦主要武器（例如：「鷹擊」型潛射反艦飛彈、「巨浪」型彈道飛彈），「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簡稱：航天科工集團）亦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船集團」成立後，無疑將各型軍用艦艇研製的人員、技術、料件成本進行資源整合，有利於潛艦自製能力和效率的提升，¹⁴成為中共海軍軍備科研、設計、生產、試驗、保障的主要單位。另負責研究、設計、開發潛艦總體系統工程的核心科研事業單位「中國艦船設計研究中心」位於湖北省武漢市，儘管不是位在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發展船舶工業，卻是中共海軍軍備最重要的研究機構和製造基地。

自1970年首艘核動力潛艦試製成功以來，中國現已擁有世界上數量排名第二的潛艦部隊，¹⁵只是中國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不同，既不公開造了幾艘彈道飛彈核潛艦，也不披露究竟有幾艘服役，尤其是新世代094型潛艦更是如此。惟據英國權威研究機構「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每年公布的軍力平衡報告，認為解放軍海軍現有戰略型潛艦6艘、戰術型潛艦

¹³ Amit Ray, *Tracing the Undersea Dragon: Chinese SSBN Programme and the Indo-Pacific* (N.p.: Routledge India, 2021),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edsebk&AN=2759472&lang=zh-tw&site=eds-live&scope=site>>（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¹⁴ 〈「南北船」合體，中國問鼎海洋強國〉，《大公報》，2019年11月27日，版A11。

¹⁵ 〈中國海軍攻擊型核潛艦三維圖匯總（1970～2016）〉，《艦船知識》，第1期，2017年1月，頁1-2。

53艘，合計59艘。¹⁶根據中國《海軍艦艇命名條例》的命名原則，其彈道飛彈核潛艦、攻擊型核潛艦以「長征」加序號命名；常規飛彈潛艦是以「遠征」加序號命名、常規魚雷潛艦是以「長城」加序號命名。其中，「長征」彈道飛彈核潛艦計有：092型、094型、094A型三種構型（6艘）；「長征」攻擊型核潛艦計有091型、093型、093A型、093B/G型四種構型（6艘）、「遠征」常規飛彈潛艦計有035G型、035B型、039型、039G型、039A/B型、基洛級潛艦877型、636型、636M型等八種構型（46艘）、「長城」常規魚雷潛艦則有032型一種構型（1艘）。其中，核潛艦分別部署在位於山東青島之海軍潛艦第一基地，以及位於海南三亞之海軍潛艦第二基地；傳統潛艦基地則包括：東部戰區海軍的浙江寧波大榭島、象山基地，南部戰區海軍的海南榆林、廣東下川島基地，以及北部戰區海軍的山東青島、遼寧大連旅順基地。

表1 中國常規、核動力潛艦性能諸元

032型常規魚雷潛艦	● 服役時間：2012年後 ● 艇員：120人 ● 長度：92.6公尺 ● 型寬：10公尺 ● 水下排水量：6,628噸 ● 動力：柴電
------------	--

¹⁶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1* (London, UK: Routledg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1), p. 251.

	● 用途：飛彈試驗艇
035G/035B型常規潛艦	● 服役時間：1990年後 ● 艇員：57人 ● 長度：76公尺 ● 型寬：7.6公尺 ● 吃水：5.1公尺 ● 水下排水量：1,584噸 ● 動力：柴油 ● 武器：8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039/039G型常規潛艦	● 服役時間：1999年後 ● 艇員：60人 ● 長度：74.9公尺 ● 型寬：8.4公尺 ● 吃水：5.3公尺 ● 水下排水量：2,250噸 ● 動力：柴電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039A/039B型常規潛艦	● 服役時間：2005年後 ● 艇員：50人 ● 長度：76公尺 ● 型寬：8.5公尺 ● 吃水：6公尺 ● 水下排水量：3,600噸 ● 動力：柴電+AIP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基洛級877EKM/636 (M) 型常規潛艦	● 服役時間：1995年後 ● 艇員：52人 ● 長度：72.6公尺 ● 型寬：9.9公尺 ● 吃水：6.6公尺 ● 水下排水量：3,076噸 ● 動力：柴電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091型攻擊核潛艦	● 服役時間：1984年後 ● 艇員：100人 ● 長度：106公尺 ● 型寬：10公尺 ● 吃水：7.4公尺 ● 水下排水量：5,500噸 ● 動力：核子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092型彈道飛彈核潛 艦	● 服役時間：1987年後 ● 艇員：140人 ● 長度：120公尺 ● 型寬：10公尺 ● 吃水：8公尺 ● 水下排水量：8,000噸 ● 動力：核子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12具飛彈發射筒

093/093A/093B型攻擊核潛艦	● 服役時間：2006年後 ● 艇員：100人 ● 長度：107公尺 ● 型寬：11公尺 ● 吃水：7.3公尺 ● 水下排水量：6,000噸 ● 動力：核子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
094型彈道飛彈核潛艦	● 服役時間：2007年後 ● 艇員：100人 ● 長度：129公尺 ● 型寬：11公尺 ● 吃水：8.5公尺 ● 水下排水量：9,000噸 ● 動力：核子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12具飛彈發射筒

資料來源：作者自公開資料自行彙整。

二、日本：成熟的常規動力潛艦工業

儘管在二戰後，日本的國防和軍備發展受到多重制約，惟仍然聯合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積極參與地區秩序構建。基此，日本高度重視海上自衛隊的潛艦技術發展，進步速度愈來愈快，特別是更新換代速度非常高，往往不到15年就推出一款具有突破性發展的量產型潛艦。此一技術發展主要是因為在二戰時期日本就已擁有強

大的潛艦武力，再加上戰後的造船業興盛，讓日本的潛艦工業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儘管只能發展常規動力潛艦，日本的能力可謂與法、德兩國齊平，在某些領域甚至還更好。其更新換代的主要特色是：軍工體制「官民一體」，裝備發展有序推進。¹⁷

其次，在潛艦建造方面，對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要求極其嚴苛。日本在戰後擔綱潛艦製造的企業只有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和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Ltd.)兩家民營企業，每家企業都擁有獨立的潛艦研發機構和生產線。在製造方面，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又將不同的零部件生產任務外包給其他中小企業，得到各種訂單的中小企業不僅嚴格遵照契約辦事，而且在交付產品時往往會拿出超越契約要求的更高品質的產品，因此，所有參與製造的企業都共享到了某一領域的技術成果。

日本政府正在推進制定加強防衛能力的政策，計畫到2021財政年度潛艦部隊規模達到22艘，並以「蒼龍」級潛艦（12艘）¹⁸和「親潮」級潛艦（9艘）做為日本海上自衛隊潛艦戰隊的主力。¹⁹其中，「蒼龍」級無論是數量或是

¹⁷ 徐依航，〈日本「蒼龍」級潛艦作戰性能的客觀分析〉，《軍事文摘》，第13期，2016年7月，頁28-31。

¹⁸ 包括：分別是舷號：SS-501「蒼龍」、舷號：SS-502「雲龍」、舷號：SS-503「白龍」、舷號：SS-504「劍龍」、舷號：SS-505「瑞龍」、舷號：SS-506「黑龍」、舷號：SS-507「仁龍」、舷號：SS-508「赤龍」、舷號：SS-509「清龍」、舷號：SS-510「翔龍」、舷號：SS-511「鳳龍」、舷號：SS-512「登龍」。

¹⁹ 遲國倉，〈盤點日本「蒼龍」收官：下一代潛艦何去何從？〉，《兵工科技》，第3期，2020年3月，頁76。

戰技水準；無論是入列服役時間或是戰鬥力訓練水準，都處於最佳時間狀態，是日本迄今為止設計最成功、最成熟的一款潛艦，亦屬於全球最大的常規潛艦之一。

「蒼龍」級潛艦亦稱「平成16年度潛艦計畫」（簡稱：16SS型），以常規潛艦性能而論，不僅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主力潛艦，其水下排水量高達4,200噸、潛深可達500公尺，號稱作戰能力世界最強。以首艇「蒼龍」號（舷號：SS-501）為例，自2009年3月服役後，目前部署在廣島縣吳市的吳基地，隸屬於第1潛水隊群第5潛水隊，是一型既能執行近海巡邏警戒任務，亦適合遠洋作戰的大型多用途常規潛艦。

2020年10月14日，由日本「三菱重工」承製之「大鯨」級潛艦首艇「大鯨號」（舷號：SS-513）下水；2021年10月14日，「大鯨」級第二艘潛艦「白鯨號」（舷號：SS-514）亦在「川崎重工」神戶造船廠舉行下水儀式。其中，「大鯨號」、「白鯨號」先後於2018、2019年開工建造，皆是繼日本「蒼龍」級之後全球最大之常規動力潛艦，也象徵日本新一代潛艦和海上自衛隊水下作戰能力又邁上一個新臺階。

日本非常重視新一代潛艦及水下反潛力量發展與建設。新一代潛艦「大鯨號」經過一系列技術改造升級，戰術技術指標較「蒼龍」級明顯提升。在不久後，日本潛艦將進入「大鯨」級時代。「大鯨號」、「白鯨號」艇長84公尺，型寬9.1公尺，排水量3,000噸，裝備從「蒼龍」級8號「赤龍號」開始使用的魚雷防禦系統(TCM)，可容納70名艇員。預計2022年3月、2023年陸續服役後，日本將讓「大鯨」級潛艦成為一款反潛體系下的重要武器，並且結

合日本P-1反潛機，「出雲」號多用途運用護衛艦，組成聯合反潛、反艦打擊群。

表2 「蒼龍」級、「親潮」級潛艦性能諸元

「親潮」級潛艦	● 服役時間：1998年後 ● 艇員：69人 ● 長度：81.7公尺 ● 型寬：8.9公尺 ● 吃水：7.9公尺 ● 標準排水量：2,700噸 ● 滿載排水量：3,000噸 ● 動力：柴電 ● 水下航速：20節 ● 武器：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魚叉潛射反艦飛彈、89型線導魚雷 ● 雷達：ZPS-6對海搜尋雷達 ● 電子設備：ZQQ-5B/6艦艏聲吶
「蒼龍」級潛艦	● 服役時間：2009年後 ● 艇員：65人 ● 長度：84公尺 ● 型寬：9.1公尺 ● 吃水：8.5公尺 ● 標準排水量：2,950噸 ● 滿載排水量：4,200噸 ● 動力：柴電+AIP ● 水下航速：20節

	● 武器：魚叉潛射反艦飛彈、89型線導魚雷、「捕鯨叉」飛彈以及布放水雷 ● 電子設備：ZQQ-6改進型聲吶
「大鯨」級潛艦	● 服役時間：首艘於2022年3月交付海上自衛隊 ● 艇員：70人 ● 長度：84公尺 ● 型寬：9.1公尺 ● 吃水：8.5公尺 ● 標準排水量：3,000噸 ● 動力：鋰電池電池系統+柴油機 ● 水下航速：20節 ● 武器：魚叉潛射反艦飛彈、89型線導魚雷、「捕鯨叉」飛彈以及布放水雷 ● 電子設備：ZPS-6H 搜索雷達、ZQQ-8整合式聲納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公開資料自行彙整。

表3 蒼龍級、大鯨級柴電潛艦比較表

	蒼龍級潛艦	大鯨級潛艦
現有數量	12	1
推進器	X形尾舵、七葉大側斜螺旋槳	
動力組合	鉛酸蓄電池組+斯特林發動機AIP輔助動	鋰電池電池系統+柴油機

	力系統	
	比較：新動力組合較傳統動力組合速度更高、水下續航力更大、雜訊更小和更加安靜。	
作戰系統	● 艇艙圓柱形聲吶 ● 艇艙上部裝備6門HU-666型533公釐魚雷發射管，可發射89式長魚雷和反艦飛彈	● 艇艙光纖技術的新型聲吶系統 ● 艇艙6具533公釐魚雷發射管火力配置，可發射89式重型魚雷，也能使用潛射型魚叉反艦飛彈，亦配備新一代G-RX6魚雷
指揮控制系統	一體化控制系統，包括：艦體控制系統、武器系統	採用全向螢幕顯示系統，能夠顯示更大範圍戰場態勢，提高了艇長戰術決策能力。另採用新型資料鏈，能夠連接C4ISR系統

資料來源：作者自公開資料自行彙整。

三、澳洲：尋求引進國際技術造艦

2016年3月，澳洲公布第三部國防白皮書，其內容指出中國在地區的作用、軍事現代化，以及導致國家之間的競爭愈趨激烈，是影響澳洲國防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2020年7月1日公布的《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白皮書中，則是指出將調整澳洲的防禦態勢，目標是要發展更強大、更自立的軍事嚇阻能力。其中，透過引進歐美技術，建造潛艦、護衛艦、巡防艦，增進海軍現代化，以及強化和美國、印度、日本、韓國之間更緊密的防務關係，是澳洲政府提升國家軍力的設想和方式。儘管在澳洲，多數的軍備皆仰賴進口，惟國家的國防工業能力仍持續提升，目前最大的海軍造船廠主要有政府持有的「澳洲潛艦公司」(Australian Submarine Corporation)，以及從事國防和商業船舶設計、建造的「奧斯塔公司」(Austal)。

檢視相關公開資訊可知，澳洲海軍目前擁有6艘「柯林斯」級(Collins Class)潛艦（如表4所示），²⁰先後於1996年至2003年間開始服役。²¹2016年，澳洲決定在「未來潛艦計畫」（代號：SEA 1000）中，向法國「海軍集團」(Direction des Constructions Navales Services, DCNS)採購12艘新型「攻擊」級柴電潛艦。當時澳洲建造「梭魚」級(Barracuda-class Submarine)潛艦的主因是該級採用絕氣推進技術的潛艦，配有較強的燃料電池、泵噴推進，以及先

²⁰ 「柯林斯」級是澳洲海軍最新銳潛艦，也是全球體積第三大的柴電潛艦，僅次於日本的「蒼龍」級和「親潮」級，已經逼近核子潛艦的大小。總計有6艘Collins (SSG-73)、Farncomb (SSG-74)、Waller (SSG-75)、Dechaineux (SSG-76)、Sheean (SSG-77)、Rankin (SSG-78)，皆駐紮在西澳的司特靈(Stirling)基地，由澳洲潛艦公司在南澳阿德雷得附近的Osborne廠建造。

²¹ “Guided Missile Submarine, Diesel-Electric (SSG),” *Royal Australian Navy*, <https://www.navy.gov.au/fleet/ships-boats-craft/submarines/ssg?web=1&wdLOR=cC1F499AB-DD05-AA41-A47D-63F9F6EE6369>.

進的作戰武器系統等技術優勢。²²然而，該項計畫受到澳洲工業能力的拖累進展緩慢，且因預計成本從原本的500億澳元，增加至900億澳元（約650億美元）而飽受爭議。

²³2021年1月，相關報導指出，澳洲政府對此「攻擊」級柴電潛艦計畫逐漸失望，正在考慮替代方案，即採購升級版的「柯林斯」級潛艦。²⁴另英國國防大臣Ben Wallace亦證實，澳洲於2021年3月接洽英國表達採購核動力潛艦的意願。²⁵

此次「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領袖共同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澳洲、英國、美國將用18個月的時間，確定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艦互通性、通用性、互利性之「最佳途徑」，協助澳洲的核潛艦能夠儘早投入使用。²⁶而根據「澳美英

²² Franz-Stefan Gady, “Why Japan Lost Aussie Sub Bid,” *The Japan Times*, April 29, 2016,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6/04/29/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japan-lost-aussie-sub-bid>.

²³ Julian Kerr, “All Six of Australia’s Collins-Class Submarines to Undergo Life-of-Type Extensions,” *Janes*, June 11, 2021,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all-six-of-australias-collins-class-submarines-to-undergo-life-of-type-extensions>.

²⁴ Thomas Newdick, “Australia Reportedly Looking at an Alternative to Its Costly New French-Designed Submarines,” *The Drive*, January 19, 2021,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8790/australia-reportedly-looking-at-an-alternative-to-its-costly-new-french-designed-submarines>.

²⁵ Harry Lye, “DSEI 2021: Australia Opened Nuclear Submarine Discussions in March,” *SHEPHARD*, September 17, 2021, <https://www.shephardmedia.com/news/naval-warfare/dsei-2021-australia-opened-nuclear-submarine-discu/>.

²⁶ John Harvey, “What Would an Australian Sovereign Submarine Capability Look Like?,”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29,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hat-would-an-australian-sovereign-submarine-capability-look-like/>.

三邊安全聯盟」協議，計畫利用美、英兩國的專業能力，以兩國潛艦計畫為基礎，在南澳阿得雷德建造8艘具備匿蹤和執行遠程任務能力之核潛艦。²⁷

表4 「柯林斯」級潛艦性能諸元

艇員	標準排水量	滿載排水量	長度	型寬	吃水	航速	飛彈武器	其他武器
42人	3,051噸	3,353噸	77.5公尺	7.8公尺	7公尺	20節	魚叉潛射反艦飛彈	MK484型魚雷

資料來源：作者自公開資料自行彙整。

肆、印太區域安全情勢影響

觀察近期印太區域安全形勢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以美國為中心的民主同盟體系從以往偏重軍事的「冷

²⁷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UK: Routledg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2.), p. 248.

戰型」同盟，轉向側重長期競爭、更加綜合全面的「競爭型」同盟運作。亦即這些理念相近國家在軍事同盟方面雖然受到國情、軍力差異影響，惟在對圍堵中國議題上，選擇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形成和中國長期競爭的關係。第二，無論是戰略同盟或是合作夥伴，美國在國際間的盟友皆共同注重印太地區、海洋權益。第三，美國對盟友體系的定位業從以往的「協助保護」轉向「提升能力」。可見，在競爭態勢愈加明確，而各國亦須強化確保本國安全能力，加強軍備建設和兵力投射能力，²⁸成為未來印太地區情勢發展的關注重點。

一、地緣戰略競爭

（一）中國

中共認為日本和澳洲分別是美國地緣戰略的「北錨」和「南錨」，是美國海權思維在盟國之中的布局運用。由於美國近年來持續主張印太戰略，積極鞏固盟國關係和合

²⁸ 例如：印尼曾對區域內持續的軍備競賽和力量投射表示關切；馬來西亞同樣擔憂潛在的地區安全隱患；中共亦認為美國、英國與澳洲的核潛艦合作，將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加劇軍備競賽。見“Statement on Australia’s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Progr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September 17, 2021,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2937/siaran_pers/pernyataan-mengenai-kapalselam-nuklir-australia; “Aukus Pact Could Provoke Powers to Act More Aggressively: Malaysia PM Ismail,” *Strait Times*, September 18, 2021,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ukus-pactcould-provoke-powers-to-act-more-aggressively-malaysia-pm-ismail>;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Remarks on the US, UK and Australia Announcing a New Military partnership,”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September 16, 2021,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PressandMedia/Spokepersons/t1907973.htm>.

作角色，令中共在地緣政治戰略方面的挑戰愈來愈嚴峻。在印太戰略架構下，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之間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具有關鍵作用；「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的實際運作效應雖尚待觀察，惟也不被中共認同，皆視為美國遏制中國國力、軍力發展的策略，且在範圍上更加擴大、在方法上也更加靈活、強硬。其次，中共認為美國、日本、澳洲在海洋領域的合作涵蓋海軍裝備貿易，再加上舉行聯合海上軍事演習、相關人員交流，大幅影響中國東海、南海等周邊海洋安全戰略布局，甚至不利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二）日本

2013年1月1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闡述外交新原則時曾表示：「外交工作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和美國同盟。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和經濟超級大國，日本則是亞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國家以及除了美國之外最大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兩國需要成為合作夥伴」。²⁹同年2月22日，安倍晉三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演講時，亦提出日本當下和未來面臨的三個主要任務有三：第一，在「亞太」或「印太」地區日益繁榮之時，日本必須成為規則的宣導者。其中規則指的是貿易、投資、智慧財產權、勞工以及環境等領域；第二，日本必須繼續作為全球共同利益的捍衛者；第三，日本必須與美國、韓國、澳洲以及區域

²⁹ Shinzo Abe, “The Bounty of the Open Seas: Five New Principles for Japanese Diploma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nuary 18, 2013,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abe/abe_0118e.html.

內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密切合作。³⁰上揭立場再加上當前日本對於海洋事務和權益的重視，不僅反映在對於美國印太戰略的支持，更已成為日本貫徹國家外交和軍事政策主張。因此，包括繼任的菅義偉、岸田文雄兩位首相在內，仍然致力於提高國家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影響力和話語權。

（三）澳洲

2012年10月，澳洲政府公布的《亞洲世紀中的澳洲》(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書就已提出「西太平洋、印度洋應當被視為同一戰略弧」。³¹ 2013年澳洲《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指出，「『印太』強調了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戰略走廊以及印度的重要性，...，『印太』和『亞太』都將是決定澳洲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架構」。³²另於同年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亦將確保「印太」地區穩定確定為澳洲的戰略利益之一，主張澳洲在「印太」地區穩定方面擁有長期戰略利益，尤其是在東南亞及其周邊海洋。2017年澳洲的《外交政策白皮書》延續主張「印太」是由東南亞連接，從東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地區，包括印度、亞洲北部以及美國，其政府將推動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和繁

³⁰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2, 2013,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

³¹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October 2012, 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³²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January 2013,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13-01/apo-nid33996.pdf>.

榮，尊重所有國家權利的「印太」地區。³³可見澳洲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的支持者。

澳洲的繁榮取決於「印太」海上航線的貿易能力。澳洲海軍需要在維護海上航線安全方面發揮作用。³⁴基於美、中兩國海軍力量持續較勁，美國鼓勵、協助同盟國家進一步發展海上能力成為現階段的策略手段。未來澳洲海軍若能順利取得核潛艦，即意味著其海軍能力將出現「質」的改變，其在南海、菲律賓海，甚至航行至第一島鏈外側鄰近海域等要域的活動時間將大幅延長，火力打擊能力也將大幅提升。尤其艇載巡航飛彈具有對陸地縱深目標攻擊的能力，勢必引起中共反制和周邊國家關注，成為地緣政治競合關係和影響該地區緊張局勢的主要變數。

二、軍事能力的「安全困境」加劇

主要有「較勁點」、「反制點」兩個面向值得關注。首先，印太區域的較勁熱點仍然是南海為中心的海域。對中共而言，南海是中國發展海權的關鍵海域、是中國大型運載火箭文昌發射中心的所在地，更是中國航空母艦和海基核力量重要的訓練與集結和駐泊海域，而美國聯合日本、印度、澳洲、韓國等國舉行包括：「馬拉巴爾」(Malabar)演習、「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演習、「太平洋先鋒」(Pacific Vanguard)演習無疑是加強海權合作的聯

³³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November 2017,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pdf>.

³⁴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May 3, 2013, 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合軍事演習，且令中共坐立難安。因此，利用南海海域多處深水海域，洋流穩定，利於維持與測定船位，掌握周邊威脅動態等特性持續強化發展戰略飛彈潛艦和解放軍海軍、空軍的軍事活動強度，勢必將成為中共軍事布局的較勁點，也將因此加深相關國家之間的安全疑慮。例如：除了前述日本持續精進常規動力潛艦發展、澳洲改採購置攻擊型核潛艦，包括韓國也表態有意研發核潛艦，³⁵可見無論是優化海上、空中軍力，或是充實水下活動能力，各國的權益較勁點皆集中在南海海域。

其次，除了關注各國的潛艦發展，「反潛」能力也是不容小覷的攻防反制重點，其中，大型固定翼反潛機速度快、載荷大、續航能力強、覆蓋範圍廣、可迅速出動、反潛作戰效率高，成為反潛作戰體系的核心要角。對解放軍海軍而言，日本海上自衛隊與澳洲海軍的常規動力潛艦不僅技術先進，而且數量眾多，構成嚴重威脅。尤其反潛能力向來是各國評估其軍力發展的弱點之一，因而在近年來設法急起直追，積極構建以大型固定翼反潛機為核心的反潛作戰體系。³⁶據日本推測，解放軍海軍將逐步推進水聲監視系統與固定翼反潛巡邏機、反潛直升機的聯合融合，且會在沿海地區，尤其是南海地區部署水下監視系統，形成一體化聯合反潛作戰能力，全力避免航空母艦成為柴電潛艦和核動力攻擊潛艦攻擊的靶標。

³⁵ Yosuke Onchi, "South Korea Becomes 8th Country to Fire Ballistic Missile from Sub," *Nikkei Asia*, September 8, 2021,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South-Korea-becomes-8th-country-to-fire-ballistic-missile-from-sub>.

³⁶ 矢野一樹著，高樹和編譯，〈中國海軍反潛能力分析？〉，《現代艦船》，第23期，2019年12月，頁49。

具體而言，由於固定翼反潛飛機兼有「機動搜索」和「快速攻擊」兩大優勢，將成為解放軍海軍最重要的搜潛、反潛作戰方式和手段。因此，後續的發展目標是要運用先進的資訊、通信技術，結合包括外太空、空中、水面和水下等分散在各領域的探潛、反潛設備、兵力，組成立體、無縫的近海反潛警戒體系，並且運用反潛資訊網路對來自各種資訊源的數據迅速進行綜合分析和相關識別，掌握戰場區域態勢，力求在遠距發現目標，向反潛作戰平臺及時提供相關戰術圖像，實現資訊共享，將資訊優勢轉化為反潛作戰優勢，引導機動反潛兵力進行反潛作戰。³⁷。因此，中共設法構建以大型固定翼反潛偵察機為核心的反潛作戰體系，用以在東海和南海海域壓制日本和澳洲的水下力量，也勢必加劇潛艦攻防能力的軍事較勁。

伍、結論

潛艦作為重要的水下戰裝備，能夠承擔常規作戰、戰略核嚇阻和核反擊之雙重任務，在世界各國海軍建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近年來，世界各國按照國家需求與規劃，積極推進自身潛艦裝備發展建設。其中，包括印太周邊國家在內，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地緣政治的作用，對於潛艦的需求與日俱增，各自用盡手段推進本國潛艦裝備發展建設，採用成熟技術延續發展和新技術應用相結合的模式，推進潛艦裝備升級換代，促使採購、更新潛艦的

³⁷ 天鷹，〈從國產新型反潛巡邏機看現代航空反潛作戰〉，《兵工科技》，第15期，2016年8月，頁16-17。

趨勢正加速發展。

本文深入探討中國、日本、澳洲的潛艦發展現況後發現，解放軍海軍的潛艦部隊建設和常規、核動力潛艦發展對印太地區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再加上中共向來對潛艦部隊活動隱晦不宣，更加深各國的海洋安全疑慮。基此，包括日本、澳洲亦紛紛從本國海洋戰略安全和利益為優先考量，積極展開新一代的潛艦研製。例如：日本重點發展常規動力潛艦，並以「蒼龍」級、「大鯨」級潛艦為主力軍備，將有利於日本海上自衛隊未來在因應海上衝突的戰備和任務執行能力；澳洲則是著力於建造海軍新型艦艇和潛艦，尤其加入「澳美英三邊安全聯盟」後，專注於核動力潛艦建造，目標是將澳洲海軍打造成一支現代化的地區性嚇阻力量。

伴隨科技高速發展和戰場形態、作戰需求快速變化，眾多美歐以及印太地區主要強國、利益相關國家皆開始投入潛艦研製和戰力提升等水下嚇阻和打擊能力，包括重構潛艦裝備類型、變革潛艦技術和戰術性能等等。特別是當美中兩國戰略競爭未見緩解，雙方皆設法在軍事較量中取得優勢，進而導致未來的印太地區安全局勢更加複雜難料。新軍事變革背景下的水下戰場，攻防激烈，除了潛艦以外，具備關鍵水下攻擊能力之各類無人載具同樣日益備受重視，亦須留意後勢發展。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宋忠平，2017。《隨機應變：宋忠平時評人論防務》，北京市：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金一南，2017。《金一南講世界大格局：中國有態度》，北京市：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期刊論文

2017/1。〈中國海軍攻擊型核潛艦三維圖匯總（1970～2016）〉，《艦船知識》，第1期，頁1-2。

天鷹，2016/8。〈從國產新型反潛巡邏機看現代航空反潛作戰〉，《兵工科技》，第15期，頁16-17。

矢野一樹著，高樹和編譯，2019/12。〈中國海軍反潛能力分析？〉，《現代艦船》，第23期，頁49。

姚巍，2016/7。〈美日韓海洋戰略的啟示〉，《中國地球物理學會資訊技術專業委員會會議論文集》（山東棗莊），頁37-45。

徐依航，2016/7。〈日本「蒼龍」級潛艦作戰性能的客觀分析〉，《軍事文摘》，第13期，頁28-31。

遲國倉，2020/3。〈盤點日本「蒼龍」收官：下一代潛艦何去何從？〉，《兵工科技》，第3期，頁76。

官方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5/26。《中國的軍事戰略》，http://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瀏覽時間：2022年9月1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7/24。《新時代的中國國防》，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瀏覽時間：2022年10月30日）。

報紙

2019/11/27。〈「南北船」合體，中國問鼎海洋強國〉，《大公報》，版A11。

網際網路

2021/9/25。〈四方安全對話面對中國虎視眈眈，強調印太自由開放〉，《中央社》，2021年9月25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50049.aspx>（瀏覽時間：2022年9月16日）。

外文部分

專書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1.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1*, London, UK: Routledg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2.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UK: Routledg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olmar, Norman, 1981. *The American Submarine*, Annapolis, MD: Nautical & Aviation Pub. Co. of America.

Ray, Amit, 2021. *Tracing the Undersea Dragon: Chinese SSBN Programme and the Indo-Pacific*. N.p.: Routledge India,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edsebk&AN=2759472&lang=zh-tw&site=eds-live&scope=site>. Retrieval Date: October 30, 2022.

專書論文

Li, Nan, 2011.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val 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From ‘Near Coast’ and ‘Near Seas’ to ‘Far Seas’,” in 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論文

Oliver, Thomas M., 2018/8/7. “The Observable ‘Cult of the Defensive’: PLAN Strategic Shift Toward a Blue Water Navy and American Strategic Percep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8, No. 4, pp. 216-219.

官方文件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11.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pdf>.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10.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3/5/3.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s://www.defence.](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2013/1.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13-01/apo-nid33996.pdf>.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網際網路

2015/5/28. “海外利益攸關區(haiwai liyi youguanqu):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5-05/28/content_20840858.htm.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2019/4/1. “Chinese State-Owned Shipbuilder Swaps Assets Among Units,”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ese-state-owned-shipbuilder-swaps-assets-among-units/>.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2021/9/16.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Remarks on the US, UK and Australia Announcing a New Military partnership,”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PressandMedia/Spokepersons/t1907973.htm>.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2021/9/16. Australia to Pursue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hrough New Trilateral Enhanced Security Partnership,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australia-pursue-nuclear-powered-submarines-through-new-trilateral-enhanced-security-partnership>.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2021/9/17. “Statement on Australia’s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Progr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2937/siaran_pers/pernyataan-mengenai-kapalselam-nuklir-australia.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2021/9/18. “Aukus Pact Could Provoke Powers to Act More Aggressively: Malaysia PM Ismail,” *Strait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ukus-pactcould-provoke-powers-to-act-more-aggressively-malaysia-pm-ismail>.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Anonymous, “Guided Missile Submarine, Diesel-Electric (SSG),” *Royal Australian Navy*, <https://www.navy.gov.au/fleet/ships-boats-craft/submarines/ssg?web=1&wdLOR=cC1F499AB-DD05-AA41-A47D-63F9F6EE6369>.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Anonymous, “SEA 1000 Attack Class Future Submarine,” *Defence Connect*, <https://www.defenceconnect.com.au/major-programs/sea-1000-attack-class-future-submarine>.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Gady, Franz-Stefan, 2016/4/29. “Why Japan Lost Aussie Sub Bid,” *The Japan Tim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6/04/29/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japan-lost-aussie-sub-bid>.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Harvey, John, 2022/7/29. “What Would an Australian Sovereign Submarine Capability Look Like?,”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what-would-an-australian-sovereign-submarine-capability-look-like/>.

Retrieval Date: October 30, 2022.

Kerr, Julian, 2021/6/11. “All Six of Australia’s Collins-Class Submarines to Undergo Life-of-Type Extensions,” *Janes*,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all-six-of-australias-collins-class-submarines-to-undergo-life-of-type-extensions>.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Lye, Harry, 2021/9/17. “DSEI 2021: Australia Opened Nuclear Submarine Discussions in March,” *SHEPHARD*, <https://www.shephardmedia.com/news/naval-warfare/dsei-2021-australia-opened-nuclear-submarine-discu/>.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Newdick, Thomas, 2021/1/19. “Australia Reportedly Looking At An Alternative to Its Costly New French-Designed Submarines,” *The Drive*,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38790/australia-reportedly-looking-at-an-alternative-to-its-costly-new-french-designed-submarines>.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Shinzo, Abe, 2013/1/18. “The Bounty of the Open Seas: Five New Principles for Japanese Diploma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abe/abe_0118e.html. Retrieval Date: October 30, 2022.

Shinzo, Abe, 2013/2/22. “Japan is Bac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Yoji, Koda, 2017/3. “China’s Blue Water Nav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Koda_BWN.pdf?mtime=20170320220424&focal=none.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Yosuke, Onchi, 2021/9/8. “South Korea Becomes 8th Country to Fire Ballistic Missile from Sub,”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South-Korea-becomes-8th-country-to-fire-ballistic-missile-from-sub>. Retrieval Date: September 16, 2022.

A Study on Competition for Sea Power in Indo-Pacific Region Security Circumst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Submarines in China, Japan, and Australia

Hui-Ming T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ilitary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ritime strategy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which all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and the competition is increasingly intense. This study focuses on submarine development in China, Japan, Australia, and its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fter researching significant data, we found that China's submarine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most remarkable since the 1990s, including ballistic missile nuclear submarines, attack nuclear submarines, conventional missile submarines, and conventional torpedo submarines. Japan has a well-established submarine construct capability, although it can only build conventional power submarines,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t "Souryu Class" and the "Taigei Class" are got the best evaluation in the world. After joining the "AUKUS" alliance, Australia's submarine development leaped from traditional power to nuclear power and received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the US and UK. This shows Indo-Pacific region countries are jo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water deterrence and combat capability armaments increasingly, which will lead to a more complex and unpredictabl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rea and needs to be cautiously concern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ea Power, QUAD, AUKUS, Submarine, Security Dilemma

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作為之初探與 評估

吳慕強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中共黨政高層在核思維、核政策及核武器發展握有最終決策權，其核政策以「不首先使用」為旨，核武以強化「核報復」手段為主，運用上較美、俄兩強權被動。具水下隱匿優勢的核戰略潛艦為重要「核報復」能力，而其指管機制與手段也相較陸基核載具困難，經探討後其指管機制可分為「火箭軍主導」、「海軍主導」及「兩軍共同主導」等模式。隨其核指管手段的發展，極有可能對其核政策、核武部隊運用方式，往更主動且積極的方向上轉變。

關鍵詞：不首先使用、核報復、核戰略潛艦、核指管、指管手段

壹、前言

中共核戰略潛艦(SSBN)為其「海基核威懾」(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ce)力量，現主力艦型為「094型」及「094A型」潛艦，共具有6艘，為繼美國、俄羅斯之後的第三大核戰略潛艦艦隊。¹核戰略潛艦出海執行戰備巡邏時，相較於陸基及空基核武力量，在敵核武「第一擊」(First Strike)攻擊下有較高的存活率，故成為相對穩定且能發動「第二擊」(Second Strike)「核報復」(Nuclear Retaliation)打擊的力量。²

核戰略潛艦除了部署潛射導彈以展現遠距核打擊能力之外，相關「核武指揮(Command)、管制(Control)及通信(Communication)，NC3」之作為與能力，亦為構成其有效核威懾(Nuclear Deterrence)的重要條件。³若無有效的指管機制與手段，便無法準確地傳達核打擊命令，也將使得核戰略潛艦的威懾能力與可信度大打折扣，甚造成潛艦指揮官的誤解，以致核風險的提升。

中共核武政策宗旨為「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 NFU)，並且在核武運用上強調「核報復」的能力，不追求

¹ China Power Team, “How is China Modernizing Its Nav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April 20, 2022,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naval-modernization/>>.

²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avy Columbia (SSBN-826)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2, 2022), pp. 1-2.

³ Peter Hayes,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NC3) in Asia Pacific* (Seoul: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September, 2021), pp. 5-6.

如美、俄般「互相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大規模核武部署。⁴因此，中共近年在核武建設上除著重於「火箭軍」(2015年自第二炮兵升格)投射載具的機動化之外，發展核戰略潛艦亦為中共注重「核報復」之思維下，另一有效確保核武生存與增加核威懾的重要工具。然而，核潛艦之指管作為有其限制，潛艦的優勢在於長期隱匿於水下，使敵不易追蹤，但若採「潛望鏡深度」(Periscope Depth, PD)航行以接收無線電或衛星訊號時，則易增遭偵獲之機率與風險，以致喪失隱匿性優勢。⁵而水下通信因自然環境與科技的限制，有不小難度與侷限，故以核武載具而言，執行核戰略潛艦的指管相較於陸基核武載具困難，⁶亦凸顯「海基核威懾」中指管作為的重要性。

故提出的問題為中共核戰略潛艦可能的指管機制與架

⁴ 徐緯地，〈中國的安全環境及核武器的作用〉，李彬、趙通主編，《理解中國核思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6-7、27；Fiona S. Cunningham, M. Taylor Fravel, “Assuring Assured Retaliation: China’s Nuclear Posture and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Fall 2015, pp. 12-14.

⁵ 係指潛艦於可露出潛望鏡或光電桅之深度航行（亦稱潛航），並藉此接收無線電或衛星訊號，此時反潛方可透過衛星、合成孔徑雷達(SAR)及紅外線熱顯像等手段偵蒐，甚至在海水透明度高之區域可透過空中反潛兵力目視偵獲，進而降低潛艦之隱匿性優勢。而潛望鏡深度隨潛艦噸位、裝備不同有所差異。趙天豪、曾陳祥，〈從潛艦通信發展探討海軍潛艦通信與作戰〉，《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6期，2019年12月，頁87-88；遲國倉、宋世英，〈海洋環境對潛艇戰術運用的影響〉，《艦船知識》，第495期，2020年12月，頁48-49。

⁶ Adam Ni, “The Future of China’s New SSBN Force,” in Rory Medcalf, Katherine Mansted, Stephan Frühling, James Goldrick, eds., *The Future of the Undersea Deterrent: A Global Survey* (Canberra: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2020), pp. 28-29.

構為何？其指管手段的發展與影響為何？由於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與能力甚為機敏，且公開資料相較缺乏，因此，本文以中共「核思維」為途徑，並輔以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政府政治」(Government Politics Model)，及「理性行為」(Rational Actor Model)等公共管理決策模式輔助論證，探討出中共核戰略潛艦可能的指管機制為「火箭軍主導」、「海軍主導」及「兩軍共同主導」等三種機制。此外，本文著重於共軍核潛艦指管機制的探討及其衍伸出之相關手段的評估，對於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部之指管程序不列入探討範疇內。

綜上所述，藉中共「核思維」與相關決策模式支撐有關指管機制之論點，另探討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手段，從中瞭解其發展方向，並最後提出可能影響，以對其指管作為有初步的認識與評估。

貳、中共核思維、艾利森決策模式與核戰略潛艦運用之關係

中共的核思維源自於建政後毛澤東、周恩來等重要高層之論述，對後續核武政策與核武器發展均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延續至今無太大變化，⁷其中自對核武載台的運用上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此外，艾利森決策模式可對中共核戰

⁷ M. Taylor Fravel著，高紫文譯，《積極防禦：從國際情勢、內部鬥爭，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軍事戰略的變與不變》(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臺北：麥田出版社，2022年），頁335-336。

略潛艦指管機制，提供另一個不同視角加以輔助論證，故本段旨在敘述中共核思維及艾利森決策模式對核戰略潛艦所產生之運用關係與影響，以做為後續探討相關指管機制之基礎。

一、中共核思維與核戰略潛艦運用之關係

（一）中共核思維對核政策與核武發展之影響

1964年10月16日，中共成功試爆首枚原子彈後，即發表聲明指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⁸從現實面來看，中共當時軍力及經濟均落後，但利用此原則片面地成為核武使用的道德制高點，展現出不首先核攻擊的態度，亦不讓當時美、蘇兩核武強權感到強烈的挑戰，避免對其弱小的核武執行預防性摧毀。⁹然而，此聲明亦成為中共後續核武政策與發展上的基礎。

毛澤東曾指出，「中國有少數幾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中國的城市」。1960年代，周恩來多次強調，「核武器發展必須是少而精，以質勝敵，多了反而是包袱」。¹⁰從毛、周兩人論述可知，中共對於核武的核心思

⁸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6日，版1。

⁹ 丁樹範，〈中國會調整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原則？〉，2021年10月20日，《遠景基金會》，<<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044-7472>>；陳世民，〈中共核武發展與其對外關係之演變-冷戰時期（五0至八0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6期，2003年11-12月，頁37。

¹⁰ Richard Nixon著，伍任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頁669-670；力平、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年），頁280。

維是其所產生的報復嚇阻效應，並非在換取對方同樣傷損代價上的毀滅嚇阻效應；易言之，中共是以政治工具來看待核武，並非以軍武的角度來看待核武，不大量建設核武，改採可獲得較高生存率的多元化載具發展，確保己方核武生存以對敵實施報復嚇阻。

鄧小平曾言，「中國核武器哪怕只有一點，誰毀滅中國，誰就須受到報復」。聶榮臻亦強調，「要有起碼的還擊手段，迫使大國不敢使用」。¹¹因此，可瞭解中共的核思維對於核武發展的影響，是強調「核報復」的能力與運用，進而迫使他國考量可能遭受報復之代價，而不敢輕易對中共發動「第一擊」的先發制人打擊。¹²故可從現今中共仍不斷發展極音速導彈，以及研發第三代核戰略潛艦「096型」潛艦與「巨浪3型」(JL-3)導彈等情況中得知，中共發展核武始終往遠程及分導式多彈頭方向發展，從戰術上強化突穿能力以支撐其「核報復」戰略，亦使之具備全球最多元的導彈種類，成為不容忽視的核武國家。¹³

¹¹ 劉繼賢、王益民主編，《鄧小平軍事理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07；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頁810。

¹² 尚天亮、樓耀亮、亢武超、蔡仁照，《戰略學（2020年修訂）》（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62、386-387。

¹³ 劉至祥，〈中共多彈頭載具發展的去模糊與誤判〉，馬振坤主編，《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第2期》（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21年），頁207；Kristin Huang, “The JL-3: The New Missile Raising the Cost of a US Fight with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4,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18960/jl-3-new-missile-raising-cost-us-fight-china>>.

(二) 中共核思維影響下核戰略潛艦之指管概念

中共核武於「不首先使用」政策及注重「核報復」能力之背景下，衍生出之核戰略潛艦管理概念為「集權式指管」(Centralized C3 System)或是「分權式指管」(Decentralized C3 System)，即為一重要的問題。¹⁴

由於中共強調核武的「質」勝於「量」的建設，故對於導彈承載數、科技水平及訓練水準仍與美軍有段落差的核戰略潛艦上，¹⁵更須受到高度集中的管控，而非釋放權

¹⁴ 「集權式指管」指決策權高度集中在指揮中樞，藉各戰略情資或戰場資訊，據以下達命令給次級指揮單位、執行單位遵行；「分權式指管」為指揮中樞規劃戰略方向或原則，而戰場決策權下放至戰術指揮官，但仍須遵守上級的作戰原則。潛艦指管最好的對照，即為「二戰」期間德國潛艦「狼群」(Wolf Pack)戰術所採用的「集權式指管」，另為美國潛艦對日作戰採用的「分權式指管」。兩者最後呈現不同結果，以噸位計算，德國損失了67%的潛艦換取英國17%的商船損失；美國損失了15%的潛艦換取日本49%的商船損失，指管方式並無絕對優劣，須視國情、戰略文化、人員素質而定。「二戰」後，美國大量部署核武，軍方也曾試圖爭取較大的核武管理權，以利於蘇聯對峙中較為有利，但核嚇阻與武器載台殺傷概念不同，美國和蘇聯皆採用偏向「集權式指管」的概念來管理核戰略潛艦。Garth Hekler, Ed Francis, James Mulvenon, "C3 i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p. 213-215; Eric Schlosser 著，張金勇譯，《指揮與控制：核武器、大馬士革事故與安全假象》(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108-111、292-298、682-693。

¹⁵ Wu Riqiang,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Program on Strategic Stability Evaluation*, Vol. 19, No. 2, July, 2011, p. 97; China Power Team, "Does China Have an Effective 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August 26, 2020, <<https://chinapower.csis.org/ssbn/>>.

責至下屬單位，以避免造成意外的「核升級」(Nuclear Escalation)，及嚴格貫徹其「不首先使用」之政策。此外，中共首先在《2002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核動力潛艇部隊，具水下攻擊和一定的核反擊能力，擔負戰略核反擊任務的核潛艇部隊，直接由中央軍委指揮」，¹⁶從當時即凸顯出中共對於核戰略潛艦是採用「集權式指管」的概念與機制。

相對地，中共若採用「分權式指管」概念，分散權責至下屬單位，對其核武運用將較為靈活，在某程度上或許可提升「核報復」之時效性以強化威懾效應，但此一作為也與「不首先使用」政策相違背。中共在「不首先使用」政策中，強調須承受並確認敵人對境內實施核打擊後，始可實施「核報復」打擊作為。¹⁷故「分權式指管」概念較適用於「預警中發射」(Launching on Warning, LOW)之核警戒態勢，若中共採此概念不僅與自身政策相左，亦容易於戰場態勢不甚明朗狀況下，造成共軍所屬核打擊部隊的誤判與核風險的驟升。

因此，從中共的核思維來看，對其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會是以「集權式指管」為主要核心概念，並藉此衍伸出相關指管作為與發展。

¹⁶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2年中國的國防〉，2005年5月2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384.htm>。

¹⁷ 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3, Winter 2021/22, pp. 153-154; 張玉良、郁樹勝、周曉鵬，《戰役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19-620。

二、艾利森決策模式與核戰略潛艦運用之關係

美國學者艾利森於其著作《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中，對「古巴導彈危機」進行分析，說明政府決策的過程及本質，以理解國家的政策及採取之行動。其透過「組織行為」、「政府政治」，及「理性行為」等公共管理決策模式，由不同模式產生之不同視角，及其衍伸出之不同觀察重點，探討政府的決策與行為。此外，艾利森亦指出，透過決策模式除可探討政府外交行動，同樣適用於解釋或預測政府內部、公司等組織之管理行為與決策。

18

首先，「組織行為」模式旨在說明於執行決策時，提供選項方案和實施行動的組織常規，而組織常規通常為各種決策情境之前，早執行以久的標準運作程序，故對於組織常規、行為的研究亦可呈現出決策的方案與模式。¹⁹中共最早成立的核打擊部隊為1966年7月成立的「第二炮兵」，²⁰故其為最深刻實踐中共領導人核思維之軍事部隊，其所制定及執行之戰術準則與技令，勢必對較晚成熟的核戰略潛艦兵力形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即使兩者在作戰空間上大相逕庭，至少也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

¹⁸ Graham Allison, Philip Zelikow著，王偉光、王雲萍譯，《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

¹⁹ Graham Allison, Philip Zelikow著，王偉光、王雲萍譯，《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頁164-166、443。

²⁰ 王仲春，《核武器核國家核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頁209-210。

「火箭軍」在核武管理上，彈頭與導彈平時為分離狀態，於警戒提升時始將兩者連結，²¹這當中的程序與技術不論是否適用於核潛艦，但勢必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其次，「政府政治」模式強調政府內部機構、官員相互競爭，並從中協調、議價以達成雙方均妥協的結果；換言之，即透過討價還價的過程，使不同的機構來達成權力的分配與資源共享，而此結果不必然是對國家最好的決策。²²軍隊內部軍種本位主義的競爭，並從中獲得各軍種所滿足的資源是常見的現象，對共軍而言，年年增長的國防經費，自是其各軍種激烈爭取的資源。²³故透過此模式，可試圖解釋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可能之配置，以及各軍種追求政治與戰略地位之結果。

最後，「理性行為」模式為一行為體之設定目標與付諸之行動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使是不同團體在整合與選擇最佳方案時，其所依據的原則也是一致的，並著重在分析國家整體的環境與共同認知等，以形成對其最為有利之決策。²⁴核戰略潛艦具有的隱匿優勢與打擊能力，自有相當

²¹ Mark Stokes, *China's Nuclear Warhead Storage and Handling System* (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Institute, March, 2010), pp. 4-9.

²² Graham Allison, Philip Zelikow著，王偉光、王雲萍譯，《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頁289-292、443。

²³ Ian Burns McCaslin, Andrew S. Erickson, "The Impacts of Xi-Era Reforms on the Chinese Navy," in Phillip C. Saunders, Arthur S. Ding, Andrew Scobell, Andrew N.D. Yang, Joel Wuthnow,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41-145.

²⁴ Graham Allison, Philip Zelikow著，王偉光、王雲萍譯，《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頁36-38、443。

重要之戰略威懾效益，中共亦於官媒形容其為「國之重器」。²⁵因此，中共如何利用現有核武管理機制與資源，使核戰略潛艦產生對國家整體戰略威懾最有效的決策，亦會是一重要的課題。但「理性行為」模式不一定能涵括前述兩種模式的各項益處，故也會受到採取前述兩種模式思考之人為挑戰，以致在核戰略潛艦的配置上形成各方互為制肘之情形。

基此，透過艾利森決策模式來輔助論證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的可行性，可從不同的觀察視角與重點，對中共相關指管機制作出更具支撐性的解釋。

參、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初探

從前述中共核思維對核政策、核武器發展的影響，進而衍伸出對核戰略潛艦的運用，可瞭解其指管體系很大程度皆會圍繞在「集權式指管」之目的與概念上，以利「中央軍委會」可對核戰略潛艦兵力獲得高度的控管。因此，可用高度集中指揮的概念來針對相關指管體系，從「中央軍委會」、軍種、核潛艦部隊逐一檢視，探討其相關指管機制與決策形成的原因與動機，並輔以艾利森決策模式做出更為完善之解釋。

²⁵ 邱越、肖紅，〈「五常」戰略核潛艇實力揭秘 中國還需努力追趕〉，2016年4月9日，〈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409/c1011-28262307.html>。

一、「核戰略潛艦直接由中央軍委會指揮」的再檢視

（一）中央軍委會向上承黨政高層

「中央軍委會」為「一個機構，兩塊招牌，一套人馬」，分別在「黨」的領導和「政」的監督之下。²⁶從中共黨章可瞭解「中央軍委會」在「黨」的一邊須服膺於「中央委員會」之下，執行軍隊相關黨和政治的工作。²⁷另外，從中共憲法條文可瞭解「中央軍委會」在「政」的一邊須接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²⁸因此，「中央軍委會」即使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但其核心領導權仍掌握在「中央委員會」手上；易言之，理論上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對共軍的重大事務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尤其在共軍的核武政策發展上，更可看到黨中央對共軍的直接領導與指揮。

²⁶ 李亞明、黃筱薌、吳恆宇、李嬌瑩、李承禹、郭世清、莊坤龍，《共黨理論與中國大陸研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2016年），頁312-313。

²⁷ 中共黨章第二十三條：「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第二十四條：「軍隊的黨組織，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年10月24日，《共產黨員網》，<<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²⁸ 中共憲法第六十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名，決定中央軍委會其他組成人員」、第九十三條：「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8年3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8-03/22/content_4807615.htm>。

1955年中共決定發展核武及1964年核爆成功後的聲明發布，此等核武的重大決定皆未能看到高階軍官參與其中，且當時發布之政策與影響至今未有太大變化。²⁹而中共分於1965年、1994年由周恩來、江澤民對於第一、二代核戰略潛艦的主導與定案，亦可見黨政高層對核武事務的高度主導性。³⁰中共的核戰略也不同于傳統軍事戰略，核戰略被視為最重要政策之一，高層從未授權高階軍官參與制定，或可說僅黨政高層可以主導核事務，以及相關軍隊編組和立場。³¹

此外，2019年《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指出，「凡涉及黨重大方針政策、政治、國家安全、軍隊等全域重大事項，須向黨中央請示、報告」；2020年《戰略學》指出，「軍事力量為威懾的主體，並融政治、經濟、外交等綜合性手段發揮綜合優勢，統一領導、緊密配合」；另習近平於「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黨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以及「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鞏固提高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³²從前述各官方文獻中，皆可凸顯涉關

²⁹ 陳世民，〈冷戰後美中戰略關係演變：邁向「戰略穩定」的核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2012年7月，頁67；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54-256.

³⁰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315-316、476-477。

³¹ 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p. 236-237.

³²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2017年10月27日，《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

國際安全戰略層級的核武事務，事關國家整體威懾及綜合事務，不致由「中央軍委會」即可主導與決定。

由此可知，核戰略潛艦的部署行動很大程度應會知會中央軍委高層，而最終的核打擊命令，應會是由比「中央軍委會」更高一階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來定奪，³³並非如官方文件所述的「核戰略潛艦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之表象而已；換言之，由於核戰略潛艦兼具重要的政治與戰略地位，其內涵是「中央軍委會」在政治上承黨政高層之命，執行核戰略潛艦的軍事任務與核打擊命令。

（二）中央軍委會向下對核戰略潛艦

中共核戰略潛艦的實質建設，得依靠海軍的經驗與戰術規範是無可置疑的，但關鍵在於前者所具有的核戰略價

10/27/c_1121868508.htm>；〈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2019年1月31日，《人民黨建雲》，<<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427510/428086/428089/428326/index.html>>；〈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25日，《新華社》，<<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427510/428086/428089/428326/index.html>>；肖天亮、樓耀亮、亢武超、蔡仁照，《戰略學（2020年修訂）》，頁139。

³³ 美國對於核戰略潛艦的運用同樣非常重視，「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智庫曾指出，「核戰略潛艦作戰部署的任何調整，不論為調派至外海或後勤補給，皆攸關國家層級利益，通常得向總統匯報」。Ken Moriyasu, “Amid Ukraine Crisis, U.S. Reminds China Nuclear-Armed Sub is Close,” *Nikkei Asia*, January 26, 2022,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Amid-Ukraine-crisis-U.S.-reminds-China-nuclear-armed-subis-close>>; Mark Stokes, *China's Nuclear Warhead Storage and Handling System*, pp. 4-5; Dr. Fiona S. Cunningham,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July, 2019), p. 9.

值，並不適合全權交由後者以傳統武器載台的角度經營。如共軍2015年「軍改」宗旨「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般，那麼核戰略潛艦或可推斷是「軍委管總，海軍主建」，但由誰主戰，以執行相關的指揮、管制，及傳達中央軍委實質的作戰命令，便是一個重要關鍵。

中共於2002年指出，「擔負戰略核反擊任務的核潛艇部隊，直接由中央軍委指揮」；另外，中共於2022年所提出之《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情況的國家報告》“2020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指出，「核力量的指揮權高度集中，部隊行動必須極端嚴格、極端準確地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執行」。³⁴以上兩論述，就政策層面而言，可確立中共於2002年即以「集權式指管」概念來管理核戰略潛艦，至今並未改變。但就指管執行層面而言，「中央軍委會」及所屬「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有無完全指管的能力與通信手段來控制核戰略潛艦的作戰行動，是有必要注意的。

「火箭軍」的前身「第二炮兵」是中共首支核打擊部隊，其指管體制亦會呈現出「中央軍委會」是如何執行管控核打擊部隊的行動。中共於2008年指出，「第二炮兵作戰指揮權高度集中，實行中央軍委、第二炮兵、導彈基

³⁴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2年中國的國防〉，2005年5月2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384.htm>；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NPT/CONF. 2020/41, January 4-28, 2022, p. 4.

地、導彈旅的指揮體制」；此外，中國大陸戰略學者於2020年提出的核反擊研究中指出，「中央軍委會」仍須透過「基地」、「旅」等「火箭軍」高層單位下達指令予實際執行核打擊的「營、連」部隊。³⁵故就指管、通信執行層面而言，「中央軍委會」並無單獨的通信手段可指揮陸基核部隊，而對於指管難度更高的海基核部隊，勢必也無法獨力完成，必須透過軍種層級的單位來傳達核武相關行動命令。

進一步來看，「中央軍委會」對核打擊部隊的指揮是基於命令權責的完全集中，但對於命令實際的傳遞與下達無法由一己之力完成。基此，是由「火箭軍」或海軍，或者透過其他體制來傳達核指管命令，便是後續要討論的問題。

二、以火箭軍為主導之指管機制

共軍在2015年的「軍改」中，主要目標為朝聯合作戰之方向邁進，但對於火箭軍的核導彈部隊，並未融入聯合作戰體系內，仍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掌握。³⁶由此可知，「軍改」並未影響中共對於核武部隊以「集權式指

³⁵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年中國的國防〉，2009年1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htm>；Wu Riqiang,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Modeling China’s Nuclear Surviv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Spring 2020, pp. 89-90.

³⁶ 陳振良，〈變遷中的共軍國防政策及戰略發展趨勢—中共火箭軍軍種戰略與建設〉，《中共研究》，第54卷第5期，2020年9月，頁86。

管」概念的嚴格管控。而中共亦多次對外表示其核武力量是隨著外部威脅增長而建設，不求大規模建設核軍備，³⁷即使此話充滿模糊空間，但就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2022年資料顯示，中共核彈頭估計為350枚，確實與美、俄相較仍有不小差距。³⁸

於此背景下，中共的核力量在指管上力求集中指揮，在數量上相對有限情形下，對於核打擊的執行自會要求精準與有效，對於核反擊的目標也會強調不得重複打擊，避免在核彈頭有限狀況下形成火力浪費。此外，中共由於「不首先使用」政策，須承受敵「第一擊」後，藉仍尚存的核部隊實施反擊，並面對其強敵美國時，其有限的核反擊力量又有可能遭受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NMD)所抵銷，故核反擊的精準更是沒有失誤的空間。

因此，若由「火箭軍」主導核戰略潛艦的指管機制，可單獨控制核反擊目標的設定，避免在承受敵「第一擊」後因為指管架構的分散，在「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或「不用即亡」(Use-It-or-Lose-It)的壓力下，³⁹失去對反擊

³⁷ 陳言喬，〈五國聲明防止核戰 陸外交部：中國會持續更新核武庫〉，2022年1月4日，《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1/6009632>>。

³⁸ 202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估計俄羅斯總核彈頭數為5,977枚、美國為5,428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22* (Solna stad: SIPRI, 2022), p. 34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YB22%2010%20World%20Nuclear%20Forces.pdf>>。

³⁹ 「戰爭迷霧」為克勞塞維茨(Clauswitz)的觀點，克氏指出「戰爭是不確定的領域，有四分之三的戰爭行動是依據於籠罩在不確定因素

目標的精準打擊。且「火箭軍」自前身「二炮部隊」以來，為中共最悠久的核武部隊，在多年的演習與經驗中，相較於海軍也發展較多核武操作理論與彈頭管理技術規範。⁴⁰從公開資料顯示，《二炮戰役學》內確實制訂核武部隊的操作理論與運用方式，另中共許多官方文獻亦指出，火箭軍為最重要的「戰略威懾核心力量、國家安全重要基石」，⁴¹可見其在中共核武運用上有重要不可磨滅之地位，故在中共嚴格管控核武的思維下，火箭軍相較成熟的組織程序、理論及歷史會是其主導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的著力點。

基此，以「火箭軍」為主導的機制中，會是以艾利森「組織行為」模式為視角與觀察重點，強調「火箭軍」自「第二炮兵」流傳下來的組織文化及標準操作程序，相較

的迷霧中」；「不用即亡」為中國大陸戰略學者吳日強提出，其認為中共相對弱小的核力量，在面臨敵先發制人打擊時，可能因考量僅剩少數的核力量能存活，而被迫在核武遭毀前啟動核打擊。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On War* (Vom Kriege), trans., Michael Howard, Peter Par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6; 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159.

⁴⁰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p. 4.

⁴¹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2019年7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2016年1月2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02/c64094-28003839.html>>；尚天亮、樓耀亮、亢武超、蔡仁照，〈《戰略學（2020年修訂）》〉，頁381-382；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156.

於海軍更有優勢。中共自有核武以來，黨政高層皆以「積極管控、消極運用」的思維制定核戰略，⁴²而當時的「第二炮兵」即是於此思維下成軍，並以此思維執行中共的核戰略延續至今，比起海軍未來更能貫徹中共的核思維，並執行核戰略潛艦的指管和運用。

三、以海軍為主導之指管機制

「火箭軍」核武採核彈頭與導彈分離的嚴格管控模式，對於核戰略潛艦的威懾效應勢必產生影響，因為核戰略潛艦若無帶著核彈頭執行戰備巡邏，便對其本身所應具備的核威懾本質相違背。故核戰略潛艦出海保持存在的威懾方式與中共「積極管控」的核思維，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斥性。因此，海軍以「火箭軍」組織程序、文化並不適合核戰略潛艦為由，加以排斥由「火箭軍」主導指管機制是可想見的。

但僅以「海基核威懾」的特殊性質為由，能否撼動幾代領導人建立的核思維及其相關的組織程序、文化，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中共海軍自1980年代起，即以建立「戰略軍種」為目標向「中央軍委會」爭取更多資源，⁴³而海軍為自身爭取而來的戰略地位，自會與其他軍種產生抗衡的情形。2015年「軍改」後，縱使強調「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體制，但共軍海軍仍以「亞丁灣護航」涉關國家

⁴² 「積極管控」指中共對於核武部隊嚴格管理，並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戰區層級無權指揮；「消極運用」指中共平時在核武管理上採彈頭與導彈分離，故其核武警戒姿態與「預警中發射」的高警戒姿態呈現出極度反比的消極運用邏輯。

⁴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440-481。

整體發展利益為由，爭取到自主部署及組織護航編隊之權責。⁴⁴故在中共愈發重視海外發展利益的當下，海軍艦艇能提供長時、持久的海外軍事存在，更凸顯其戰略意義。

基此，若由海軍主導核戰略潛艦的指管機制，可藉其獨有的戰略意義與地位，闡釋其主導指管機制的重要性。潛艦作戰與反潛作戰是極其複雜的作戰領域，其中牽涉情報、水文、聲學及通信等多項領域，甚至人員抗壓的心理素質也涉及其中。⁴⁵而近年共軍潛艦於東海和南海日益增長的活動，及逐漸增加穿越「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次數的成長趨勢下，⁴⁶其中潛艦戰術行動相關能力是「火箭軍」所欠缺的。何況於「094型」潛艦所部署的「巨浪2型」(JL-2)導彈射程限制之下，更需要有長期經營中國大陸周邊海域的海軍來主導指管機制，且相較容易調動海軍水面艦、攻擊潛艦兵力的保護，以增加突破美軍反潛防線的可能性。⁴⁷

⁴⁴ Ian Burns McCaslin, Andrew S. Erickson, “The Impacts of Xi-Era Reforms on the Chinese Navy,”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p. 136.

⁴⁵ Chaoqun Hu, Yuan Liu, Fangjie Zhao, Zhenqing Xu, Lulu Zhang, “The Self-perceived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Submarin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ilitary Medicine*, Vol. 187, Issue. 5/6, 2022, pp. 696-697.

⁴⁶ 馬振坤，〈尋求恢復「歷史現狀」之中國軍事擴張與對臺威脅〉，《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2期，2019年4月，頁33-35。

⁴⁷ 美國2021年《中國軍力報告書》指出，「巨浪2型」導彈射程約7,200至7,400公里，須至關島(Guam)東部、夏威夷(Hawaii)東部海域，始可分別對美西、美東本土形成核威懾。羅振瑜、邱銘宏，〈水下監聽系統設置對海軍反潛作戰之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5卷第2期，2021年4月，頁120-121；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此外，中共在2002至08年間的四份國防白皮書內皆指出海軍具有自己的核反擊能力，2010至19年間四份國防白皮書內則指出海軍具有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特別的是，在2013年國防白皮書內「第二炮兵」內容指出，「遭受核襲擊時，獨立或聯合『其他軍種』核力量，對敵實施反擊」。⁴⁸從上述字面意義來看，皆透露出海軍與「火箭軍」的戰略威懾力量是分開的，意味著核戰略潛艦似乎不由「火箭軍」主導其指管體制。

是以，於海軍為主導的機制中，為以艾利森「政府政治」模式為視角與觀察重點，做出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的決策與分析。以海軍所獨具的戰略價值與功能為核心觀點，並在國家對外追求發展利益的同時，闡釋及強調海軍整體官僚機構在國家核心利益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執行能力，以形成對黨政軍高層的軍事決策影響力，並藉此與原就根基於核威懾領域中的「火箭軍」，形塑各自獨立的地位，以爭取海軍最大的權力與資源。

四、海軍、火箭軍共同主導之指管機制

從前述兩種各以「火箭軍」、海軍為主導之機制當中，可瞭解前者優勢為具有較成熟的核武管控技術與反擊目標的主導權，後者為具備潛艦戰術行動能力與熟悉水下作戰環境並有助於突破反潛防線的能力。因此，整合兩者之優勢，亦成為可供選擇與執行的指管機制。

(Washington D.C.: U.S. DoD., November, 2021), pp. 63. 91.

⁴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各政策白皮書〉，2021年10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hengce/baipishu/index.htm>>。

美國「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 USSTRATCOM)為負責戰略威懾、核作戰、核指管、網路電磁作戰、全球打擊及導彈防禦等任務的聯合作戰機構；換言之，其將核威懾、全球打擊、導彈防禦等多項領域的戰略效益相結合，以綜合評估威脅來源並適時派遣兵力反應處置。⁴⁹而其兵力為整合各軍種之戰略兵力以「特遣部隊」方式編成，並由其管制部署各項戰略行動。以核戰略潛艦而言，平時由艦隊司令部或太平洋艦隊行政管制（一般部署），並定期檢派兵力納入「戰略司令部」作戰管制（戰略部署），以執行戰略威懾任務。⁵⁰

因此，美國「戰略司令部」的聯合作戰模式，亦為共軍核戰略潛艦可供執行指管機制的模式之一。⁵¹而執行此種指管機制，就戰略部署與計畫層面而言，須在上層結構整合「火箭軍」與海軍人員雙方之專業能量，例如潛艦的巡邏海域能否在考量現實作戰環境下又可搭配「火箭軍」

⁴⁹ U.S. Strategic Command, “Statement of Charles A. Richard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Strategic Forces,” (Washington D.C.: U.S. Strategic Command, March, 2022), pp. 2-3.

⁵⁰ Hans M. Kristensen, Matt Korda,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202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8, No. 3, May, 2022, pp.171-173; Ashley Berumen, “USS Alaska Takes Trophy 5th Time in Decade,” *America’s Navy*, April 8, 2022,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Stories/Article/2993863/uss-alaska-takes-trophy-5th-time-in-decade/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100003026041913/utm_campaign/Misc/linkId/uss-alaska-takes-trophy-5th-time-in-decade/>; Brad Lendon, “One of the US Navy’s Most Powerful Weapons Makes a Rare Appearance in Guam,” *CNN*, January 17,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1/16/asia/us-navy-ballistic-missile-submarine-guam-intl-hnk-mi/index.html>>.

⁵¹ David C. Logan, “China’s Future SSBN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Strategic Forum*, No. 299, November, 2016, pp. 5-6.

不足之處，以提升國家整體威懾效益；⁵²另就執行層面而言，須在基層單位的潛艦上，配置「火箭軍」人員以管理核武器及接收射擊命令，再由艦艇人員執行最後的射擊動作，以此兼顧核武的嚴格管控與海軍的戰術技能。故此類似美國「戰略司令部」的指管機制，呈現出「火箭軍」與海軍在核威懾領域上的聯合作戰概念，從中避免不同軍種間的協調問題，以發揮最大效益。

基此，於海軍、「火箭軍」共同主導的機制中，為以艾利森「理性行為」模式為視角與觀察重點，做出指管機制的決策與分析。聯合作戰是當今世界軍事上的趨勢，可藉此整合各方專業長才發揮最大效益，亦可消弭一定程度上的協調困難。於中共近年強調聯合作戰與戰略威懾的同時，在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上，經由前述分析，採用兩軍共同主導之聯合模式，最能發揮其潛艦本身之戰略威懾效益，另視國家為一行為體時，亦呈現出此模式的理性選擇。

整體而言，上述三種核戰略潛艦指管機制的解釋，均是以中共核思維為出發點做出各機制可行性的初探，並輔以艾利森決策模式之視角予以探討。然而，各種可能的機制均有其優劣所在，即使「兩軍共同主導」模式可呈現聯

⁵² 核戰略潛艦可視威脅程度不同進而轉換巡邏區域，產生不同的戰略威懾方向，例如於南海、北極海巡邏對印度及美國會產生不同的威懾效應；另外若中共未來於非洲西岸（赤道幾內亞）建立海外基地，有無可能對美國本土東岸亦產生威懾效應，此亦為核戰略潛艦獨具的戰略價值所在。U.S. Africa Command, “Statement of General Stephen J. Townsend, 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Before Senat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U.S. Africa Command, March, 2022), pp. 3.7-9.

合作戰之效益，但在中共「積極管控，消極運用」核武的觀點下，亦很可能採以「海軍主導」模式分散兩軍核武力以減低運用的靈活性，⁵³俾符合其核思維。因此，中共的核指管建設與發展，未來有無可能再反饋影響其核思維的轉變，亦是有必要探討的問題。

肆、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手段評估與影響

中共對於核戰略潛艦的「集權化指管」概念中，強調「中央軍委會」有絕對的指揮權與控制權，故有完善的指管手段也才能構成「海基核威懾」的有效度與條件。在「火箭軍」、「海軍」主導的指管機制當中，兩者皆呈現了單一軍種對核潛艦的主導性，但在「兩軍共同」主導的機制下，則體現「聯合」的性質，如美國「戰略司令部」的聯戰模式，此亦凸顯了指管手段的發展及良莠是否能支撐「聯合」的指管機制至關重要；簡言之，指管手段的發展與優化程度，對於共軍採用單一軍種或共同主導的指管機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中共核潛艦指管手段的建設與發展，勢必也會對其未來如何運用核戰略潛艦產生重大影響，故本段有必要對指管手段做出討論與評估，進而探討對共軍未來的影響。

一、潛艦通信的限制

高頻(HF)、特高頻(VHF)、超高頻(UHF)及衛星(SHF)

⁵³ David C. Logan, "China's Future SSBN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Strategic Forum*, p. 8.

通信，是常見及品質佳的軍事通信手段，但由於此等電磁波波長短、高頻率之物理特性，接觸水體後即大幅衰減，故無法利用於水下通信。潛艦欲利用此等方式通信，得採浮航或「潛望鏡深度」航行（潛航），升起桅管及天線等以利發送及接收電磁訊號，而此舉也對潛艦本身所具有的水下隱匿優勢產生很大的影響，增加遭敵偵獲之機率。⁵⁴

相對地，低頻(LF)、特低頻(VLF)及極低頻(ELF)之電磁訊號，進入水體後仍可維持強度及傳播效率，其中低頻、特低頻能穿透水下10至40公尺深，極低頻則可至水下約100公尺深，故上述手段皆可用於潛艦的水下通信。另通信距離則視岸臺發射功率而定，早期發射功率20千瓦(Kw)，傳輸距離約3,000公里，現功率多可達600千瓦，傳送距離可更遠。⁵⁵

此等通信手段特點為，潛艦可於「潛望鏡深度」下並施放拖曳天線接收岸臺訊號，以維持水下隱匿之優勢。但其限制為僅岸對艦單向通信且傳輸容量不大，多用以發送簡短、精要之訊文或「告警」功能，通知潛艦上浮實施構聯；另外，此岸臺天線場極為廣大，隨其頻率越低，天線場的建置範圍越廣大，甚可多達數百平方公里，故戰時極可能成為敵優先攻擊目標，斷絕與核潛艦的通信，以破壞

⁵⁴ 楊昱傑、曾陳祥，〈海軍潛艦遂行聯合作戰之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6卷第3期，2022年6月，頁79-80。

⁵⁵ 趙天豪、曾陳祥，〈從潛艦通信發展探討海軍潛艦通信與作戰〉，《海軍學術雙月刊》，頁91-93；Garth Hekler, Ed Francis, James Mulvenon, “C3 i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p. 221.

核威懾的有效度。⁵⁶

綜上所述，核戰略潛艦須盡可能保持於水下始可發揮威懾的優勢，故須有穩定的遠距離水下通信技術，始可適時接收上級命令對敵實施核打擊。因此，水下通信能力的建立，是核戰略潛艦指管的核心要務，而從中共對潛通信的建設當中，亦為評估其「海基核威懾」指管作為的關鍵要項。

二、現有指管手段的評估

中共對潛指管手段不如火箭軍指管方面來得多元，其火箭軍手段包含有光纖線路、高頻通信、衛星、微波及對流層散射通信(Tropospheric Scatter)等。⁵⁷然而，受限於物理環境及科技限制，在對核潛艦指管方面除了透過潛艦上的桅管、天線實施高頻、衛星通信外，其餘主要集中在特低頻通信能力的手段上。⁵⁸

1958年，蘇聯開始於中國大陸境內建造特低頻通信站，而1960年蘇聯人員倉促撤離中國大陸時亦留下特低頻通信技術文件。⁵⁹中共於1970至80年代間，利用蘇聯之技

⁵⁶ R. E. Hammond, *A Short History of Navy VLF Solid-State Transmitter Development*, (San Diego: Maritime Surveillance Division, 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enter, San Diego, 2001), p. 1; 趙天豪、曾陳祥，〈從潛艦通信發展探討海軍潛艦通信與作戰〉，《海軍學術雙月刊》，頁95；胡高辰，〈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2021年3月，頁79-80。

⁵⁷ 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146-148.

⁵⁸ Dr. Fiona S. Cunningham,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7.

⁵⁹ Stephen Polk, "China's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in Lyle J. Goldstein, Andrew S. Erickson, eds., *China's Nuclear Force*

術與自力研發下，漸擴大建設特低頻天線場，其中地點包含有海南榆林、廣東湛江、福建福州、浙江寧波、山東青島、遼寧旅順等沿海區域較小型的特低頻天線場，另外在內陸地區的山西大同及湖南常德建有大型的特低頻天線場，其傳輸距離可達5,000公里。⁶⁰就公開資料顯示，共軍海軍所屬保障大隊目前仍持續在特低頻天線場部署及維持運作，由此可知，特低頻通信現為共軍核戰略潛艦的主要通信手段之一。⁶¹

2021年，中共「海軍軍醫大學」（又稱「第二軍醫大學」）於美國《軍事醫學》“*Military Medicine*”期刊發表研究指出，「五百餘位南海艦隊潛艦人員的調查中，將近21%人員出現心理問題並高出其他種類部隊許多，其中可能涉及60至90天的水下巡弋任務所致」。⁶²對此有兩點可

Modernization (Newport,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5), p. 19; Garth Hekler, Ed Francis, James Mulvenon, “C3 i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p. 220.

⁶⁰ Amit Ray, *Tracing the Under Sea Dragon: Chinese SSBN Programme and The Indo-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p. 91-92; 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149-150; Stephen Polk, “China’s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in Lyle J. Goldstein, Andrew S. Erickson, eds.,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p. 19.

⁶¹ 鄭天然，〈大山深處的海軍〉，《中國青年報》，2020年9月24日，版7；〈軍事紀實—我在深山當海軍〉，2020年9月28日，〈央視網〉，
<<https://tv.cctv.com/2020/09/28/VIDEvcO39PVxMhDWnWEg7JEa200928.shtml>>；〈大山裡的海軍，用腳步丈量通信命脈〉，2021年7月17日，〈頭條匯〉，<<https://min.news/zh-hant/military/7a4b5c7cb9fa10f204384b98e942a790.html>>。

⁶² Chaoqun Hu, Yuan Liu, Fangjie Zhao, Zhenqing Xu, Lulu Zhang, “The

提出，首先，內容無法明確判定為何型潛艦人員之調查，但從涉及因素之任務時程及性質來看，應與「094型」核戰略潛艦執行戰備巡邏有很大程度相關，另亦顯示對戰略武器載臺人員的謹慎管理；⁶³其次，中共藉此研究，在某程度上刻意傳達其核潛艦已有能力執行水下長期巡弋，並可合理推斷其核戰略潛艦已定期執行威懾巡邏，此亦凸顯有成熟的指管手段與能力，以利執行威懾巡邏。

整體而言，中共目前對核戰略潛艦的指管手段是穩定、可行的，但其特低頻天線場仍易於戰時遭敵攻擊損毀，極有可能因此造成核潛艦的指管中斷，故中共仍會積極發展其他手段以完善對核戰略潛艦的指管能力。

三、指管手段發展與影響

以中共目前核戰略潛艦指管手段而言，因特低頻天線場易遭鎖定及摧毀，故其核指管的生存能力並不高，故會擴充替代方案據以多元化核指管手段，並增加核潛艦的生存能力為發展趨勢，而其影響除提升核威懾有效度外，亦

Self-perceived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Submarin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ilitary Medicine*, pp. 696-701.

⁶³ 1980年，美國國防部依據《人員可靠性計畫》“Personnel Reliability Program”針對約十一萬四千餘名從事核武相關工作人員實施心理、藥物及酒精問題檢測，其中計1.5%至少1,728人因檢測未合格遭解職。此代表「冷戰」期間，美國有可能因此1,728名精神不穩定人員，無意或蓄意地啟動核武發射機制，進而引發核升級的連鎖效應，並凸顯核武指管中的人員精神、心緒狀況亦為重要的考量。Eric Schlosser, *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3), pp. 255-260, 350-351.

可能讓中共在核思維上趨於更主動的方向上轉變。

（一）建置潛艦浮標通信能力

浮標通信是目前世界上較成熟發展的新型潛艦通信手段，其透過通信浮標做為潛艦通信的中繼站，以利潛艦於水下能對艦、對岸的「雙向」通信，其中包括拋棄式浮標、拖曳浮標等，目前僅美、英、德三國有較可信的浮標通信能力，但在傳輸速率上仍不明朗。⁶⁴

2019年時，中共以水下潛標及載體收放通信浮標之方式，並透過「北斗」衛星與海面艦艇、岸置中心完成深海水文資料的傳輸測試，此測試案例也深受中共科研領域的高度重視，而此案例極可能運用於潛艦在水下的衛星通信，以保持潛艦隱匿性。⁶⁵依此測試原理來看，將使得潛艦能夠在水下以施放浮標之方式接收衛星訊號和發送資料，達成水下衛星定位及對艦、對岸雙向通信的能力，亦代表中共已初步獲致浮標通信能力的基礎，亦可藉此增加其核戰略潛艦指管能力的生存性。

⁶⁴ 朱鵬，〈對潛通信技術及其發展趨勢研究〉，《無線互聯科技》，2021年第11期，2021年6月，頁4；楊坤，杜度，〈國外對潛通信技術發展研究〉，《艦船科學技術》，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頁153-157。

⁶⁵ 劉自強，蔡文鬱，張鵬鵬，〈基於北斗衛星的潛標資料回收技術研究〉，《電子科技》，第32卷第8期，2019年8月，頁56-57；〈海洋所「基於北斗衛星的西太平洋即時潛標觀測資料自動接收和分析系統」入選2020年度中國科學院資訊化十大優秀案例〉，2021年3月8日，《中國科學院瀋陽分院》，<http://www.syb.cas.cn/xwzx/xttd/202103/t20210308_5971240.html>；Liu Zhen, “Chinese Scientists Make Progress on Nuclear Submarine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2184812/chinese-scientists-make-progress-nuclear-submarine-communication>>.

基此，指管能力的生存性增加，也勢必可增加核戰略潛艦的隱匿性與生存能力，亦相對提升「海基核威懾」的有效度，對中共整體戰略威懾有相當程度的助益。於此情形下，不能排除中共於目前美、「中」之間不對稱的核穩定態勢中，將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做出積極的抗衡作為，例如核潛艦的指管與生存能力提升後，中共可能更有信心其核戰略潛艦可抗衡美軍反潛防線往更遠的海域執行威懾巡邏。此外，中共未來在傳達核威懾意圖時，可於陸基洲際導彈外，再增加核戰略潛艦此一逐漸有效、可信的威懾手段，進而在整體核威懾中趨向主動，偏離原防禦性為主的核思維。

（二）擴增極低頻通信能力

美國曾於1989年於「威斯康辛州」(State of Wisconsin) 部署極低頻天線場，用以與全球各地之核戰略潛艦實施構聯，但因傳輸效率未臻理想，於2004年時中止此項部署。⁶⁶現美國主要以「E-6B型」通信飛機(TACAMO)、浮標通信並輔以特低頻天線場等做為核戰略潛艦的指管手段，⁶⁷

⁶⁶ Joseph Stromberg, "Why the US Navy Once Wanted to Turn Wisconsin into the World's Largest Antenna," Vox, April 10, 2015, <<https://www.vox.com/2015/4/10/8381983/project-sanguine>>.

⁶⁷ 「TACAMO」係以通訊飛機於潛艦附近空域飛行時，施放兩條各約1.8及8公里長之特低頻天線，藉此與潛艦構聯，屬於岸對潛的通信替代手段，而此手段亦需要足夠的海航兵力保護通訊機之安全，中共目前無確切跡象發展此對潛通信手段。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NC3)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0), p. 2; Gareth Jennings, "US Navy Accelerates TACAMO Nuclear Communications Recap Plan," JAMES, June 15, 2021,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us-navy-accelerates-tacamo-nuclear-communications-recap-plan>>.

凸顯美國以其它較具生存力的通信手段，來彌補極低頻通信可達水下更深處的通信特點。

然而，2006年時中共於「十一五」規劃中執行「無線電磁驗測計畫」(Project Wireless Electromagnetic Method, Project WEM)，並於2018年在「華中」一帶山區建成至少兩條長達百餘公里的極低頻「低架天線陣列」，而中共官方宣稱該計畫為運用於地震、地質礦物及大陸棚的檢測，以科研角度淡化該建設的軍事色彩。⁶⁸據2021年中共一項研究已明確指出，該計畫可運用於極低頻對潛通信，範圍可達1,300公里，且未來極有潛力可達3,000公里（可至關島西部海域）。而該計畫之特點，在於可使用隱匿於山區中且「高度較低」之天線塔及陣列，仍可發射出高功率極低頻訊號，透過地底、水下傳播，以達成遠距對潛通信。⁶⁹此計畫之傳輸效率尚無確切資料可得知，但也足以是中共在對潛通信領域上的重要里程碑。

另有中國大陸學者認為該「低架天線陣列」足夠隱

⁶⁸ Stephen Chen, “China’s New Antenna Is Five Times the Size of New York City, But Some Fear It Could Be a Cancer Ris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1,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2180071/chinas-new-antenna-five-times-size-new-york-city-it-also-cancer>>.

⁶⁹ 據該研究圖示，天線陣列位置大略位於湖北、湖南及江西省等三省交界處。劉勇，查明，饒斯韜，李縱，李文彬，〈極低頻發射系統關鍵技術的研究與實現〉，《中國艦船研究》，第16卷第6期，2021年12月，頁2、6-8；Stephen Chen, “China Antenna Turns Earth into Giant Radio Station, with Signals Reaching Gu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158162/china-antenna-turns-earth-giant-radio-station-signals-reaching>>.

密，可躲過衛星偵照，增加對潛核指管的生存力。⁷⁰但就現今的電偵技術而言，其天線陣列散射出之訊號，透過來源方位反定位其位置是遲早的事，故建立此極低頻通信能力並非增加核指管生存力，而是透過水深更深的水下通信，以維持核潛艦的隱密性。

由於此「低架天線陣列」建置範圍及牽涉層面甚廣，中共可藉此認定其為國家重要戰略通信資產，並提出即使以傳統武器攻擊該設施仍視同核打擊，不屬於「不首先使用」之範疇；易言之，中共可以此設施為由，將「不首先使用」改成有條件下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增加其發動「核報復」的條件，以保護其重要核指管設施。「冷戰」期間，美國亦曾定論，若蘇聯攻擊其對潛通信天線場則視為核戰的全面升級，以此嚇阻蘇聯。⁷¹反之，是否有國家願冒核升級之風險攻擊中共的對潛通信天線場，亦為各國極需思考之難題。

伍、結語

中共自1955年決定研發核武以來，其黨政高層始終在核思維上占有關鍵的影響力，乃至對後來的核武政策及核武器發展皆有指導權與決策權。中共核政策以「不首先使

⁷⁰ Stephen Chen, "China's New Antenna Is Five Times the Size of New York City, But Some Fear It Could Be a Cancer Ris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1,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2180071/chinas-new-antenna-five-times-size-new-york-city-it-also-cancer>>.

⁷¹ Bruce G. Blair, *Strategic Command and Control: Redefining the Nuclear Threa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 221.

用」為核心宗旨，核武發展以強化「核報復」手段為主軸，而核戰略潛艦除具有遠程打擊力量外，亦獨具水下隱匿優勢，成為重要的「核報復」手段。於此背景下，核戰略潛艦之指管機制，亦須服膺於核思維框架下制定，不論是「火箭軍主導」、「海軍主導」及「兩軍共同主導」均有其可行性。而中共在核指管手段的發展上，呈現出以增加潛艦生存力為主，指管設施生存力為輔，並未來隨著指管手段與能力的漸增，極有可能對其核政策往較具主動性的方向上轉變。

首先，中共在傳統軍力方面上的大幅增長已是明顯事實，從戰略層面來看，伴隨而來的是主動性、攻勢思維的軍事擴張，從戰術階層來看，則是海外軍事存在與投射能力的成長，於此情形下，共軍未來將具有足夠的傳統兵力來執行戰術行動，據以保護其戰略兵力執行威懾行動；其次，美國國防部2021年指出，中共核武數極可能穩定成長，並於2030年前具備至少1,000個核彈頭；第三，輔以中共海基核力量及其指管能力的成長，上述皆透露中共似乎不斷在為更趨主動性的核政策及核力量創造條件。

中共海基核力量及其指管能力的成長，不僅有助提升共軍核威懾能力，亦可能隨其發展，在核武部隊的組織結構上做出相對應的轉變。基此，中共將更有能力與條件整合其各式核部隊，以強化國家戰略威懾之力道。中共在2015年「軍改」時，即有整合各軍種之情報、航天、電戰及網路系統部隊之先例，⁷²故未來不排除其整合各核武部

⁷² 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10期，2017年10月，頁102-122。

隊以統一指揮威懾行動之可能，甚或隨著指管能力的發展與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的成長，直接仿照美軍「戰略司令部」一併再整合戰略預警及網路戰兵力亦有其可能性。故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作為的發展並伴隨整體軍力成長下，是有可能對其核政策及核力量的運用，形成更趨於主動與積極方向上的發展和影響，以提升戰略威懾能力。

因此，中共核戰略潛艦指管能力的發展也代表其整體戰略威懾的成長，並藉以威懾其所謂域外勢力，另中共傳統部隊的擴張也代表我國周邊安全態勢更加嚴峻。於此同時，我國更應審慎觀察共軍軍事動態，縱使共軍核戰略潛艦以展現核威懾能力為主，並非用以周邊海域作戰，但為其核戰略潛艦掩護之水面、水下及空中兵力仍會對我國造成嚴重的安全威脅。故我國仍須針對重要之戰鬥儼臺加以建軍及投資，維持傳統兵力之更新與妥善，確保我國周邊有效之巡弋能量，此不僅可維護我國防安全，亦可對共軍兵力擴張產生一定程度的牽制，為區域安全盡我國一己之力。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力平、馬芷蓀主編，1997。《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王仲春，2007。《核武器核國家核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

李亞明、黃筱薌、吳恆宇、李嬌瑩、李承禹、郭世清、莊坤龍，2016。《共黨理論與中國大陸研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肖天亮、樓耀亮、亢武超、蔡仁照，2020。《戰略學（2020年修訂）》。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張玉良、郁樹勝、周曉鵬，2006。《戰役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劉華清，2004。《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劉繼賢、王益民主編，2000。《鄧小平軍事理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聶榮臻，1984。《聶榮臻回憶錄（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專書譯著

Eric Schlosser著，張金勇譯，2021。《指揮與控制：核武器、大馬士革事故與安全假象》(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Graham Allison, Philip Zelikow著，王偉光、王雲萍譯，2015。《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北京：商務印書館。

M. Taylor Fravel著，高紫文譯，2022。《積極防禦：從國際情勢、內部鬥爭，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軍事戰略的變與不變》(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臺北：麥田出版社。

Richard Nixon著，伍任譯，2001。《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專書論文

徐緯地，2016。〈中國的安全環境及核武器的作用〉，李彬、趙通主編，《理解中國核思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27。

劉至祥，2021。〈中共多彈頭載具發展的去模糊與誤判〉，馬振坤主編，《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第2期》。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頁203-234。

期刊論文

朱鵬，2021/6。〈對潛通信技術及其發展趨勢研究〉，《無線互聯科技》，2021年第11期，頁3-4。

林穎佑，2017/10。〈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10期，頁102-128。

胡高辰，2021/3。〈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頁61-85。

馬振坤，2019/4。〈尋求恢復「歷史現狀」之中國軍事擴張與對臺威脅〉，《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2

期，頁1-48。

陳世民，2003/11-12。〈中共核武發展與其對外關係之演變-冷戰時期（五0至八0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6期，頁29-58。

陳世民，2012/7。〈冷戰後美中戰略關係演變：邁向「戰略穩定」的核關係?〉，《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頁63-86。

陳振良，2020/9。〈變遷中的共軍國防政策及戰略發展趨勢-中共火箭軍軍種戰略與建設〉，《中共研究》，第54卷第5期，頁82-93。

楊坤，杜度，2018/2。〈國外對潛通信技術發展研究〉，《艦船科學技術》，2018年第3期，頁153-157。

楊昱傑、曾陳祥，2022/6。〈海軍潛艦遂行聯合作戰之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6卷第3期，頁71-85。

趙天豪、曾陳祥，2019/12。〈從潛艦通信發展探討海軍潛艦通信與作戰〉，《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6期，頁87-100。

劉自強，蔡文郁，張鵬鵬，2019/8。〈基於北斗衛星的潛標資料回收技術研究〉，《電子科技》，第32卷第8期，頁56-60。

劉勇，查明，饒斯韜，李縱，李文彬，2021/12。〈極低頻發射系統關鍵技術的研究與實現〉，《中國艦船研究》，第16卷第6期，頁1-9。

羅振瑜、邱銘宏，2021/4。〈水下監聽系統設置對海軍反潛作戰之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5卷第2期，頁112-127。

官方文件

2017/10/24。〈中國共產黨章程〉，《共產黨員網》，
<<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2018/3/2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8-03/22/content_4807615.htm>。

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人民黨建雲》，
<<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427510/428086/428089/428326/index.html>>。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05/26。〈2002年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384.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5/26。〈2002年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384.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1/20。〈2008年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9-01/20/content_1210224.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7/24。〈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10/27。〈各政策白皮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baipishu/index.htm>>。

報紙

1964/10/16。〈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版1。

鄭天然，2020/9/24。〈大山深處的海軍〉，《中國青年報》，版7。

雜誌

遲國倉、宋世英，2020/12。〈海洋環境對潛艇戰術運用的影響〉，《艦船知識》，第495期，2020年12月，頁48-49。

網際網路

2016/1/2。〈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02/c64094-28003839.html>>。

2017/10/27。〈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8508.htm>。

2019/1/31。〈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人民黨建雲》，
<<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427510/428086/428089/428326/index.html>>。

2020/9/28。〈軍事紀實-我在深山當海軍〉，《央視網》，

<<https://tv.cctv.com/2020/09/28/VIDEvcO39PVxMhDWnWEg7JEa200928.shtml>>。

2021/3/8。〈海洋所「基於北斗衛星的西太平洋即時潛標觀測資料自動接收和分析系統」入選2020年度中國科學院資訊化十大優秀案例〉，《中國科學院瀋陽分院

》，
<http://www.syb.cas.cn/xwzx/xttd/202103/t20210308_5971240.html>。

2021/7/17。〈大山裡的海軍，用腳步丈量通信命脈〉，
《頭條匯》，
<<https://min.news/zhant/military/7a4b5c7cb9fa10f204384b98e942a790.html>>。

2022/10/2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

》，
<<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427510/428086/428089/428326/index.html>>。

丁樹範，2021/10/20。〈中國會調整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原則？〉，《遠景基金會》，
<<https://www.pf.org.tw/article-pfch-2044-7472>>。

許可，2021/4/30。〈中國094型核戰略潛艇 深藏大洋的殺手〉，《當代中國》，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1509>>。

陳言喬，2022/1/4。〈五國聲明防止核戰 陸外交部：中國會持續更新核武庫〉，《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6009632>>。

英文部分

專書

- Blair, Bruce G., 1985. *Strategic Command and Control: Redefining the Nuclear Threa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unningham, Dr. Fiona S., 2019.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Fravel, M. Taylor, 2019.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mmond, R. E., 2001. *A Short History of Navy VLF Solid-State Transmitter Development*. San Diego: Maritime Surveillance Division, 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enter, San Diego.
- Hayes, Peter, 2021.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NC3) in Asia Pacific*. Seoul: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 Ray, Amit, 2022. *Tracing the Under Sea Dragon: Chinese SSBN Programme and The Indo-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 Schlosser, Eric, 2013. *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Stokes, Mark, 2010. *China's Nuclear Warhead Storage and Handling System* 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Institute.

專書譯著

Clausewitz, 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2007. *On War* (Vom Kriege), trans., Michael Howard, Peter Par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專書論文

Hekler, Garth, Ed Francis, James Mulvenon, 2007. “C3 in the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n Andrew S. Erickson Lyle J. Goldstein, William S. Murray, Andrew R. Wilson, eds., *China's Future Nuclear Submarine*.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McCaslin, Ian Burns, Andrew S. Erickson, 2019. “The Impacts of Xi-Era Reforms on the Chinese Navy,” in Phillip C. Saunders, Arthur S. Ding, Andrew Scobell, Andrew N.D. Yang, Joel Wuthnow,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Ni, Adam, 2020. “The Future of China's New SSBN Force,” in Rory Medcalf, Katherine Mansted, Stephan Frühling, James Goldrick, eds., *The Future of the Undersea Deterrent: A Global Survey*. Canberra: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Polk, Stephen, 2005. “China's Nuclear Command and Control,” in Lyle J. Goldstein, Andrew S. Erickson, eds., *China's Nuclear Force Modernization*. Newport,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期刊論文

Cunningham, Fiona S., M. Taylor Fravel, Fall 2015. “Assuring

Assured Retaliation: China's Nuclear Posture and U.S.-China Strateg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pp. 7-50.

Hu, Chaoqun, Yuan Liu, Fangjie Zhao, Zhenqing Xu, Lulu Zhang, 2022/5-6. “The Self-perceived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Submarin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ilitary Medicine*, Vol. 187, Issue. 5/6, pp. 696-701.

Kristensen, Hans M., Matt Korda, 2022/5.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202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8, No. 3, pp.162-184.

Logan, David C., 2016/11. “China's Future SSBN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Strategic Forum*, No. 299, pp. 1-12.

Wu, Riqiang, July 2011.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Program on Strategic Stability Evaluation*, Vol. 19, No. 2, pp. 91-120.

Wu, Riqiang, Spring 2020.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Modeling China's Nuclear Surviv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pp. 84-118.

Wu, Riqiang, Winter 2021/22.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3, pp. 128-162.

官方文件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0. “Nuclear Command,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NC3) Modernization.”

-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 2.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2/2/22. “Navy Columbia (SSBN-826) Class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p. 1-2.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1/1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Washington D.C.: U.S. DoD., pp. 63. 91.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1/4. “2020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NPT/CONF. 2020/41, p. 4.
- U.S. Africa Command, 2022/3/2. “Statement of General Stephen J. Townsend, 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Before Senat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U.S. Africa Command, pp. 3.7-9.
- U.S. Strategic Command, 2022/3. “Statement of Charles A. Richard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Strategic Forces.” Washington D.C.: U.S. Strategic Command, pp. 2-3.

網際網路

- Berumen, Ashley, 2022/4/8. “USS Alaska Takes Trophy 5th Time in Decade,” *America’s Navy*,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

Stories/Article/2993863/uss-alaska-takes-trophy-5th-time-in-decade/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100003026041913/utm_campaign/Misc/linkId/uss-alaska-takes-trophy-5th-time-in-decade/>.

Chen, Stephen, 2018/12/31. “China’s New Antenna Is Five Times the Size of New York City, But Some Fear It Could Be a Cancer Ris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2180071/chinas-new-antenna-five-times-size-new-york-city-it-also-cancer>>.

Chen, Stephen, 2021/12/2. “China Antenna Turns Earth into Giant Radio Station, with Signals Reaching Gu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158162/china-antenna-turns-earth-giant-radio-station-signals-reaching>>.

China Power Team, 2020/8/26. “Does China Have an Effective Sea-based Nuclear Deterr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https://chinapower.csis.org/ssbn/>>.

China Power Team, 2022/4/20. “How is China Modernizing Its Nav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naval-modernization/>>.

Huang, Kristin, 2021/1/24. “The JL-3: The New Missile Raising the Cost of a US Fight with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18960/jl-3-new-missile-raising-cost-us-fight-china>>.

Jennings, Gareth, 2021/6/15. “US Navy accelerates TACAMO Nuclear Communications Recap Plan,” *JANES*,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us-navy-accelerates-tacamo-nuclear-communications-recap-plan>>.

Lendon, Brad, 2022/1/17. “One of the US Navy's most powerful weapons makes a rare appearance in Guam,”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2/01/16/asia/us-navy-ballistic-missile-submarine-guam-intl-hnk-mi/index.html>>.

Moriyasu, Ken, 2022/1/26. “Amid Ukraine Crisis, U.S. Reminds China Nuclear-Armed Sub is Close,”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Amid-Ukraine-crisis-U.S.-reminds-China-nuclear-armed-subis-clos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SIPRI Yearbook 2022*. Solna stad: SIPRI, p. 34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YB22%2010%20World%20Nuclear%20Forces.pdf>>.

Stromberg, Joseph, 2015/4/10. “Why the US Navy Once Wanted to Turn Wisconsin into the World's Largest Antenna,” *Vox*, <<https://www.vox.com/2015/4/10/8381983/project->

sanguine>.

Zhen, Liu, 2019/2/2. “Chinese Scientists Make Progress on Nuclear Submarine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2184812/chinese-scientists-make-progress-nuclear-submarine-communication>>.

A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PLA's SSBN

Mu-Chiang Wu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ilitary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CP leaders have always had the final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nuclear thinking, nuclear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The CCP is more passive than the US and Russia in nuclear deterrence strategy. SSBNs are important “nuclear retaliation” capability which have the advantage of underwater stealth, and its NC3 is more difficult than land-based nuclear forces.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mechanisms of PLA's SSBN may be divided into “PLARF-led,” “PLAN-led” and “Co-led by the two forces.”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CCP's nuclear policy and strategy will be much more active than 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C3 of PLA's SSBN.

Keywords: No First Use, Nuclear Retaliation, SSBN, NC3, Method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中共推動「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意涵與分析

林穎佑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周宗漢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對於運用軍隊從事非戰爭軍事行動而言，中共並不陌生，無論是從當年的長江搶險、2003 年的抗 SARS 行動、2008 年的四川大地震、亞丁灣護航、葉門撤僑直到 2022 年的對抗新冠疫情行動，都可以看到中共武裝力量的影子。這也代表在面對災情時，軍隊依然是政府相當重要的穩定力量，這也是中共在談論到武裝力量的任務時，經常會提到的「應急處突」任務。顧名思義其所提到的任務為「應變緊急任務、處理突發事件」，因此其中不只是面對可能出現的天災人禍意外，更是包含了處理群眾衝突或是地方抗議事件，這類「維穩」任務也在應急處突的範圍之中。雖然中共在多次的參與上述任務中，逐漸與地方形成默契，但在軍改後，許多部門組織都有極大的變化，其與地方之間聯繫的窗口與運作機制很可能都要重新制定。此外在 2020 年中共出動武裝力量協助抗疫時，也凸顯了許多中樣與地方互動的問題，以及在俄烏戰爭中的撤僑行動是否過

與緩慢？在應對危機時，下令出動武裝部隊依然得通過軍委會，這是否會延誤救援的黃金時期？這些都可能是在今年中共推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原因。

本文從軍改後共軍組織做出探討，並以軍改後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做為案例，探討中共推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原因，以及未來可能對我威脅與灰色地帶衝突的應用方向。期望藉此增進對共軍的瞭解與可能對我之影響，增進我國家安全。

關鍵詞：非戰爭軍事行動、應急處突、軍地關係、軍文關係。

壹、前言

2022 年 6 月 13 日中共發布新聞指出，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於日前簽署命令，發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並自 6 月 15 日開始實施。雖然目前並未看到全文，但據中共媒體表示此一《綱要》共 6 章 59 條，主要針對「基本原則、組織指揮、行動類型、行動保障、政治工作」等進行規範，為部隊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提供法規依據。此條例一出，自然引起外界許多的揣測，認為此條例會類似 2003 年的反分裂國家法，提供未來共軍介入台海或是對我國展開軍事行動的依據，甚至這個條例是否會與 2022 年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時所稱的「特別軍事行動」一樣？這都是外界關注之處。同時過往共軍便有針對軍隊出動救災時的相關行動做出細項規定，也提出過「應急處突」的相關概念，並從 1975 年河南水災、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1987 年黑龍江森林大火、1998 抗洪搶險，¹等各種任務中，逐漸摸索出出動武裝力量參與救災時的模式與規章，而中共國務院也在 1990 年 8 月 23 日便頒布了《關於加強居民團結，正確處理軍民關係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及：軍隊對於地方要求部隊支援的急、難、險、重的任務，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完成。各部隊要奮勇參加搶險救火，保護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的生

¹ 田越英，《圖解當代中國國防》（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86-187。

命安全。²1990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規定，救災是共軍的任務之一。1997年中央軍委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司令部條例》中，正式將救災納入軍事行動的範疇。³SARS之後，2005年6月國務院與中央軍委頒行《軍隊參加搶險救災條例》指出，「軍隊是搶險救災的突擊力量，執行國家賦予的搶險救災任務是軍隊的重要使命」。⁴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規定，軍隊需要完成搶險救災任務，因而上述法規皆賦予共軍參與救災的法制化功能。共軍於2005年設置「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由總參謀長擔任組長。該小組的常設辦公機構設置於總參作戰部，平日工作即為研究國際與中國國內各種突發事件，訂定相關的法規制度，以加強與政府其他部門的資訊共享與合作機制。⁵

其後，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和軍委辦公室在2006年9月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自然災害信息軍地共享機制建設》

² <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民團結正確處理軍民關係問題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網》，1990年8月24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0-12/17/content_7134.htm>。

³ 蔡裕明，〈共軍參與四川地震救災狀況與檢討〉，《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4期，2020年3月，頁78。

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第436號 現公佈軍隊參加搶險救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網》，2005年6月7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6/24/content_9347.htm>。

⁵ 林穎佑，〈解放軍醫療衛勤體系在面對疫情的角色與制度：軍改前後的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65卷，第3期，2022年10月，頁82。

文件，並與 20 多個部門建立自然災害軍地資訊溝通機制。這都代表中共對於出動軍隊救災的重視，其也認為軍隊擁有訓練有素的醫療團為和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完善的後勤保障系統，平時為戰爭作準備存放大量的應急物資與運輸工具，具有充足的人力與物力參與應急管理。⁶此外軍隊具有高度嚴整的組織架構，與應急機動能力，在應急處突事件上比其他政府單位還適合。⁷

雖說如此，但在 2020 年中共出動共軍協助對抗疫情時，卻出現不少問題，無論是在出動武裝力量的時間差、或是在裝備的整備以及在救災力量的整合上，都出現相當的問題。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在軍改後，許多過去的組織都有所調整，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互動都需要新的條文解釋，同時在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時，因此在長久以來中共都規定必需要經過軍委會的裁示，非國務院可以主導。⁸雖說過去中共武警在擔任救災時可由國務院直接下令出動，但在 2018 年起，首先將原先受國務院與軍委會雙重領導的中共武警轉納至軍委會，只受其單一指揮，其後也將海警轉隸至武警的麾下，代表中共武裝力量的指揮權大多都受軍委

⁶ 郭繼衛，《制生權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 10 月），頁 143、191。

⁷ 王紅偉，《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5 月），頁 202-203。

⁸ 李承禹，〈中共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具體概念與能力剖析〉，《復興崗學報》，第 100 期，2010 年 5 月，頁 165-166。

會管理；⁹甚至也將預備役由原先的軍地雙重領導改為直接由軍委會指揮。¹⁰這些舉措固然與中央對軍權的掌控有關，但也意外造成遭遇危機時，出動部隊需要更多的審核，這些都可能造成救災時機的延誤。這都可能是日後推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的原因。需注意的是此次並未有完整的條文供外界觀察，因此許多的分析都是在過去的經驗與所發生的實例上進行討論。

貳、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緣起

首先須注意的是，在定義上非戰爭軍事行動此名詞絕非中共首創，其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所提出的小規模戰爭，就有類似的概念。¹¹冷戰後美軍對於角色與任務的調整上就已經開始重新思索軍隊的作用，如在1989 至1990 年的「基準兵力」(Base Force Review)、1993 年的「通盤檢討」(Bottom-Up Review, BUR)、「三軍角色與任務檢討」(Roles and Missions of the Armed Force)這些美國國防文件中都有提到冷戰後的美軍轉型問題，以及當時柯林頓政府打算藉由刪減國防預算的規模，來達到振興經濟

⁹ Ying Yu, LIN, “Changes of China Coast Guard After Its Incorporation into PAP and Some Observations Thereon”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1 (July 2020), pp. 115-116.

¹⁰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預備役部隊領導體制調整答記者問>，《中國國防部》，2020年07月02日，http://www.mod.gov.cn/big5/info/2020-07/01/content_4867464.htm。

¹¹ 謝奕旭，〈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重新審視與分析〉，《國防雜誌》，第29卷第6期，2014年11月，頁12-13。

的目的。雖說如此，但是仍然要求美軍必須擁有同時進行兩場戰爭的能力，更在「通盤檢討」中增加了許多的和平作業與非傳統戰爭任務，將其正式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¹²其中雖然出現低強度衝突(Military Operations In Low-Intensity Conflict)¹³的概念，但是無法涵蓋期許多非戰爭的相關任務，特別是在遭遇大規模災害時，軍隊受過訓練的特性以及在通訊與水電斷訊時，軍隊具有的野戰指揮能力以及可以突破地理限制的戰時運輸與投送能力都讓軍隊在進行救災時，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這也是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概念與背景。1995出版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作戰要綱》(Joint Doctrine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¹⁴更是系統的將此概念作出完整的解釋，並在2006年的聯合作戰綱要中將非戰爭軍事行動納入，確定其未來發展。

中共早在2015年由中共國防大學所出版的《戰略學》中便有專章在討論非戰爭軍事行動。¹⁵其中就將共軍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分成：「反恐行動」、「維穩行動」、「搶險救災」、「安保警戒」、「國際維和」、「國際救援」、「保交護航」、「邊境封控」、「海外撤離」9種類

¹² 林穎佑，〈從美國國防文件檢視台灣QDR〉，《國家發展研究》，第11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28-131。

¹³ 關於低強度衝突可參閱：狄恩，《低強度衝突與現代科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

¹⁴ U.S.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Pub. 1-07, Joint Doctrine for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ne 16, 1995, p.1-2.

¹⁵ 尚天亮 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頁267-304。

型，上述的內容也出現在2017、2020年版的《戰略學》中。¹⁶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略學的相關著作中，中共軍事科學院所發行的《戰略學》中也有專章探討非戰爭軍事行動，其中更加重視在出動武裝部隊時的管理問題，無論是共軍或是武警都必須嚴守指揮原則，由黨中央與中央軍委會下達決策。¹⁷

須注意的是在各國不同的憲政體制之下，對於軍隊出動的機制是不同的。如美國國民兵出動是在各州州長的權限，¹⁸但這是在美國憲政聯邦體制下，給予各州極大（相對）的自治權。¹⁹其他國家是否能如美國一樣具有國民兵的組織與訓練規模便是疑問。特別是對中共而言，任何武裝力量都絕對非國家軍隊，是屬於黨的軍隊，在以黨領軍的原則之下，省地方的權限絕對非與美國州政府相比，因此在出動武裝部隊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時，絕對需要經過中央軍委會，自然也會需要軍委主席習近平的同意。但這是否會造成部隊在出動時的「時間差」？便是可能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2018年中共將武警的指揮權全部轉移到中央軍委之下，國務院無調動武警權時，也代表在過去優先

¹⁶ 肖天亮 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頁284-306；肖天亮 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頁289-326。

¹⁷ 軍事科學院略研究部 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166-168。

¹⁸ 基思 波恩、安東尼 貝克著，楊宇杰、龐旭、朱帥飛，《美國非戰爭軍事行動指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5月），頁46。

¹⁹ 江忻杓，〈美國國民兵制度對我國後備訓練的意涵〉，《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情勢特刊：強化後備戰力》，第7期，2020年12月，頁2-4。

出動的救災部隊已無法出動的情況之下，自然必須要對武裝部隊更加法制確定出動的時機與相關的行政程序，來確定中央與地方在武裝部隊出動的關係。

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教訓

在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造成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極大的影響，甚至在2020年年初之時，地方的公衛醫療體系面臨崩潰的危機，而地方的維安力量也因為物資不足而出現失序的現象，導致最後還是需要出動共軍從事物資的護送以及醫療人員的進駐。無論是在火神山、雷神山專屬醫院的醫療人員，或是物資的運補，最後還是需要共軍才有完善的動員能力與緊急醫療人員的抽調。²⁰

雖說如此，但在2022年中國大陸上海與北京陸續出現疫情，此波疫情雖無如同2020年年初的武漢封城，但對於工廠園區的運作限制以及民眾在市區內的管控，對於民眾的心理以及經濟發展有不小的衝擊，甚至在最後依然需要動員共軍進入上海協助，²¹這代表共軍的出動時機會是政府控制疫情上重要的最後防線。下令出動共軍，絕非地方政府或是國務院可以處理的問題，但在與中央軍委會互動

²⁰ 關於共軍出動協助對抗疫情的過程，可參閱：林穎佑，〈解放軍醫療勤體系在面對疫情的角色與制度：軍改前後的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65卷，第3期，2022年10月。

²¹ <解放軍來了！上海疫情嚴峻迎來「守滬者」 中國網友：真是救星？>，《蘋果新聞網》，2022年04月10日，<<https://www.appledaily.com.tw/international/20220410/4RX5GXC7KV B43D6BY7INWN3S3Q/>>

的過程是否會造成出動時機的延誤，在救災或是在防疫的狀況時，是否會因此而延誤時機？而在軍改後的醫療單位整合上，也會因組織變化而會有不同的調整，這些都是在出動共軍協助抗疫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²²因此更需要在法制上，透過立法讓共軍的出動能法制化。畢竟在出動軍隊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並不需要調動作戰部隊的戰鬥裝備。如在作戰時基本的戰甲車與槍械彈藥是必需品，但在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時，可能不需要這些作戰裝備，需要的是基本的人力、醫療團隊與醫療用品、野戰通訊的能力。在載具上，不需要作戰載具，取而代之的是運輸牽引載具或是工兵部隊的重型土木機具，相對於作戰裝備土木機具多半來自於不同部隊，抽調上更具多樣性與複雜性，比起作戰任務更須整合後勤與報修上的協調。²³這都是與從事作戰任務的裝備不同之處。

可發現的是在過往武裝力量管理中，指揮高層最忌諱的就是野戰部隊在沒有得到高層命令之下，自行集結調動部隊，特別是若具備實彈與作戰裝備的出動，都會引來外界相當多的臆測。因此在調動部隊上，各國都會有繁瑣與嚴謹的過程，但這也造成如果再遭遇到突發事件時，可能無法及時回應狀況。過去共軍在應對此類狀況時，有提出「應急處突」（應變緊急狀況、處理突發事務）的相關規

²² Ying Yu Lin, “What the Fight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Tells Us About the Post-Reform PLA” *The Diplomat*, February.15.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what-the-fight-against-the-new-coronavirus-tells-us-about-the-post-reform-pla/>〉

²³ 張帆，〈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工程裝備保障需求及對策分析〉，《中國軍轉民》，2021年6月，頁73-75。

定與互動規範，其中更是對於軍地互動關係有更深一步的討論。但再多的互動默契若是缺少法律的規定，有可能會因為接觸窗口的調整而失效，這類的討論在過去的共軍相關研究中都有提到，²⁴也因此在這些文章中都有論及對於部隊出動非戰爭軍事行動時，應要有適合的法規需求，²⁵甚至也有在戰略學中多次提到要靈活運用法律法規，這些都可視為對之前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法律議題上有改進空間。

軍改後共軍過去許多的規範可能都必須要重新的界定，軍委會組織調整後的法規適用與軍地關係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時的後勤補給問題，²⁶這些都可能是在2022年中共重新推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的主要原因。

肆、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檢討

過去共軍除了對內的救災以及在突發事務（在中國大陸的定位中，突發事務大多指發生群眾事件時，部隊對於地方的維穩）的處理之外，隨著中國大陸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加，無論是在海外從事救災、亞丁灣反海盜以及在海外出現政局不穩時，是否能快速撤僑？這都是在非戰爭軍事

²⁴ 洪衛棟，〈關於國內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法律思考〉，《法制與經濟》，2010年1月，總228期，頁22-23。

²⁵ 尚天亮，《軍事力量的非戰爭運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頁126-128。

²⁶ 梁秀，〈非戰爭軍事行動後勤保障問題探析〉，《科學與技術》，2022年第5期，頁73-75。

行動的範疇之中。如在2011年利比亞撤僑²⁷、2015年葉門撤僑這些都是共軍在過去曾經進行過的任務，²⁸但在2022年俄烏戰爭之際，中國大陸在面對烏克蘭大規模僑民的撤離問題時，卻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出動大批運輸機進行撤僑任務，畢竟在過去的利比亞撤僑時的人數較少，而葉門由於靠近海岸，可以利用船艦進行人員裝載撤離，而在此次烏克蘭的狀況中，共軍在撤僑上的速度是有檢討的空間。最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境外軍事行動的批准上，與兵力的調動上，可能有互動的問題，特別是在部隊的指揮權上，在「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上，在一次任務中調動大批的長程運輸機，是否會讓原本的兵力結構出現變化？或是在指揮上是否會有其他的組織問題出現？這都可能是在2022烏克蘭事件中共軍可能碰到的問題。

特別是在中共的相關研究中，都有提到對於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須更注意國際法、國際公約與國家政策之間的問題，以確保部隊「師出有名」，並且可以利用從事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機會，借助新聞媒體與輿論增強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的透明度展現戰略意圖，消除國際間的「中國威脅論」。²⁹

²⁷ 梅世雄、楊祖榮，〈第一次動用軍事力量撤僑：2011年利比亞大撤僑〉，《新華社》，2017年08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15/c_1121487719.htm〉。

²⁸ 李慶桐，〈接親人回家——臨沂艦執行也門撤僑任務的前前後後〉，《中國國防部》，2022年06月20日，〈http://www.mod.gov.cn/big5/education/2022-06/20/content_4913434.htm〉。

²⁹ 武戰國，盧秉池 主編，〈論我軍海外非戰中軍事行動的戰略指導〉，《戰略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頁242-247。

伍、中共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的定位與應用

有不少分析認為此次制定此法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師法俄國在 2022 年 2 月所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未來有可能將類似的作為套用在台海上，自然引起許多的討論。³⁰但須注意的是，在此次俄軍的特別軍事行動中，普丁所主張的出兵理由是在烏克蘭東部有許多親俄民眾，其不論在語言或是宗教上都與俄羅斯相近，與烏西的烏克蘭民眾有明顯的差距，特別是在極端主義的驅使之下，有部分的烏東武裝部隊開始攻擊烏東親俄民眾，而烏東人民為了區隔與烏西政權，便宣布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獨立」，俄羅斯為了「保護」這兩個獨立國家以及受到烏克蘭極端主義的迫害，必須出動軍事部隊展開此次的特別軍事行動。³¹這與當前兩岸現況並不相符。

一、此綱要的定位

對於現在的中共而言，在對我國的法律戰限制上，已有「反分裂國家法」的存在，同時特別軍事行動與現在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有相當的差異。其最大的目的應該是類似美國過去所發行的美軍《非戰爭軍事行動聯合綱要》

³⁰ 〈中國2動作將有重大影響 矢板明夫：台灣不能掉以輕心〉，《自由電子報》，2022年06月1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60459>〉。

³¹ 吳宗涵，〈普丁為何最終一戰？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交會的憤恨〉，《聯合新聞網》，2022年03月1日，〈<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043/6131375>〉。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Unites To Join Outline)，與軍事作戰行動關連並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近期在各議題上的法制化速度有逐漸加速的情形。雖然目前中國大陸依然是以人治為主的國家，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在間諜防治相關的法規上，以及在2021年所通過的海警法上，雖然都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但這些法治跟外界所想像的衝擊卻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如中共海警部隊雖然在近期有相當大的擴編，並在組織上也做出相當大的調整，³²但海警法並不是一個對國外海事機構進行限制命令的法規，反而較類似針對整合後的海警（中共海警由原本的海警、漁政、海關、海監等多項單位所整合而成）制定行動準則，明確規定中共海警的執法權限以及在各種狀況下可以使用的武力為何，以及在跨越區域行動時，與地方政府的互動權限與合作方式，這都在海警法中有明確的規範。³³因此與其說海警法是一個極具挑釁與威脅的對外法，不如說是為了規範內部新單位的行動準則。類似的狀況也可能出現在此次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中，其賦予了軍改後的中共各武裝力量（除共軍外、武警、民兵都是武裝力量）在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時的出動規定，以及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加以條文化規定制定。雖然致中共在2009年《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規劃》就有針對「反恐、救災、國際維和、維護權益、國

³² Yinh Yu Lin, “Changes of China Coast Guard After Its Incorporation into PAP and Some Observations Thereon”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24 Issue:1. July. 2020, pp. 115-116.

³³ 施彥良，〈中國海警法之立法對週邊海域海上安全之影響〉，《安全治理學刊》，第2期，2021年7月，頁85-86。

際救援、安全警戒」等六大任務，依個別部隊特性對實際運作程序進行條文化的規定。³⁴但在軍改後，過去許多的部隊與機關可能都已遭到整併或裁撤，因此利用此機會推出新政策，並藉此強化中央軍委對部隊的掌控，這都是可能出現的狀況。

二、軍事外交的作用

因此部分媒體所擔憂中共推出此法是想效仿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並不高。此法除了前述為改善中共出動共軍時的流程問題之外，更有可能是為了未來的軍事外交做先行的準備。在軍事外交的領域中，出動武裝部隊赴海外執行任務，無論是亞丁灣反海盜或是在出動軍隊前往他國協助救災，都是近期各國常見的外交手段。這些部隊前往該地執行任務時，也會被視為國家權力的延伸。但在出動的程序上，除了軍委會之外，更需與國務院、外交部甚至商務部進行充分的溝通協調，才能拍板定案。但也可能會因攏長的討論過程而可能會延誤時機，甚至只要最後軍方不配合很可能都會造成計畫的中止。如在 2008 年共軍在執行亞丁灣護航行動時，最初海軍因航行風險與需要調動艦隻會造成任務分配的問題，而百般推託，後來在中央軍委會的下令之下執行任務。³⁵因此在制定本綱要後，給

³⁴ 揭仲，〈揭仲專欄：中共為何頒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風傳媒》，2022年06月2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392749>〉。

³⁵ 謝游麟、何培菘，〈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行動6週年之回顧與啟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1期，2016年2月，頁115-116。

予了中共武裝部隊出動的規定與法源，讓中共可以更為靈巧的運用武裝部隊的力量來遂行國家軍事外交的任務。

三、非戰爭軍事行動與內海化、灰區作戰的差別

雖說如此，但依然有部分分析認為中共這一連串的行動都與對台有關。³⁶特別是在2022年4月開始，無論是台海內海化的討論、共軍軍機對執行「抵近偵查」任務的歐美各型電子偵蒐機所進行的反制行為，都讓這些行動與法規看來更具挑釁意味。但在內海化的議題上，最大的目的應在於對於美國機艦多次執行無害通過與行使自由航行權有關。特別是在烏俄戰爭中，美國與北約國家再次展示了即便沒有實兵進入烏克蘭，但透過在黑海與波蘭飛行的電子偵察機、電戰機與預警機依然可以將電子情報源源不絕的傳送至烏克蘭手中，讓其可以進行精確打擊，這都給共軍帶來一定的啟發。³⁷在未來有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中，勢必要讓這些他國飛行器跟台海「保持距離」。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加拿大與澳洲的偵察機在靠近中國大陸空域時，遭到中共軍機的干擾，以及美軍P-8A在台海飛行時，都出現

³⁶ 林泰和，〈中國大陸 2022 年《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7期，2022年7月，頁14-16。

³⁷ Robert Delaney, "W PLA Leaders Not Likely to Resist Any Move by Xi Jinping to Invade Taiwan, US Analyst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17.2022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92838/pla-leaders-not-likely-resist-any-move-xi-jinping-invade>>; Ying Yu Lin, "What the PLA Is Learning From Russia's Ukraine Invasion," *The Diplomat*, April.20.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what-the-pla-is-learning-from-russias-ukraine-invasion/>>。

與共軍軍機對峙的狀況。這都是在軍事上可以解釋的方向。³⁸

美蘇早在冷戰時期兩方便經常有類似的偵查與攔截之間的互動發生。如美軍的航艦編隊經常會遭遇到蘇聯的熊式轟炸機Tu-95的強行偵查，而美國也會派出戰鬥機進行攔截。³⁹說如此但雙方都有不成文的規定，嚴禁戰機開火，即便可能用雷達進行鎖定，但不會輕易發射飛彈；而蘇聯轟炸機機尾雖然有機炮，但炮管朝上也不會對準美機，而熊式底下的反艦飛彈導引雷達也不會開啟，即便美機有時會利用飛機的靈活度適當地與俄機「溝通」，而俄軍也會利用部署在轟炸機上的探照燈對美軍機駕駛進行反制，但依然避免實際的軍事衝突，這都是雙方的默契。時過境遷，中美兩軍在中國大陸周邊飛行或是海上船艦遭遇時是否有美蘇當時的默契？或是在發生衝突時是否有緊急的對話機制？甚至有行為準則的可能？這些都是近期可能出現在我國周邊的狀況，也代表我國可能需要針對在周邊海空域如果出現海空意外時的應對作為進行兵棋推演，無論是在動用的搜救組織（海軍或是海巡署？）或是通報的標準作業程序都需要事前演練規劃，這都是我國在面對美中對

³⁸ 李忠謙，〈美軍機持續飛抵南海與中國沿岸偵查，王毅抱怨：光是軍機，上半年就來了3千架次！〉，《中國國防部》，2020年10月17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1214>〉。

³⁹ 〈俄軍蘇27攔截美B52轟炸機 美軍稱卻很專業很常見〉，《新浪網》，2017年06月07日，〈<http://mil.news.sina.com.cn/world/2017-06-07/doc-ifyfuzny3882169.shtml>〉；〈俄羅斯之「熊」：老當益壯的圖-95轟炸機〉，《BBC中文網》，2015年10月15日，〈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vert_fut/2015/10/151015_vert_fut_worlds-noisiest-spyplane〉。

變時需先預劃的方向。

上述的行動雖然會是經常出現在台海周遭的現況，但這並不是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範疇，反而較類似所謂的灰色區域作戰。從定義上來看，灰色區域作戰是一國對另一國進行具有「敵意的行動」，其中不一定包括傳統的軍事行動，也包含資訊作戰、不實訊息的運用以及海上民兵對他國船艦或是外離島的集結包圍、飛行部隊在特定空域的飛行與偵查，這都在灰色區域作戰的領域之中。⁴⁰相比之下，非戰爭軍事行動並沒有特別的針對對象，與海軍外交中的砲艦外交不同，雖然非戰爭軍事行動中部隊的表現也會是外界對該國軍事實力的觀察指標，但這些行動並沒有特別的針對性，也與過去美軍在90年代中所提到的低強度衝突也有所差異。非戰爭軍事行動會特別著重在人道救援以及非軍事衝突的狀況下以救災或是反海盜為目標，自然與灰區作戰的意義不同。

陸、結語：劍指臺灣？

綜觀上述，中共在2022年6月提出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其最大的意義應該還是在為未來武裝部隊調動時賦予法律依據，特別是在日益增加的「應急處突」任務中，相對於其他政府單位，習近平可能還是會選擇調動共軍來應對這些狀況。這些是否會與即將到來的二十大有關？雖無

⁴⁰ 關於灰色地帶戰略可參考：國防安全研究院，《灰色地帶衝突特輯》（台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0年6月）。
<<https://indsr.org.tw/Download/%E5%9C%8B%E9%98%B2%E6%83%85%E5%8B%A2%E7%89%B9%E5%88%8A-2.pdf>>

直接的證據證明，但從政治上來看，二十大前最重要的不是政治局常委，而是在8月的軍委會名單。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黨指揮槍」，但是更重要的是「槍桿子出政權」。過去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的交接，就因為江澤民能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並藉此培養大批少壯派將領，做為日後持續掌權的工具。習近平在二十大的連任過程中，目前並無強勢的競爭者，但在對中國大陸政治的掌握上，依然需先掌握武裝力量，這也是鐵打不動的硬道理。而在此時推出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除了讓中央出動武裝部隊更加法制化外，能夠藉此更加掌握部隊的調動。特別是與其他國家相比，共軍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有包含「維穩」的任務。這也代表如果出現群眾事件或是有任何不利於中央命令的事件時，北京市可以下令部隊進駐處理。這也代表此時推行的政策應不會是針對我國，而是在中共內部的調動並賦予法律條文加以制定行動準則。這也代表在解讀中國大陸政策時，可能要更能深入了解政策推出時機以及背後的意涵，而非單純的將此概念與針對我國進行連結，或是將中共政策全然解讀為具有挑釁敵意的行動，這都可能會在無意之間加深了彼此的敵意，無法持平解讀。畢竟「料敵從實」是知己知彼的前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紅偉，2010。《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田越英，2013。《圖解當代中國國防》。香港：中華書局。
- 狄恩，1996。《低強度衝突與現代科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肖天亮 主編，2015。《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肖天亮 主編，2018。《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肖天亮 主編，2020。《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肖天亮，2009。《軍事力量的非戰爭運用》。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武戰國，盧秉池 主編，2014。〈論我軍海外非戰中軍事行動的戰略指導〉，《戰略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軍事科學院略研究部 編，2013。《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國防安全研究院，2020。《灰色地帶衝突特輯》。台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 基思 波恩、安東尼 貝克著，楊宇杰、龐旭、朱帥飛，2011。《美國非戰爭軍事行動指南》。北京：解放軍

出版社。

郭繼衛，2010。《制生權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

中文期刊

江忻杓，2020。〈美國國民兵制度對我國後備訓練的意涵〉，《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情勢特刊:強化後備戰力》，第7期，頁2-4。

李承禹，2010。〈中共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具體概念與能力剖析〉，《復興崗學報》，第100期，頁165-166。

林泰和，2022。〈中國大陸 2022 年《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之研析〉，《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7期，頁14-16。

林穎佑，2012。〈從美國國防文件檢視台灣QDR〉，《國家發展研究》，第11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28-131。

林穎佑，2022。〈解放軍醫療衛勤體系在面對疫情的角色與制度：軍改前後的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65卷，第3期，頁82。

施彥良，2021。〈中國海警法之立法對週邊海域海上安全之影響〉，《安全治理學刊》，第2期，頁85-86。

洪衛棟，2010。〈關於國內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法律思考〉，《法制與經濟》，總228期，頁22-23。

張帆，2021。〈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工程裝備保障需求及對策分析〉，《中國軍轉民》，頁73-75。

梁秀，2022。〈非戰爭軍事行動後勤保障問題探析〉，《科學與技術》，頁73-75。

蔡裕明，2020。〈共軍參與四川地震救災狀況與檢討〉，《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4期，頁78。

謝奕旭，2014。〈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重新審視與分析〉，《國防雜誌》，第29卷第6期，頁12-13。

謝游麟、何培崧，2016。〈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行動6週年之回顧與啟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1期，頁115-116。

網路資料

中國國防部，2020/07/02。〈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預備役部隊領導體制調整答記者問〉，《中國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big5/info/2020-07/01/content_4867464.htm。

中國國務院，1990/08/24。〈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加強軍民團結正確處理軍民關係問題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網》，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0-12/17/content_7134.htm>。

中國國務院，2005/06/07。〈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第436號 現公佈軍隊參加搶險救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網》，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6/24/content_9347.htm>。

自由電子報，2022/06/15。〈中國2動作將有重大影響 矢板明夫：台灣不能掉以輕心〉，《自由電子報》，
<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60459> >。

吳宗涵，2022/03/01。〈普丁為何最終一戰？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交會的憤恨〉，《聯合新聞網》，
<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043/6131375> >。

〉。

李忠謙，2020/10/17。〈美軍機持續飛抵南海與中國沿岸偵查，王毅抱怨：光是軍機，上半年就來了3千架次！〉，《中國國防部》，〈<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1214>〉。

李慶桐，2022/06/20。〈接親人回家——臨沂艦執行也門撤僑任務的前前後後〉，《中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education/2022-06/20/content_4913434.htm〉。

梅世雄、楊祖榮，2017/08/15。〈第一次動用軍事力量撤僑：2011年利比亞大撤僑〉，《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15/c_1121487719.htm〉。

揭仲，2022/06/24。〈揭仲專欄：中共為何頒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392749>〉。

蘋果新聞網，2022/04/10。〈解放軍來了！上海疫情嚴峻迎來「守滬者」中國網友：真是救星？〉，《蘋果新聞網》，〈<https://www.appledaily.com.tw/international/20220410/4RX5GXC7KVB43D6BY7INWN3S3Q/>〉

外文部分

專書

U.S. Joint Chief of Staff, Joint Pub. 1-07, 1995. *Joint Doctrine for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期刊論文

YING YU LIN ,2020/07.“Changes of China Coast Guard After Its Incorporation into PAP and Some Observations Thereon”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24 Issue:1.

網路資料

Ying Yu Lin, 2020/02/15.“What the Fight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Tells Us About the Post-Reform PLA” The Diplomat <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what-the-fight-against-the-new-coronavirus-tells-us-about-the-post-reform-pla/>>

Robert Delaney, 2022/09/17.“W PLA leaders not likely to resist any move by Xi Jinping to invade Taiwan, US analyst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92838/pla-leaders-not-likely-resist-any-move-xi-jinping-invade>>

Ying Yu Lin,2022/04/20. “What the PLA Is Learning From Russia’s Ukraine Invasion” The Diplomat , <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4/what-the-pla-is-learning-from-russias-ukraine-invasion/>>

The Analysis on CCP Promoting “Action Guideline on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Ying-Yu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sung-Han Chou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no strange for CCP in deploying its troops into non-military operation, and starting from Yangtze River rescuing mission in 1998, the fighting against SARS in 2003, Sichuan Earthquake relief mission and the escort mission in Gulf of Aden in 2008, and the citizen evacuation in 2015, and up to the latest actions against Covid-19 in 2022, China forces all take part in it. This means that, when facing natural disasters, the government still relies heavily on the military as stabilizing force, and this will also refer to “handling contingency mission” as CCP discusses the missions of its military force. Looking directly from its literal meaning, it is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to handle contingencies which not only cover potential natural or man-made disasters, but also the mass protests, local demonstrations. Such stabilizing missions are

also considered as part of handling contingencies. Though CCP involves in these missions mentioned here, and even has formed impliedly tacit with local administrations, yet after the military reformation, many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greatly changed, contact windows with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collaborating mechanism may all have to be reorganized. In addition, when CCP applied its military forces to help fighting Covid-19 in 2020, there were many ill-communicating and interacting problems emerged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during this Ukraine-Russian War, would it be too slow in progress of citizen extracting mission? While dealing with crisis, the order of deploying troops still needs to be permitted by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yet, would this process delay critical rescue timing? These factors ar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CCP's announcement of this action guideline.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CCP's PLA structure after the military reformation, and takes non-military operation after reformation as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reasons behind CCP's "Action Guideline of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and its future possible directions. Through this, we hope to further comprehend PLA and its influence on Taiwan, and also, to enhance Taiwan's safety.

Keywords: PLA Studies MOOTW, Military-Local Administration Relations, and Military-Civil Relations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 《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 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倪世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級研究人員）

摘要

在美中關係與海峽兩岸關係趨向衝突升級之際，中共需要建構中國民眾適應於衝突環境下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即「衝突精神」（ethos of conflict），其目的是使中國民眾能夠明確地界定誰是敵人、敵人的性質、敵人的目標、中共的目標，鼓動民眾的愛國主義熱情，增加對我群體（in-group）的身份認同感。本研究以《新華網》報導「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新聞為例，發現在這些報導中已經具備以上的元素，但缺乏爭取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支持的話語、自己是受害者的社會信念以及積極的和平信念。這或許是未來衝突進一步升級，從當前的「危機」升高為「戰爭」所預留的信號釋放空間，往後必須持續監控中共衝突精神論述的發展。

關鍵詞：美中台關係、兩岸關係、衝突精神、解放軍戰區、文本探勘

壹、前言

十年任期過後，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證明自己是一位野心勃勃、信奉史達林主義與毛澤東主義，且具有冷戰心態，¹亟欲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將戰勝民主資本主義的獨裁統治者。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維度出發，習近平任內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寄望通過像是「中國製造2025」等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及削減大型私營企業主在經濟中的職能，將主導經濟的權力集中在大型央企手中，以「新發展理念」帶動經濟發展。即便外界在「美中貿易戰」以及中共二十大後看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但無庸置疑的是中國在2017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PPP)已經超越了美國，名義國內生產毛額

¹ 習近平在2018年後時常不指名批判美國抱持「冷戰心態」。回顧美蘇冷戰，「冷戰心態」意指地緣政治的集團性對抗與意識形態對抗，美國拜登(Joseph R. Biden)政府採用圍堵與遏制的方式應對中國的挑戰，並將美中競爭比為「價值觀之戰」、「民主與專制之爭」，這確實是「冷戰思維」。但習近平自己同樣具有濃厚的冷戰思維。中共的喉舌。《求是》雜誌於2019年03月初刊載習近平於2013年01月0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上的講話，他表示：「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參見習近平，〈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03月0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3/31/c_1124302776.htm>。

(Nominal GDP)在2021年佔美國的77.1%，²從國際關係理論「權力移轉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的視角出發，³這意味著中國同美國經濟實力的差距不斷縮小，美國著手制衡中國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不僅如此，中國在這十餘年間以「下餃子」的速度造艦，在2012年，中國還落後美國13艘軍用艦艇，到2015年超越美國，到2021年已經超越美國達到52艘。⁴更不消說，中國擁有龐大的私人貨櫃船隊，如同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指出「全球航行的船隻中有三分之一為中國籍，而這些船隻都是潛在的戰船。」⁵

習近平自2013年11月公開宣稱進行「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的工程，翌年02月中央軍委成立「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身兼小組長。軍改中最大的調度包括：1.落實「黨指揮槍」，破除「大陸軍主義」建軍思維，裁軍30萬人；2.將原先的中央軍委領導下的解放軍四大總部（總後勤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裝備部）體制改為中央軍委16部門；3.將過去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習近平此舉目的與他在18大後「小組治國」的風格如出一轍，將權力集中在中央軍委會，尤其是習近平的手中。在這當中，從七大軍區改組為五大戰區的目的在於

² 相關資料請參見世界銀行資料庫（<https://data.worldbank.org/>）。

³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⁴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08,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153/261>>.

⁵ 曾婷瑄，〈比利時專家揭中國大舉民船軍用 籲歐洲為北京侵台做準備〉，《中央社》，2022年10月10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10100254.aspx>>。

建立現代化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破除過去軍區僅能調動區內陸軍，調動海空軍難處多多的困境，從改革中具體落實陸、海、空、火箭與戰略支援部隊「五大軍種」聯合作戰的目的。⁶

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一、相較於過去的大軍區制，新成立的戰區亟需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新的戰區所欲在中國民眾心中構建的意象（image）為何？二、在中國與美國、台灣衝突升級的情況下，中共是否通過戰區意象的敘事中同時釋放出強調敵我界限的「衝突精神」？本研究結合資料驅動(data-driven)和實證研究的方式，以《新華網》在2020年07月～2022年09月對「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共644篇報導為研究對象，發現兩戰區呈現的自我意象包括 1.面對「台海周邊事務」的前鋒； 2.時刻進行「戰備演訓」的部隊； 3.戰區對社會的支援與奉獻； 4.解放軍擁有的「愛國主義」傳統； 5.擁護習近平這五大維度；當中「東部戰區」的報導偏重「台海周邊事務」，「南部戰區」則側重「戰備演訓」。在「衝突精神」中，報導明確指出美國與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當局是中共的主要敵人，此外，對敵人的目標，對敵人的評價、中方的目標，以及推崇戰爭/軍人英雄這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著墨。

本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除前言外，第二部分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討論在「衝突升級」期間握有權力者對民眾進行的「衝突精神」的心理建構；第三部分提出

⁶ 洪子傑，〈近期解放軍推動政策制度改革初探〉，《國防安全雙週報》，2019年05月03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699&pid=2476>>。

研究設計、陳述研究方法與研究初步發現；第四部分為討論，第五部分為結論。

貳、衝突動員期的心理狀態建構

一、地緣政治衝突機率大增的中國後和平發展時代

近年來討論中共是否具有「大戰略」(grand strategy)或是中共大戰略的具體內涵為何成為近年來各國學界爭論的焦點。即便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但主要的看法不外乎，中共自建政以來不斷孜孜汲汲的目標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目標沒有變，但是，達成該目標的手段卻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⁷毛澤東時代著重的是「戰爭與革命」，完全否定二

⁷ Lukas K. Danner, *China's Grand Strategy: Contradictory Foreign Polic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Elizabeth C. Economy,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2); Kevin Rudd, *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22); Andrew Scobell, Edmund J. Burke, Cortez A. Cooper III, Sale Lilly, Chad J. R. Ohlandt, Eric Warner, and J.D. Williams.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20); Barry Buzan,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 '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Winter 2014, pp. 381–420; Avery Goldste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1, Summer 2020, pp. 164–201.

戰後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社會及其規範，通過與第三世界國家革命力量合作推翻帝國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鄧小平時代的特徵是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路子，著重發展中國國內生產力，融入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加入「國際大循環」，在國際與外交事務上堅守「韜光養晦、絕不出頭」。其主要目的在使中國先富起來，擁有物質力量後再徐圖後進。在江澤民執政期間繼續維持這套方略，即便在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以美軍為首的北約轟炸後依舊把持住了「和平發展」的原目標不變。這一切到胡錦濤時代發生了重大的轉折，2007-9年起緣於美國的資本主義危機讓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看到了「國際力量對比消長」的信號，將「韜光養晦」後加入了「積極有所作為」，表示中國要開始擺脫「絕不出頭」的禁錮，積極開展周邊外交，而到習近平時代，更從「積極有所作為」過渡到更具有自信，或更強硬的「奮發有為」，⁸不僅持續耕耘周邊外交，同時期待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建立「負責任大國」身份，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其目的在於替代美國主導的基於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簡單地說，即使習近平仍聲稱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但其所發生的偏移也早已為世人所察覺。誠如寇健文指出「習近平對兩岸和平發展興趣降低」、「當和平發展的情況下無法扭轉情勢，中共可以做的就是用威嚇、強制手段改變情勢。」⁹當「熱和平」越來越熱，台海戰

⁸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7.

⁹ 簡毅慧、林琪、陳盈諭，〈「和平發展」越來越少、「粉碎台獨」

爭也就不是這麼遙不可及了。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區辨「衝突」(conflict)、「緊張」(tension)、「危機」(crisis)與「戰爭」(war)四個名詞的意涵。¹⁰「衝突」並不限於軍事衝突，舉凡在經濟利益與觀念思想等領域都會出現衝突。衝突所指的是一種競爭的現象，涉及兩個或多個目標對立的當事方，為了競逐相同的目標或標的物而發生敵對的行動。當衝突的焦點涉及領土、主權、勢力範圍與全球領導權(hegemony)等等具有不可分割性的標的物時，一方的要求得到滿足，另一方的要求必將無法實現，即意味著零和賽局。因此，衝突涉及行為主體、目標以及手段三者之間的關係。戰爭，表現為雙方或多方之間的武裝衝突，具有最高的暴力程度，是國際衝突的最高階段；次一階為「危機」，指雙方或多方處於軍事上的對峙狀態，顯示行為各方具有不惜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決心與意願。軍事演習、導彈於特定區位的部署與所指向的方位都可能發生危機，1995-6與2022年中共人民解放軍在台海、西太平洋周遭的軍演、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的開始與終結均以撤銷導彈部署告終。「緊張」是國際衝突中最為初始的階段，在這階段並不以使用暴力為主要特徵。緊張指行動者所抱持的態度和傾向，像是不信任、懷疑，恐懼以及公開或不公開的敵意。¹¹緊張並不超過態

越來越多 習近平165篇講稿全解析》，《中央社》，2021年07月01日，<<https://www.cna.com.tw/project/20210703-xi-speech/>>。

¹⁰ Mohammad Salim Al-Rawashdeh and Sahar A. Al-Majali..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y, 2017,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vention*, Vol. 4, No. 5, p. 3489.

¹¹ Mohammad Reza Hafeznia, Rebaz Ghorbaninejad, Zahra Ahmadipour,

度和觀念的水平，但是如果當事方開始著手實現具有零和性質的目標，就會往危機或戰爭的方向邁進。從質性的維度觀察，衝突升級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發展中的社會體系，最主要特徵是行使暴力的正當化；¹²從計量的維度出發，衝突升級可理解為敵對程度的升高，這可從敵對行為範圍的擴大化與使用手段的暴力化程度進行測量。

以當前台海局勢為例，自美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2022年08月初訪台後，北京隨即對台灣周邊發動大規模導彈試射軍演（即「第四次台海危機」），北京與華府、東京和台北等四個相關方已經進入了危機階段。越南也未置身事外，公開表示對台海和平穩定保持密切關注。¹³同時，朝鮮在2022年08月後不斷發動長程導彈試射，使韓國與日本陷入核打擊的陰霾。短時間東北亞似乎並未朝降低危機的方向發展，國際社會更認定中共在二十大之後犯台機率大增，¹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and Abdolali Ghavam, “Tension and Conflict Theories Between Countries: Review, Critique and Presen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Winter, 2014, *Geopolitics Quarterly*, Vol. 9, No. 4, pp.3-4.

¹² Richard Bösch, “Conflict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02,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82>>.

¹³ 陳家倫，〈共軍犯台如何因應 越南：台海和平對世界很重要〉，《中央社》，2022年10月0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10060360.aspx>>。

¹⁴ 根據《華盛頓郵報》對中共二十大後產生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分析，習近平所挑選的2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當中有15人與台灣有過某種關係。而在中央軍委會的兩個副主席則認為與未來武力攻台有關。這包括未依循「七上八下」潛規則、以72歲就任的張又俠，以及於2022年元月卸任東部戰區司令員，傳聞於09月調入中共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任職的何衛東。參見Christian Shepherd and Pei-lin Wu. “Taiwan, Missiles and Spying Set to be China’s

Blinken)在10月下旬一週內發出兩次警告，北京下決心大大加快統一進程。¹⁵東北亞的自由民主陣營對咄咄逼人的習近平政權展現出深深的不安。韓國與日本的民調顯示，約73%的韓、日受訪民眾認為中共準備武力犯台，對兩岸開戰的預期甚至還遠高於台灣民眾。¹⁶

二、衝突動員期建構衝突精神

政治心理學者認為當社會在經歷長時間、持久的且難以化解的衝突(intractable conflict)時，社會需要一種特殊的世界觀，使之滿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求。帕托(Daniel Bar-Tal)等學者稱之為「衝突精神」(ethos of conflict)。¹⁷「衝突

Priorities Under New Xi Term,"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10/28/china-politburo-xi-jinping-policy/>>.

¹⁵ 徐薇婷，〈再提中共欲加速統一 布林肯：可能用脅迫甚至武力【影】〉，《中央社》，2022年10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10210006.aspx>>。

¹⁶ 韓、日民調係由韓國的《韓國日報》(Hankook Ilbo)與日本《讀賣新聞》(Yomiuri Shinbun)於2022年05月中下旬進行的調查。相對於日韓，台灣民眾則呈現出相對「樂觀」的估計。台灣民意基金會於2002年04月中旬以及08月上旬進行的民調顯示，36.3%與39%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共隨時可能攻台。參見林翠儀，〈近期解放軍推動政策制度改革初探〉，《自由時報》，2022年06月10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522203>>；台灣民意基金會網站(<<https://www.tpof.org>>)。

¹⁷ Daniel Bar-Tal and Eran Halperin. "The Psychology of Intractable Conflicts: Eruption, Escalation, and Peacemaking,"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34-940; Daniel Bar-Tal, Karen Sharvit, Eran Halperin, and Anat Zafran. "Ethos of Conflict: The Concept and Its Measurement,"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18, No. 1, February 2012, pp. 40-61.

精神」構成認識世界的稜鏡，從中折射出哪些議題是重要的，要如何「正確地」評價經驗、事件以及以何種標準過濾新的信息，形成一套在衝突社會中的社會—政治—經濟事務的使用說明書，主導衝突社會下社會發展的方向。

衝突精神主要由下八個主題構成：¹⁸

1.關於我群體目標公正性的信念。明確指出衝突的對象及所欲達成的目的，並提出理由和依據；

2.否定了對手群體的目標，並使其失去正當性；

3.關於安全的社會信念。指的是對威脅和危險的評價，最重要的功能是滿足人類對安全感的基本需求，在動員起社會成員對威脅和危險的認知方面也起著重要作用；

4.積極的集體自我意象。將積極的、正面的價值、規範和行為模式歸於我群體。這些規範依據社會屬性以及文化發展的歷史而成具有當地特色的內容，因而具有濃厚的國族中心主義傾向。但亦存在一些跨文化的共通性，像是在集體記憶強調英雄主義、戰爭英雄以及重要戰役；

5.自己是受害者的社會信念。將我群體呈現為對手邪惡的行為和暴行下的受害者。它們提供了尋求正義和反對對手等一切與動員有關的道德激勵，尋求國際社會的政治、物質與道德上的支持；

6.愛國主義。通過宣傳愛、忠誠、關懷和犧牲，使民眾產生對國家和社會的依附性(attachment)。愛國主義信念增強了社會凝聚力和奉獻精神，在動員社會成員積極參與衝突、忍受艱難困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¹⁸ 同上註。

7.團結的社會信念。該信念強調在面對外部威脅時保持團結的重要性，使社會形成共識與歸屬感，能夠將其力量與精神用於對付敵人；

8.和平信念。將「和平」作為我群體的最終願望、目標與價值進行宣傳，並賦予我群體社會成員熱愛和平的意象。這種信念能夠激發內部成員希望和樂觀主義，對內部與外部同時構建積極的自我意象。

由於衝突必然消耗大量的國家與社會資源，執政當局必須說服國內民眾並證明該項衝突行為是正當的(legitimate)，衝突的目標至關重要並具有某種神聖性。最後的目的是使國內民眾在道德層次上支持衝突行為。中共/國各機關發言人只要談到涉台議題必然提及「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段話就充分反映出台灣對中國未能「完全統一」具有的巨大意義。而這一切都需要依靠大眾傳媒對國內民眾供應相關訊息上，如果在訊息流通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將更有助於官方訊息傳播的有效性。在衝突升級的進程中，執政當局需要更為細緻地建構國內民眾的心理狀態。衝突精神是社會構建的產物，當中無可避免地乘載著權力關係。在衝突社會中，散佈訊息的新聞媒體通過具有濃厚族裔-國族中心(ethno-national-centric)取向，在報導與評論中進行我群與他群的劃分以及愛國行為的社會動員。¹⁹在習近平過去統治的十年，隨著各種敏感詞的設置、網管的加強、取締網絡大V、大抓補人權律師、極度限制非政府組織的設置與活動範圍以及強

¹⁹ Herbert J. Gans,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 January 1979, pp. 1-20.

調「黨媒姓黨」的政治緊縮政策下，中國的媒體所能夠提供的訊息也越來越一元化，更能夠直接反映領導人的意志與信念，並據此信念形塑訊息環境。

吾人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習近平早已進入備戰狀態。在政治信號上，習近平上一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詞彙已經是2017年0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川普(Donald Trump)於兩天後就任美國總統，自此之後到本論文寫作期間習近平再也沒提過這個詞彙，或許顯示在其認知中，「修昔底德陷阱」已經不可避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在公開場合中提到該詞彙的場合共計4次，其中2015年就佔了3次，而恰恰是在2015年03月開始，中共空軍展開首次長航訓練，到2018年後常態性地突破宮古海峽與巴士海峽抵達西太平洋，突破第一島鏈的時間。解放軍空軍於2020年後開始密集地侵擾台灣西南航空識別區(ADIZ)直到現在，在2022年08月上旬的環台軍演中，中方直接宣布「海峽中線」不存在的言論。²⁰這一切都指向「衝突升級」。從「美中緊張」、「台海危機」，升級到戰爭狀態或許只是一步之遙。職是之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共有足夠的理由，在中國境內構建富含「衝突精神」的信息環境，向中國民眾傳送與「衝突精神」有關的信息。有鑒於中共在1989年後再次將

²⁰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於08月09日接受央視和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採訪時表示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麼『海峽中線』」。參見王鳳，〈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就佩洛西竄訪台灣答記者問〉，《新華網》，2022年08月10日，〈http://www.news.cn/tw/2022-08/10/c_1128902765.htm〉。

美國設定為國家安全穩定的重大威脅，²¹加上歷史記憶中自明、清以來中國的威脅大多來自東方的海域，行至二十一世紀，無論是釣魚台列嶼、台灣海峽以及南海成為一大片圍繞在中國東南沿海充滿爭端的水域，是中國能否取得東亞區域領導權的關鍵地帶。本研究假定，吾人能夠通過檢閱業務執掌範圍相對應這塊水域的「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獲得中共釋放的「衝突精神」內容。

參、研究設計與發現

一、資料說明

本研究以《新華網》中對於「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研究對象。新華社直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屬於正部級單位，其所公佈的新聞不僅是其他中文與外文媒體主要的新聞來源，同時也擔負起過濾外國新聞的角色。新華社旗下的網路媒體《新華網》是蒐集並過濾中國境內其他新聞來源（各省市黨部主辦媒體、各單位微信公眾號等等）的重要平台，其所公佈的新聞具有高度的權威性，是「黨的喉舌」。

受限於網路「爬蟲」(scraping)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在《新華網》通過「檢索」功能搜索兩戰區報導，能夠蒐集到最「久遠」的資料時間為2020年07月，資料搜集截止時間為2022年09月30日。經過刪除重複發文後共取得644篇報

²¹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51.

導，當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分別為429與215篇，「東部戰區」的報導多於「南部戰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主題建模」(topic modeling)的方式試圖理解這644報導的主題分佈。「主題建模」是一種非監督式的文字探勘方法(unsupervised text mining)，在中文世界中，我們主要是以詞彙而非單字作為測量的字元，文本內的詞彙組成了一個向量空間，在該空間中詞彙距離接近，且共同出現次數較多的詞彙應存在特定的意涵，這也構成了「主題」(topic)。比如說，在一篇文件中，與英國前首相「柴契爾」(Margret Thatcher)距離相近切頻繁出現的詞彙可能會是「前首相」、「保守黨」、「鐵娘子」、「福克蘭群島」、「自由化」，而與「川普」(Donald Trump)相聯繫的詞彙則有可能是「前總統」、「狂人」、「民粹主義」、「推特」、「貿易戰」。在中文世界中，主題建模能否精確地測量語料庫(corpus, 指大量文本的集合)的意義結構，關鍵在詞典的精準度。詞彙是中文文本探勘的基本單位，利用與語料庫性質越接近的詞典越能夠表現語料庫本身的意義構成。²²本研究採用作者編纂的詞典，應用R語言中的「結巴」(jieba)系統進行分詞，並以結構式主題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 STM)進行主題建模的工作。「主題建模」將單一文本視為K個主題的集合，探索這K個

²² 比如說，以軍事議題為主的語料庫必須包括大量的軍事用詞，以其他類型的辭典來解析語料庫必然造成可觀的偏差。也因此，文本探勘的研究常被批評具有相當大程度的任意性(arbitrary)。

主題在單份文件中的分布（配）狀態，並以數值化的方式表現。²³定A文本中有三個主題B、C、D，這三個主題的預期佔比(expected topic proportions, ETP)相加為100%，研究者通過數值化的方式，分辨與分析語料庫的主題分布狀態。STM計算出的主題關鍵詞組是研究人員判斷該主題具體內容最重要的依據。職是之故，數位化的文本探勘是一項結合質性與計量化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最重要仍是研究人員的專門知識(domain knowledge)，這是理解演算法所產生的詞彙組合最核心的要素，缺乏這一點將無法有效率地判讀演算法產生的主題，遑論之後知識生產的工作。

三、《新華網》語料庫的主題建模

經過演算法多次試合以及人工判斷主題數目後，本研究將主題數設定在16個(K=16)，比較能夠完整地代表這644篇報導所涵蓋的內容維度（圖1）。經過人工判讀後命名各個主題（圖2），研究者將這16個主題分成五個群組，茲簡述如下：²⁴

²³ Margaret E. Roberts,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Christopher Lucas, Jetson Leder-Luis, Shana Kushner Gadarian, Bethany Albertson, and David G. Rand. "Structural Topic Model for Open-Ended Survey Respon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March 2014, pp. 1064-1082; Margaret E. Roberts,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and Edoardo M. Airolidi. "The Structural Topic Model and Applied Social Science," Weatherhead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ecember 10, 2013, <<https://wcfia.harvard.edu/files/wcfia/files/stmnips2013.pdf>>.

²⁴ 這五個群組是由研究者判讀後依據主題分類，並非產生自演算法。此外，主題命名的依據的是關鍵詞與文本脈絡之間關係的對應，而

第一個群組為「台海與周邊事態」，與台灣海峽周邊事務有關的主題都彙整在這個群組當中，本群組也是本研究分析的主要對象。本群組包括「Topic01 不容外來勢力干涉中國主權」、「Topic03 PLA軍機犯台ADIZ」、「Topic05 中美軍事交鋒」與「Topic09 對台灣的戰備演訓」等四項主題。在本群組中，「東部戰區」所佔的比例(42.411%)遠高於「南部戰區」(14.270%)，「南部戰區」僅在Topic05高於「東部戰區」。在研究方法上顯示由演算法主導的「主題建模」確實具有相當不錯的主題辨別度，像是在Topic03 與Topic09這兩項完全與台灣相關的主題中，演算法估計這個主題在「南部戰區」所佔比例極低。在Topic01 與Topic05這兩個具有議題主旨一致性而非戰區特性主導的主題中，顯示出兩個戰區都有所佔比，像是在「Topic01 不容外來勢力干涉中國主權」方面，在「南部戰區」的報導強調美軍艦與美戰機在西沙、南沙以及南海海域「非法」航行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東部戰區」的報導強調美國勢力對台海事務的介入，以及台灣的「民進黨當局」與美國之間的「台美勾連」，呼籲美方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Topic05 中美軍事交鋒」的關鍵詞包括了「美國海軍」的「里根號航母打擊群」、「第七艦隊」，「日本海上自衛隊」，以及中國的「遼寧艦」、「航母」、「南昌艦」，與空軍相關的僅「發動機」與「偵察機」，遠較海軍部分為少。這顯示在海軍在

群組命名依據的是主題之間意義的接近性，這兩個步驟皆來自於研究者的判斷。本文附錄詳列基於演算法STM計算出各個主題的關鍵詞，排列在越前面的關鍵詞表示該詞彙在該主題的重要性越高。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中美交鋒」所佔的比重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上自衛隊」在美中交鋒中佔據一個重要的角色。

「Topic03 PLA軍機犯台ADIZ」是在「東部戰區」的報導中每篇預期比率最高的主題，將近16%，顯示《新華網》很有可能認為在近兩年來，該主題在「東部戰區」相關宣傳中的重要性是最高的。這項主題較為特別之處在於時間集中在2021年03月-07月間，這是拜登(Joseph R. Biden)甫上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的時段，在這段時間中拜登政府透露的重要信號是他不僅未打算更動川普時代對中強硬的政策，而是計畫重建川普時代所破壞的盟友關係，聯手段抗中國。通過反美、反台灣「民進黨當局」與「反台獨」的論述建立中共的內部正當性。另一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新華網》從不主動報導「東部戰區」出動了何種機型、多少架次、在何時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而是採取「引述」台灣媒體就中華民國台灣國防部公佈的「即時軍事動態」的報導進行論述鋪陳，相當有可能是在測試台灣預警雷達能力，因此不主動公布以上訊息。最後，在台灣媒體從未中斷報導每日中共軍機犯台ADIZ的前提下，依據現階段資料本研究無法解釋的是，為何到2021年07月後，Topic05幾乎銷聲匿跡，不再提及。

在「東部戰區」的報導中「Topic03 PLA軍機犯台ADIZ」的每篇預期比率（ETP）高達16%，是《新華網》在「東部戰區」報導中比率最高的主題。「Topic09對台戰備演訓」的內容幾乎等同於裴洛西訪台後的「第四次台海危機」，該主題所佔的比率與「Topic04 實戰化訓練」以及「Topic15 汛期救災」相當，預期主題所佔比率（ETP）都佔了10%上下。從時序圖中可以發現，Topic09

在2022年08月的ETP高達70%。對「東部戰區」而言，裴洛西訪台後的軍演幾乎可說是自2016年後改組為五大戰區後，仿效美軍多軍種聯合立體作戰體系的「成果展示」。

第二個群組為「戰備演訓」，主要內容包括解放軍的實戰化訓練以及打造「深藍海軍」(blue water navy)。本群組包括「Topic04 實戰化訓練」、「Topic06 深藍海軍：海外援助」以及「Topic16 深藍海軍：遠洋演訓」等三項主題。在本群組中，「南部軍區」所佔的比重(39.536%)遠高於「東部戰區」(15.400%)，並且在每一項主題都高於「東部戰區」。這可能表示由美國主導的南海「自由航行」政策對中共施加更大的戰備壓力，因而在與「南部戰區」相關的報導中更側重實戰化的戰備演訓。²⁵

「深藍海軍」是中國發展海權重要的手段，當前的解放軍任務不僅止於維護海外利益，更重視遠征能力。解放軍海軍的發展早已經超過攻擊台灣所需，而將重心放在因應台灣以外的任務，這包括南海、印度洋以及在西太平洋突破第二島鏈。在《新華網》的報導中並不隱藏了中共建設深藍海軍的野心，除了大幅報導中國與巴基斯坦的「海

²⁵ Topic04 的代表性報導（ETP 最高的前三位）請參閱以下：解放軍報，〈解放軍南部戰區某部借船演練：一聲巨響摧毀遠處海上目標〉，《新華網》，2021年02月03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2/03/c_1211009805.htm>；新華社記者，〈練兵備戰再出發——2021年全軍部隊新年開訓大掃描〉，《新華網》，2022年01月0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06/c_1126953301.htm>；傅金泉、孫粲容、高宏偉，〈海空「獵鯊」：南部戰區海軍某部組織反潛巡邏機實投深彈訓練〉，《新華網》，2020年12月20日，<http://m.xinhuanet.com/mil/2020-12/20/c_1210938477.htm>。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洋衛士」軍演，更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導解放軍海軍各式軍艦，像是南部戰區海軍跨越赤道，赴蘇拉威西海(Sulawesi Sea)，在西太平洋等海域開展實戰化課題演練，錘鍊部隊實戰化能力。在主題「深藍海軍」相關報導中，「東部戰區」(4.882%)遠少於「南部戰區」(12.158%)，這或許顯示兩戰區與「遠征」任務的關聯性。「東部戰區」主要的任務仍是台灣，充其量突破宮古海峽，但南部戰區經南海往西直衝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洋，往東則是劍指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與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直達第二島鏈，南部戰區因而更具備遠征的性質。

第三個群組是「戰區與社會」，主要內容包括汛期時的救災工作以及戰區醫院的成就與功能。本群組包括「Topic02 戰區總醫院的先進醫療」、「Topic13 戰區醫院回饋社會」與「Topic15 汛期救災」。「東部戰區」(22.507%)在群組中所佔的ETP遠高於「南部戰區」(9.273%)。當中需要注意的是「汛期救災」部分，在「東部戰區」的ETP高達10%，在2022年的ETP更高於2021年，這顯示在中國華中地區同時承受旱、澇雙災的衝擊下，以至於在「東部戰區」需要安置大量的陸軍兵力在春雨與夏季暴雨支應救援澇災。

第四項群組是與「愛國主義」有關的主題，表彰當前與過往的解放軍英雄模範人物為重點。包括「Topic08 PLA軍中模範」、「Topic12 緬懷先烈與英雄人物」、「Topic14 愛國主義：PLA英雄人物與事蹟」這三項主題。本群組在「南部戰區」(17.716%)的ETP高於「東部戰區」(10.293%)的報導，這主要是過去「南部戰區」轄區出了兩位解放軍英雄，分別是2001年因EP-3事件撞（美）機

犧牲的殲-8 II戰鬥機駕駛員王偉少校，以及執行排雷任務時為撲救同袍導致自身重傷的杜富國上士（現為士官長），這兩位是最常被提及的英雄模範人物。第五項群組為擁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這包括「Topic07 國防與軍事改革」和「Topic11 擁護習近平與共產黨領導」。

「Topic10 其它」的內容較為駁雜，經判讀後不易總結出該主題的具體內容。因而改列為「其它項」。

這五個群組構成了《新華網》對兩大戰區的報導，是兩大戰區通過《新華網》對中國與中文世界所呈現的意象，「東部戰區」的意象主要是對抗美國與台獨勢力的主要防線，「南部戰區」則是中國在南海對抗美國「自由航行」，以及通過「深藍海軍」突破「第一島鏈」，經略西太平洋與印度洋，展現中國力量的意象。「東部戰區」展現了更多與社會面的連結，主要是出於汛期在華中長江流域地區救災的需要，「南部戰區」的報導展現了更多的英雄主義與愛國主義，這是因為近年來兩位主要的軍中英模人物，王偉與杜富國，皆來自於南部戰區所屬的區域。

圖 2 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新聞報導的主題建構
2020-07~2022-09, N=644



肆、討論

在初步了解每項主題內容後，研究者得以研究主題分佈是否反應了衝突精神。

一、《新華網》的報導是否反映了衝突精神？

本研究預期，在美中台衝突升級的大背景下，研究者能夠從《新華網》對兩戰區的報導中發現中共所欲構建的「衝突精神」。本研究發現，衝突精神中關於「自身目標的公正性」、「否定對手群體的目標」、「關於安全的社會信念」、「積極的集體自我意象」、「愛國主義」等五項元素分別呈現在STM的主題中；缺少的是「自己是受害者的社會信念」、「團結的社會信念」以及「和平信念」這三項元素。茲分述如下：（表1）

（一）我群體 Vs. 他群體

「衝突精神」的出發點與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一致的，通過對於識別「異己」（他群體，out-group）的過程中指出他群體與我群體（in-group）的異同以及在目標的矛盾。邏輯上，吾人能夠相對明確地條列出自己目標的公正性、否定對手群體的目標，以及安全的社會信念（對威脅和危險的評價）。反映在敘事上，這三者往往交織在一起，難分難解，本研究因而融合以上三者進行分析。

「核心利益」是習近平這幾年來無數次強調「堅持底線思維」中的底線，除了共產黨長期（永久）執政這一點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最根本、最關鍵、最重要的國家核心利益。在「群組一 台海周邊事態」中的四項主題中都可以發現維護自身目標正當性的信念。

在「Topic01 不容外來勢力干涉中國主權」中強調的是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²⁶「東部戰區組織兵力在台灣海峽進行戰備警巡和海空聯合演練，是應對『台獨』勢力謀『獨』挑釁的必要舉措。」²⁷美國軍艦擅闖中國西沙群島領海，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違反中國法律及相關國際法。²⁸

Topic01清楚地指出威脅中國主權安全主要的對手群體，美國，以及次要的敵手群體，日本，還有與美國勾連的台灣「民進黨當局」。但主要的對象還是美國與民進黨當局。《新華網》於2020年08月20日公布的一篇專家訪談中充分地指出了中共敵人，即美國與不承認「九二共識」、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當局，而「東部戰區」的實戰演練，就在擊潰干涉台灣事務的外部勢力與台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鵬認為，「從這次演練的關鍵詞『多軍種』『多方向』『成體系』『實戰化』可以看出，演練釋放的信息清晰直接。演練主要針對的是外部勢力近來在台

²⁶ 伍岳，〈外交部：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新華網》，2020年09月17日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2wIdb_dUt-UJ:www.xinhuanet.com/2020-09/17/c_1126507508.htm&cd=8&hl=zh-TW&ct=clnk&gl=tw>;馮歆然、馬卓言，〈外交部：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2022年04月15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2-04/15/c_1128564781.htm>。

²⁷ 陳舒、王承昊、劉歡，〈國台辦：民進黨「修憲謀獨」勢將自食惡果〉，《新華網》，2021年11月24日，<http://www.news.cn/2021-11/24/c_1128095454.htm>。

²⁸ 郭媛丹，〈美軍擅闖西沙卻為何否認被驅逐？專家：刻意製造「驅逐與否」的話題混淆視聽〉，《新華網》，2021年05月21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5/21/c_1211165846.htm>。

灣問題上採取的挑戰中國底線、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舉動，也是對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挾洋自重、『以疫謀獨』，配合外部反華勢力表演的嚴正警告。」²⁹此外，美國在拜登政府任內繼續「反華」、「制華」，其實是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像是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表示，「美國也會盡最大可能企圖在南海周邊拉攏與中國有紛爭的國家一起反華、制華，這說明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的構建，是建立在區域內製造危機和分裂動亂基礎之上的」。³⁰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田軍里空軍大校直言「美軍行徑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嚴重破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准則...大搞航行霸權...是『南海安全風險製造者』『地區和平穩定破壞者』」。³¹

「Topic03 PLA軍機犯台ADIZ」強調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是針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³²「Topic09 對台灣的戰備演訓」關注

²⁹ 李寒芳、趙博，〈專家：東部戰區演練彰顯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堅強決心〉，《新華網》，2020年08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19/c_1126386487.htm>。

³⁰ 郭媛丹，〈2022年美軍艦首次在南海進行挑釁行動，中國軍方嚴厲敲打〉，《新華網》，2022年01月21日，<http://www.news.cn/mil/2022-01/21/c_1211538206.htm>。

³¹ 南部戰區微信公眾號，〈美艦擅闖中國西沙領海 南部戰區回應〉，《新華網》，2022年07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2-07/13/c_1128827637.htm>。

³² 趙友平，〈台軍：解放軍2架次殲轟7進入台西南空域〉，《新華網》，2021年0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5/21/c_1211165817.htm>。

的仍是國家主權安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嚴安林表示，「此次實戰化演練是針對當前台海局勢採取的必要行動，突出體現了『三個維護』：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兩岸民眾正常生活。」³³「東部戰區」陸軍某炮兵旅營長金宗表示「我們圓滿完成了在台灣海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任務，達到了預期效果。…我們堅決做到『炮聽我的話、我聽黨的話』，以昂揚的鬥志，精准的火力捍衛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³⁴綜合以上，「第四次台海危機」中解放軍動部戰區大規模對台軍演行動的正當性即建立在反對「美台聯手挑釁」上。

「Topic05 中美軍事交鋒」陳述中美兩國在海空域的「遭遇」不僅是必要的，隨著解放軍力量的強化，解放軍的艦艇與飛行器「全程抵近跟監警戒…應該是對美軍警告的一次升級。」³⁵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表示「美方頻繁派遣艦機赴中國周邊海空域活動，推動地區軍事化，威脅地區和平穩定。」³⁶

³³ 趙文涵，〈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美國國會議員竄訪台灣發表談話〉，《新華網》，2022年08月15日，<http://www.news.cn/tw/2022-08/15/c_1128916821.htm>。

³⁴ 東部戰區微信公眾號，〈東部戰區聞令而動，聯合反制美台挑釁〉，《新華網》，2022年08月05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8/05/c_1128891052.htm>。

³⁵ 李強，〈戰艦抵近戰機巡航 解放軍艦機聯合應對美艦穿台海〉，《新華網》，2021年11月24日，<http://www.news.cn/mil/2021-11/24/c_1211459228.htm>。

³⁶ 國防部網（PRC），〈國防部：中國海軍艦艇警告驅離抵近偵察的美艦「馬斯廷」號〉，《新華網》，2021年04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29/c_1127391948.htm>。

（二）和平的信念

如前段所述，語料庫中大量地出現指責美國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論點集中在「群組一 台海周邊事態」等四個主題，但在報導中新華網並未提出維持區域和平更進一步的主張，像是推動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周邊國家更多的溝通以及與和平相關的制度建設（像是裁減軍備），本研究因而不傾向認為《新華網》在兩戰區的報導中存在積極的和平信念。

（三）愛國主義—英雄主義

國族英雄是的國族建構的過程中，無論是庶民還是掌有權力者進行國族敘事時必然善加利用的文化符碼，中共在建構中華國族主義時亦不可免。通過英雄主義的歷史敘事不僅將國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起來，英雄主義的意義在於從英雄事蹟中引申接起國族過去的苦難與未來的光榮之間的線索，使國族這個在空間上擁有歸屬感的想像共同體能夠在歷史的時間軸上亦能夠被想像為一個整體。如同習近平所說「中華民族是英雄輩出的民族，新時代是成就英雄的時代。全黨全社會要崇尚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大力弘揚英雄精神，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³⁷《新華網》在關於這兩大戰區的報導中亦存在相當的篇幅，共有三個主題 (Topic08, Topic12, Topic14)通過解放軍的歷史戰役與英模人物構建「愛國主

³⁷ 習近平，〈習近平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強調全黨全社會要崇尚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 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新華網》，2020年10月2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900926>>。

義—英雄主義」的敘事。在歷史的維度上，吟詠歷史中解放軍的艱苦戰鬥；在當下的維度上，著重解放軍的英模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大事蹟」，前者包括王偉以及杜富國，後者則是以人們身邊「平凡小人物」的角度，引導出為黨為國奉獻的不凡。像是這一篇報導從軍30年的一等軍士長羅應忠的故事：「扎根深山、銳意進取，在平凡崗位上詮釋著堅守與奉獻。這些年來，他排除的水雷故障不計其數，多次參與物資裝備押運，累計行程4萬多公里，培養了90余名業務骨幹。」³⁸

（四）預期中可能出現但未出現的主題

本研究發現，新華網的報導中缺乏衝突精神中「自己是受害者的社會信念」和「團結的社會信念」這兩項元素。就前者而言，像是中共在近30年期間盛行的「百年屈辱」論述極少地出現在語料庫中，³⁹取而代之的是的是英勇戰士、戰功、戰役的正面意象，而非受害者的負面意象；就後者而論，從主題分佈（圖2）中並未反映出解放軍汲取中國本土社會支持的需求，「團結的社會信念」也在語料庫中缺位了；此外，報導中並未呈現動員國際社會的支持，在其他中共官媒報導中時常提到某國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這一類話語並未現在兩戰區相關報導中。這三者是否是衝突進一步的信號，還留待之後的研究驗證。

³⁸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堅守深山30年的「兵王」，退役了〉，《新華網》，2021年02月04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2/04/c_1211011676.htm>。

³⁹ 在語料庫 644 篇文本中，分別提到「鴉片戰爭」與「百年屈辱」者僅有 3 篇。

表 1 「衝突精神」在主題模型中的分布狀態

鬥爭精神	主題	內 容
自己目標的公正性+否定對手群體的目標+安全的社會信念 (對威脅和危險的評價)	T01 不容外來勢力干涉中國主權	標：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最高目標：中國主權安全的敵人：美國、日本和主權「台獨」的民進黨當局指出侵害中國主權安全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台灣當局結合，支持台灣分裂主張。美國在東部戰區與美戰艦在西沙、南沙以及南海軍事化，美國是「南海霸權」的製造者。美國的自由航行霸權造成南海軍事化，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安全關係破裂者。」與「地區和平穩定破壞者」。
	T03 PLA 軍機犯台ADIZ	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是針對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
	T05 中美軍事交鋒	美方頻繁派遣艦機赴中國周邊海空域活動，推動地區軍事化，威脅地區和平穩定。
	T09 對台灣的戰備演訓	對台進行軍事演習是對依洋自重的台獨勢力、配合外部反華勢力的具體警告。
	T08 PLA 軍中模範	通過解放軍的歷史戰役與英雄模範人物構建「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敘事。
愛國主義	T12 緬懷先烈與英雄人物 T14 愛國主義：PLA 英雄人物與事蹟	
和平信念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包括售台武器、官方交流等行為以及美海軍南海自由航行是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者主要為美國。
自己是受害者的社會信念	無提及	(空白)
團結的社會信念	無提及	(空白)

二、「東部戰區」報導中的心理特徵建構：時序觀點

觀察時序圖（圖3）吾人發現，主題的發展可能反映了中共某種刺激-反應模式：只要美國政要訪台，或發表對中國刺激性的言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必然有所回應。圖3中存在三個高峰，除了第二個高峰屬於文攻以外，第一與第三高峰都屬於武鬥的層次。

第一波的時間集中 2021年04-07月之間，《新華網》拉高中共空軍進犯台灣ADIZ(Topic03)的新聞報導。當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美國總統拜登赴美國會兩院發表演說，05月國務卿布林肯接受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台(CBS)新聞節目「60分鐘」(60 Minutes)訪問。在這兩個場合中他們都表示中國具有侵略性，是美國的競爭者。2021年06月美國眾議員達克沃絲(Tammy Duckworth)，蘇利文(Dan Sullivan)與昆斯(Chris Coon)率團訪問台灣，宣布贈台75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第二波主打反對外來勢力干涉台灣(Topic01)的新聞報導，從2022年03月到07月，當中重要事件包括美國2022年03月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訪台以及眾議員達克沃絲再次訪台。在04月先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原訂訪台因其感染新冠肺炎暫時取消，之後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參議員等六位國會議員隨即訪台。在第二波中，《新華網》關於「東部戰區」相關報導的重點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國主權(Topic01)以及中美軍事交鋒(Topic05)。第三波即2022年08月，對台灣的戰備演訓(Topic09)直接構成了第三個高

峰，堪稱對裴洛西訪台最直接的回應。

然而，「東部戰區」軍機擾台並非僅限於第一波的時段，在這之前之後都不斷進行，為何《新華網》關於「東部戰區」的報導僅在這個時段強調該主題？而在之後至今卻消聲匿跡，不再就此主題報導？《新華網》又為何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段內，以不同的主題回應類似類型的外在刺激？而在第四次台海危機後，中美之間的衝突是否又因為台灣問題再次升級？中共官媒又會如何形塑美中台之間的關係？都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

三、「南部戰區」的意象：對抗的即戰力與深藍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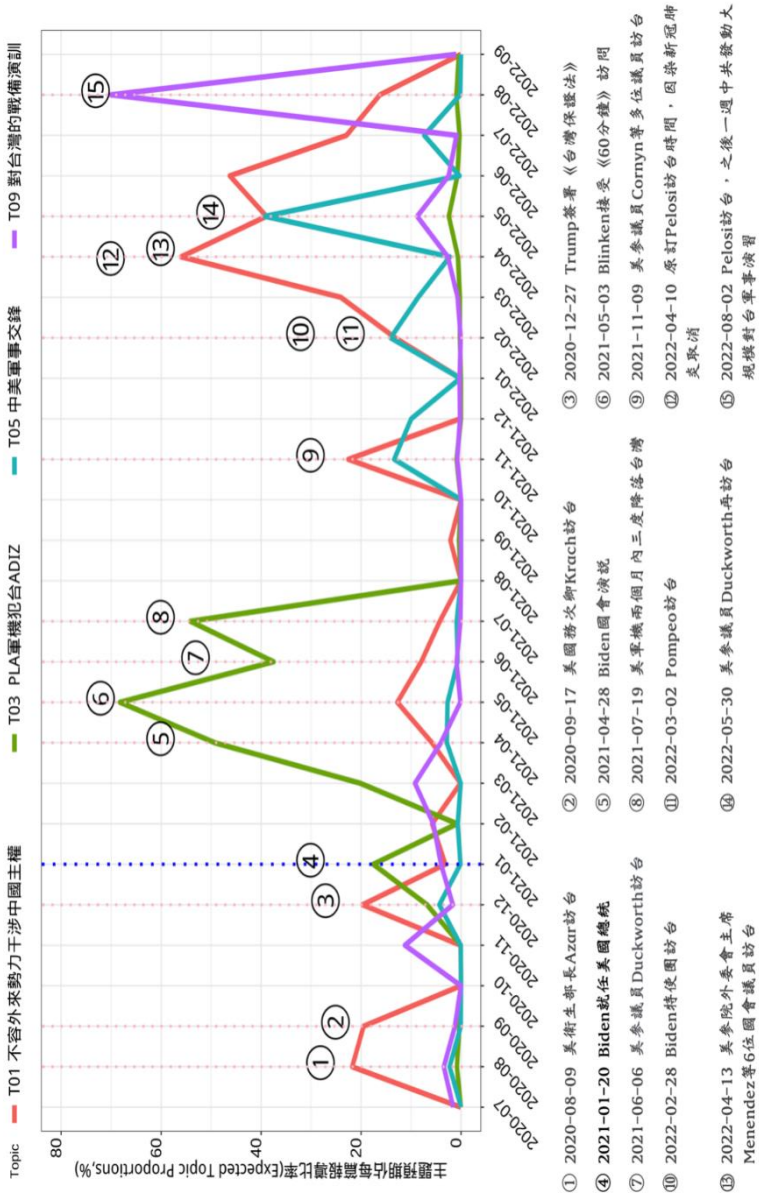
「Topic04 實戰化訓練」在《新華網》的報導中，「南部戰區」要遠多於「東部戰區」，「實戰化訓練」是「南部戰區」相較於「東部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08月「第四次台海危機」前的06-07月這兩個月，「東部戰區」報導中幾乎找不到與「實戰化訓練」相關的內容。由於裴洛西早已表達訪台的意願，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東部戰區」在2022年中期後應該積極備戰，《新華網》的報導中隱藏起「東部戰區」在該時段極可能正在進行的實戰化演訓。

「深藍海軍」是中國發展海權重要的手段，當前的解放軍任務不僅止於維護海外利益，更重視遠征能力。解放軍海軍的發展早已經超過攻擊台灣所需，而將重心放在因應台灣以外的任務，這包括南海、印度洋以及在西太平洋突破第二島鏈。在《新華網》的報導中並不隱藏了中共建設深藍海軍的野心，除了大幅報導中國與巴基斯坦的「海

洋衛士」軍演，更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導解放軍各式軍艦（如南部戰區海軍遠海訓練編隊），跨越赤道，赴蘇拉威西海(Sulawesi Sea)，在西太平洋等海域開展實戰化課題演練，錘鍊部隊實戰化能力。在主題「深藍海軍」相關報導中，「東部戰區」(4.882%)遠少於「南部戰區」(12.158%)，顯示兩戰區與「遠征」任務的關聯性。「東部戰區」主要的任務仍是台灣，充其量突破宮古海峽，但「南部戰區」經南海往西直衝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與印度洋，往東則是劍指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與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直達第二島鏈，「南部戰區」因而更具備遠征的性質。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圖 3 群組一「台海周邊事態」四項主題時序分佈（東部戰區）



伍、結論

由於中共絲毫不掩飾其侵略與擴張意圖，加上美中實力差距縮小使得「修昔底德陷阱」的條件日益成熟，即使拜登與習近平口頭上都否定「新冷戰」，但該詞彙無論在報刊評論抑或是學術期刊中依舊炙手可熱。為了使其國內民眾具備未來發生衝突時的「心理素質」，北京擁有足夠的動機在中國社會中厚植衝突精神。本研究發現，《新華網》的報導中部份地滿足了握有權力者在衝突升級時對民眾的心理建構所進行的工作，在指出誰是敵人，敵人的目標，對敵人的評價、中方的目標，以及推崇戰爭/軍人英雄這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著墨，但或許因為局部性戰爭（如八二三砲戰、東山海戰）仍未發生，還存在衝突升級的空間，因此在主題分佈中未能偵測到中國爭取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支持的相關報導，本研究傾向認為，如果中國官媒開始發出類似的信號，或許表示中共將準備進一步升級對台灣以及美國的衝突。

本論文踏出了以數位化文本探勘的方式了解中共傳媒如何呈現兩戰區活動的第一步，受限於資料獲得的時間跨度以及資料的涵蓋度，仍有許多問題待解。如未來能夠擴大資料搜集範圍，比如說，將搜尋關鍵詞設定在「人民解放軍」，相信將能夠獲得更為全面的資料，進行提高分析的精確性與完整性。

附錄-根據STM演算法提示的前20項主題關鍵詞

主題	主題關鍵詞
Topic01 不容外來勢力干涉中國主權	侵犯、「本福德」號導彈驅逐艦、蓄意、嚴重破壞、分裂勢力、外部勢力干涉、中國主權和安全、議員、中美關係、行徑、堅決反對、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田軍里空軍大校、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穿航、台灣問題、挑釁、錯誤信號、勢力、時刻保持高度警戒、民進黨當局。
Topic02 戰區總醫院的先進醫療	藥物、器官、胸痛、肝癌、移植、腎臟、服用、蛋白、臨床、費用、人工智能、腫瘤、慢性、靶向、產品、醫藥、獲取、疾病、用藥、家庭。
Topic03 PLA軍機犯台ADIZ	台灣西南空域、台灣空域、自由時報、張春暉、廣播、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月、軍機、綠媒、運反潛機、架次、有決心、正當、領土完整、ADIZ、有能力、紀錄、紛絲、專頁、合法。
Topic04 實戰化訓練	特情、名勝、開訓、敵情、突防、復盤、單飛、新年、實戰、氣象、塔台、奔襲、機組、屏幕、出海、飛行員、警報、空情、靶標、進廠。
Topic05 中美軍事交鋒	里根號、美國海軍、航母、遼寧艦、發動機、偵察機、英國、蘇聯、日本、國

主題	主題關鍵詞
Topic06 深藍海軍：海外援助	產、穿越、南昌艦、情報、日本海上自衛隊、菲律賓海、氣球、日稱、美軍、第七艦隊、里根號航母打擊群。 人民海軍、丹東、湯加、深藍、五指山艦、船舶、命運共同體、微山湖、麥賢得、護航、百艘、轉型建設、安寧、護航編隊、方舟、查干湖艦、版圖、大國責任、兼程、巨艦。。
Topic07 國防與軍隊改革	制度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改革、試點、編成、通航、並致、訓詞、戰區主戰、結構、低空、政策、軍委管總、軍種主建、領導指揮體制、現代化、強軍之路、健全、工作會議、管理。
Topic08 PLA軍中模範	六連、紅四連、連隊、硬骨頭六連、精武、步兵、四連、硬骨頭、八連、飛豹、林文虎、連長、技師、李向群、戰旗、全旅、教導、指導員、集體、比武
Topic09 對台灣的戰備演訓	聯合封控、台島、陣位、加油、聯合演訓、多型、加油機、預定、火力、樊斌、封控、皮膚、殲擊機、發射、協同、演訓、海上搜救、制空、海空域、飛抵。
Topic10 其它	維和部隊、剛果（金）、一國兩制、批赴、維和、餐飲、比賽、黎巴嫩、國際軍事比賽、華中、澳門、香港、布卡武、一號、聯合國、開幕、分隊、抗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主題	主題關鍵詞
Topic11 擁護習近平與 共產黨領導 Topic12 緬懷先烈與英 雄人物 Topic13 戰區醫院回饋 社會 Topic14 愛國主義： PLA英雄人物 與事蹟	戰、毛澤東、展廳。
	深入學習、宣講團、檢察機關、檢察、 擁護、黨史學習教育、擁軍、宣講、抓 實、省軍區、全會精神、講話、檢察 院、領導幹部、人大代表、真理、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支 前、軍地、省委。
	愛國主義、公祭儀式、南京大屠殺、死 難者、讀書、功勳、共和國勳章、決 議、委員、紀念章、秦昊、總書記、島 上、勳章、愛國、崇高、鋼槍、趙文 玄、黨史、百年奮鬥。
	採樣、義診、江寧、面試、次仁頓珠、 物業、停車場、泊位、江寧區、聯防聯 控、神經內科、醫療隊員、梅園、黎介 壽、建艷區、核酸檢測、婆婆、麒麟、 院區、志願。
Topic15 汛期救災	王建東、退後、杜富國、掃雷、錢七 虎、航天員、讓我來、防護、聶海勝、 八一勳章、排雷英雄、播音員、空間 站、神舟、載人飛行任務、雙眼、爆 炸、漢族、提名、太空、爆炸物。
	抗洪、救災、洪水、封堵、大堤、管 湧、水位、泡泉、巢湖、鄱陽、受災、

主題	主題關鍵詞
Topic16 深藍海軍：遠 洋演訓	決口、冒小馳、強降雨、淤堤、子堤、巡堤、洪澇、災情、淮河。 「泰穆爾」號、巴基斯坦、中巴「海洋衛士」海上聯合演習、太平洋艦隊、脫貧、扶貧、護衛艦、日攝、兩國、農產品、航班、脫貧攻堅、參演、開展了、濱海戰鬥艦、湘潭艦、主砲、換裝、代號、昆明艦。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譯著

Michael Pillsbury著，林添貴譯，《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台北：麥田，2015）。

網際網路

王鳳，2022/08/10，〈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就佩洛西竄訪台灣答記者問〉，《新華網》，<http://www.news.cn/tw/2022-08/10/c_1128902765.htm>。

伍岳，2020/09/17，〈外交部：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新華網》，<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2wIdb_dUt-UJ:www.xinhuanet.com/2020-09/17/c_1126507508.htm&cd=8&hl=zh-TW&ct=clnk&gl=tw>。

李強，2021/11/24，〈戰艦抵近戰機巡航 解放軍艦機聯合應對美艦穿台海〉，《新華網》，<http://www.news.cn/mil/202111/24/c_1211459228.htm>。

李寒芳、趙博，2020/08/19，〈專家：東部戰區演練彰顯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堅強決心〉，《新

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8/19/c_1126386487.htm〉。

東部戰區微信公眾號，2022/08/05，〈東部戰區聞令而動，聯合反制美台挑釁〉，《新華網》，〈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8/05/c_1128891052.htm〉。

林翠儀，2022/06/10，〈近期解放軍推動政策制度改革初探〉，《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522203>〉。

南部戰區微信公眾號，2022/07/13，〈美艦擅闖中國西沙領海 南部戰區回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2-07/13/c_1128827637.htm〉。

洪子傑，2019/05/03，〈近期解放軍推動政策制度改革初探〉，《國防安全雙週報》，〈<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699&pid=2476>〉。

徐薇婷，2022/10/21，〈再提中共欲加速統一 布林肯：可能用脅迫甚至武力[影]〉，《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10210006.aspx>〉。

國防部網（PRC），2021/04/29，〈國防部：中國海軍艦艇警告驅離抵近偵察的美艦「馬斯廷」號〉，《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4/29/c_1127391948.htm〉，查閱時間：2022/09/20。

習近平，2020/10/21，〈習近平給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全體同志回信強調 全黨全社會要崇尚英雄學習英

衝突升級期間建構衝突精神：以《新華網》中「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的報導為例

雄關愛英雄 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 , 《 新 華 網 》 ,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900926>>。

習近平，2019/03/01，〈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3/31/c_1124302776.htm>。

郭媛丹，2021/05/21，〈美軍擅闖西沙卻為何否認被驅逐？專家：刻意製造「驅逐與否」的話題混淆視聽〉，《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5/21/c_1211165846.htm>。

郭媛丹，2022/01/21，〈2022年美軍艦首次在南海進行挑釁行動，中國軍方嚴厲敲打〉，《新華網》，
<http://www.news.cn/mil/2022-01/21/c_1211538206.htm>。

陳家倫，2022/10/06，〈共軍犯台如何因應 越南：台海和平對世界很重要〉，2022-10-06，《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10060360.aspx>>。

陳舒、王承昊、劉歡，2021/11/24，〈國台辦：民進黨「修憲謀獨」勢將自食惡果〉，《新華網》，
<http://www.news.cn/2021-11/24/c_1128095454.htm>。

曾婷瑄，2022/10/10，〈比利時專家揭中國大舉民船軍用籲歐洲為北京侵台做準備〉，《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10100254.aspx>>。

馮歆然、馬卓言，2022/04/15，〈外交部：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http://www.news.cn/world/2022-04/15/c_1128564781.htm>。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2021/02/04，〈堅守深山30年的「兵王」，退役了〉，《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2/04/c_1211011676.htm>。

趙友平，2021/05/21，〈台軍：解放軍2架次殲轟7進入台西南空域〉，《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1-05/21/c_1211165817.htm>。

趙文涵，2022/08/15，〈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美國國會議員竄訪台灣發表談話〉，《新華網》，<http://www.news.cn/tw/2022-08/15/c_1128916821.htm>。

簡毅慧、林琪、陳盈諭，2021/07/01，〈「和平發展」越來越少、「粉碎台獨」越來越多 習近平165篇講稿全解析〉，《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project/20210703-xi-speech/>>。

英文部分

專書

Danner, Lukas K.. 2018. *China's Grand Strategy: Contradictory Foreign Policy?*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Doshi, Ruth. 2021.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conomy, Elizabeth C. 2022.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udd, Kevin. 2022. *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 N.Y.: Hachette Book Group.

Scobell, Andrew, Edmund J. Burke, Cortez A. Cooper III, Sale Lilly, Chad J. R. Ohlandt, Eric Warner, and J.D. Williams.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專書論文

Bar-Tal, Daniel, and Eran Halperin. 2013. "The Psychology of Intractable Conflicts: Eruption, Escalation, and Peacemaking,"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34-940.

期刊論文

Al-Rawashdeh, Mohammad Salim and Sahar A. Al-Majali. 2017/05.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vention*, Vol. 4, No. 5, pp. 3488-3502.

Bar-Tal, Daniel, Amiram Raviv, Alona Raviv, and Adi Dgani-

- Hirsch. 2012/02. "The Influence of the Ethos of Conflict on Israeli Jews' Interpretation of Jewish-Palestinian Encounte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1, pp. 94-118.
- Bar-Tal, Daniel, Karen Sharvit, Eran Halperin, and Anat Zafran. 2012/02. "Ethos of Conflict: The Concept and Its Measurement,"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18, No. 1, pp. 40-61.
- Bar-Tal, Daniel, and Eran Halperin. 2013/10. "The Nature of Socio-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Peaceful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Ways to Overcome Them," *Conflict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 Vol. 12, No. 2, pp. 1-35.
- Buzan, Barry. 2014/Winter.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 '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pp. 381-420.
- Gans, Herbert J.. 1979/01.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 pp. 1-20.
- Goldstein, Avery, 2020/Summer.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1, pp. 164-201.
- Hafeznia, Mohammad Reza, Rebaz Ghorbaninejad, Zahra Ahmadipour, and Abdolali Ghavam. 2014/Winter. "Tension and Conflict Theories Between Countries: Review, Critique and Presen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Geopolitics Quarterly*, Vol. 9, No. 4, pp. 1-35.

Roberts, Margret E.,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Christopher Lucas, Jetson Leder-Luis, Shana Kushner Gadarian, Bethany Albertson, and David G. Rand. 2014/03. “Structural Topic Model for Open-Ended Survey Respon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pp. 1064-1082.

網際網路

Bösch, Richard. 2017/11/02. “Conflict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13.82>>.

O’Rourke, Ronald. 2022/03/08.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153/261>>.

Roberts, Margret E.,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and Edoardo M. Airoidi. 2013/12/10. “The Structural Topic Model and Applied Social Science,” Weatherhead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wcfia.harvard.edu/files/wcfia/files/stmnips2013.pdf>>.

Shepherd, Christian and Pei-lin Wu. 2022/10/28. “Taiwan, Missiles and Spying Set to be China’s Priorities Under New Xi Term,”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10/28/china-politburo-xi-jinping-policy/>>.

Constructing Ethos of Conflict at the Moment of Conflict Escalation: A Case Study of PLA's Eastern and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s in the Xinhua Net

George S.J, Nee

(Post-doc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U.S.-Sino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on the verge of conflict escal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deed has the incentive to construct a psychological state of mi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adapt to the ever intensified conflictual settings. "Ethos of Conflict" (EoC) aims to enable the people enmeshed in the state of conflict to clearly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Others". In this study, we take the news coverage on the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and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of the PLA by XinhuaNet as a case study, and find that elements of EoC are present in coverage.

Keywords: US-Sino-Taiwan Relations, Cross-strait Relations, Ethos of Conflict, PLA Theater Commands, Text Mining

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 軍事戰略

陳亮智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軍事戰略」。基本上，「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典型的經濟發展倡議，也非單純的國際援助計畫，而是北京企圖成為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霸權的巨型戰略。軍事戰略始終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在最初之時，它是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手段（工具），但後來「一帶一路」倡議反倒促成世界軍事強權的實現（目的）。它的主要操作方式是「經濟先行，軍事在後」，軍事外交推動與海外戰略支點取得。北京或有因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而成為世界政經軍強權的機會，但是破壞國際規範、美國及盟邦的反制、以及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失信則可能折損其成功機會。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軍事戰略、軍事霸權、軍事外交、戰略支點

壹、前言

2017年8月1日，中國在非洲東部的吉布地共和國(Republic of Djibouti)成立了該國在海外的第一個軍事基地——「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地保障基地」(The Chinese PLA Support Base in Djibouti)，此一海外軍事基地的設立標示著中國軍事力量向外投射的新里程碑。¹ 2019年7月22日，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中國可能與柬埔寨簽訂秘密協定，其將取得柬國位於暹羅灣的雲壤海軍基地(Ream Naval Base)之部分使用權以供解放軍海軍使用。若是如此，中國預計將增強對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 SCS)的軍力投射，同時也可對麻六甲海峽發揮影響的作用。² 2022年6月6日，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則證實，中國已悄悄地在雲壤海軍基地建立起海軍設施。³

¹ Ben Blanchard, “China formally opens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Reuters*, August 1,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jibouti/china-formally-open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in-djibouti-idUSKBN1AH3E3>; Lily Kuo, “China has officially opened its first military base in Africa,” *Quartz Africa*, August 1, 2017, <https://qz.com/africa/1043185/china-has-officially-opened-it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in-djibouti-in-the-horn-of-africa/>.

² Jeremy Page, Cordon Lubold and Rob Taylor, “Deal for Naval Outpost in Cambodia Furthers China’s Quest for Military Network,”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cret-deal-for-chinese-naval-outpost-in-cambodia-raises-u-s-fears-of-beijings-ambitions-11563732482>.

³ Ellen Nakashima and Cate Cadell, “China secretly building naval facility in Cambodia, Western officials say,”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6/06/cambodia-china-navy-base-ream/>.

根據上述的發展背景，中國對「海外港口」(overseas port)之使用權與經營權的爭取不只侷限在民用商港，例如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位於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以及位於緬甸的皎漂港(Kyaukpyu Port)等，其亦努力爭取將這些港口做為軍事用途，使之成為軍港或軍事基地。針對中國近年來的此一作為，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與東非等地區積極努力取得港口經營，甚或是軍事基地設立，其不外乎反映了中國做為國際政治與經濟大國的現實外，也透露了中國亟欲成為全球軍事霸權的企圖。⁴ 值得注意的是，從2013年開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BOR)或「帶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以來，中國已悄然地在此總體經濟戰略中展露其做為世界軍事強權的雄心，同時也在此當中進行了許多的軍事作為與行動，⁵ 若干評論即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路線既是中國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路徑，同時也是解放軍海軍走向遠洋海軍的軌跡。⁶

⁴ Isaac B. Kardon and Wendy Leutert, “Pier Competitor: China’s Power Position in Global Por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4 (Spring 2022), pp. 9-47.

⁵ Maria Abi-Habib, “China’s ‘Belt and Road’ Plan in Pakistan Takes a Military Tur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9/world/asia/pakistan-china-belt-road-military.html>; “BRI will help China add to it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bases, says Pentagon,” *Strait Times*, May 3,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bri-will-help-china-add-to-its-international-military-bases-says-pentagon>; Jeremiah Jacques, “China Admits Belt and Road Includes Global Military Ambitions,” *Trumpet*, July 15, 2019, <https://www.thetrumpet.com/20961-china-admits-belt-and-road-includes-global-military-ambitions>.

⁶ Jeffrey Becker and Erica Downs, “China’s Djibouti Military Base the

對此，「一帶一路」倡議除了推動計畫沿線之經濟發展與援助建設外，其是否另有其他的動機？本文旨在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當中的「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進行探討，主要的研究問題包括以下三項：第一、驅動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採取軍事戰略的力量是什麼？其解釋邏輯與理論為何？第二、軍事戰略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定位是什麼？是用以保護與實踐該倡議的手段（即「工具論」）？抑或是為了成為世界軍事霸權（即「目的論」）？第三、中國如何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操作其軍事戰略？本文將依此三個問題展開探討，並在最後的結論當中展望「一帶一路」倡議之軍事戰略的機會與限制。

貳、驅動「一帶一路」軍事戰略的力量：地緣政治

一、地緣政治理論

關於驅動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採取軍事戰略的力量是什麼？一個相似的問題是驅動中國推進「一帶一

First of Many,” *East Asia Forum*, June 27,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6/27/chinas-djibouti-military-base-the-first-of-many/>; Jonathan Hillman, “Five myths abou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Post*, May 31,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five-myths/five-myths-abou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9/05/30/d6870958-8223-11e9-bce7-40b4105f7ca0_story.html; Joshua Andresen,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Vol. 5, Iss. 2 (October 2019), p. 126.

路」倡議的力量是什麼？若該力量能促使中國推動帶路沿線的經濟建設與開發援助，則該力量亦具有充分的解釋力足以說明為什麼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也有軍事戰略。本文認為，此力量便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

地緣政治的核心關鍵乃是在說明「空間性」(spatiality)，也就是「地理條件」(geographical condition)如何形塑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地理因素中的位置(location)、地形(topography)與資源分佈(resource distribution)等情形則是會深刻地影響國家與其左鄰右舍的交往互動。⁷ 因此，國家會關注其周邊的國家是多是少，是遠是近，是強是弱，與其關係是好是壞，以及所處的環境是陸地還是海洋等等。早期的地緣政治理論學家有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以及瑞典學者克澤倫(Rudolph Kjellén)，他們提倡「國家有機體」(organic state)與「生存空間」(Lebensraum)等概念，認為國家是有機的生命體，它必須不斷地尋求發展並突破既有的疆界。⁸ 克澤倫更首創「地緣政治」一詞，闡述國家生存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同時強調國家既是有機體，其本身則必須擴張領土以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各種條件。⁹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地緣政治理論又分別發展出不同的學說與觀點，大致上有海權論、陸權論與空權論等學派。首先，美國海軍軍官兼歷史學家馬漢(Alfred

⁷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2007), pp. 74-75.

⁸ Pascal Venier, "Main Theoretical Currents i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en Edition Journals*, March 2010,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espacepolitique/1714>.

⁹ *Ibid.*

Thayer Mahan)根據英國成為世界強權的經驗而認為，進步的工業技術、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優越的海運能力以及強大的皇家海軍是英國能夠成為強權的關鍵。由於海洋具有廣大的資源與利益，國家必須保有強大的海上武力以維護海洋的安全與行動自由；透過強大的艦隊以確保「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如此以保障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國際貿易的進行。因此，「制海權」可謂是國家力量最重要的部分。¹⁰ 海權論非但影響了美國的世界戰略觀點，也深刻鼓舞了其他國家走向海洋與發展海軍。

其次，英國政治學家麥金塔(Halford John Mackinder)則提出與海權理論相對的陸權觀點——「心臟地帶理論」(heartland theory)。他認為，歐、亞、非三大陸是「世界島」，也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若欲控制世界，則必須先控制「世界島」；欲控制「世界島」，則須先控制前述之「心臟地帶」。而所謂的「心臟地帶」便是指東歐地區。¹¹ 陸權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因為其被納粹德國用做發動侵略的理論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陸權論有關「心臟地帶→世界島→世界」的戰略邏輯則亦深刻影響著當今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特別是在美中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的今日，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便不斷地被提出，亦即所謂的「得台灣者得天

¹⁰ John Maurer, "The Geo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of Alfred Thayer Mahan," *Engelsberg Ideas*, March 21, 2022, <https://engelsbergideas.com/essays/the-geopolitics-and-grand-strategy-of-alfred-thayer-mahan/>.

¹¹ Phil Tinline, "The Father of Geopolitics," *New Statesman*,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2019/01/halford-mackinder-father-geopolitics>.

下」，「欲掌握世界，須先掌握印太，欲掌握印太，須先掌握台灣」。¹²

再者，義大利軍事家杜黑(Giulio Douhet)則提出空權理論，認為制空權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為空中武力足以讓陸軍及海軍屈服；杜黑還特別強調以空軍實施戰略轟炸，進而摧毀敵方重要的目標也具有戰略上的意義，因為如此可以打擊對方的士氣與意志。對於強權而言，發展強大的空軍以奪取制空權遠比發展陸軍及海軍更為重要。¹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倫空戰及盟軍對德國與日本的大規模轟炸便是杜黑空權理論的實踐。

二、「一帶一路」之軍事戰略的地緣政治基礎

當我們檢視「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軍事戰略時（包括「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其背後確有濃厚的地緣政治思維。首先，就「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而言，它是發生在國際體系出現權力轉移與美中兩大強權激烈進行戰略競爭之時。約莫在2010年前後，做為既有強權的美國便警覺到必須將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洲，於是開始推動「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與「再平衡」(rebalance)政策以抗衡中國崛起的挑戰與威脅。在另一方面，做為新興的崛起強權，中國也意識到美國正逐步對其國際力量的擴大採

¹² Niall Ferguson, "A Taiwan Crisis May Mark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 *Bloomberg*, March 22,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3-21/niall-ferguson-a-taiwan-crisis-may-end-the-american-empire#xj4y7vzkg>.

¹³ Francis Sempa, "Giulio Douhet and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Diplomat*, August 12,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8/giulio-douhet-and-the-end-of-the-pacific-war/>.

取制衡與限縮，因此中國緊接在2013年9月提出「一帶一路」跨國經濟帶之總體國際經濟戰略以做為回應。準此，國際體系也變成當時「重返亞洲/再平衡vs.一帶一路」（2013-2016），以及現今「印太戰略vs.一帶一路」（2017迄今）之「雙對抗」的地緣政治態勢。¹⁴

其次，當我們再進一步探究「一帶一路」倡議的路徑時，其軍事戰略與總體戰略本身立基於地緣政治理論的情形則更為明顯，因為從它的主要兩條發展路線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者均是呼應著地緣政治理論的「空間性」、「地點」與「資源分佈」等地理條件。例如在「空間性」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即是拉大中國總體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而不單單只聚焦在中國大陸本身或是沿海地區；在「地點」方面，就沿線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位置設立交通轉運站（例如陸路的哈薩克喀山）及港口（例如水路的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以充分發揮該位置的功能；在「資源分佈」方面，透過「帶路」沿線的交通運輸及基礎設施之投資建設，進而將中國與沿線國家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天然資源、商品貨物及服務等組成一個綿密的貿易網絡。透過這些地理因素的掌握，中國可以推進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向外投射，擴

¹⁴ 張登及，〈「一帶一路」：大陸「新歐亞戰略」的地緣政治分析〉，《交流雜誌》，第139期，2015年2月，<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209>；葉志偉、蘇振欽，〈以地緣政治視角淺析中共外交與軍事戰略〉，《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4卷第1期，2020年2月1日，頁25；Xiangning Wu and You Ji,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Expanding the Global Reach from Land Mass to the Maritime Domains,” *Th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4 (November 2020), pp. 224-225 and pp. 235-238.

大其國際影響力，如此再回饋鞏固、增加中國的安全、生存、發展與競爭之所需，並且對抗、突破美國對其所實施的制衡，進而維持它在地緣政治上的競爭優勢。史考特（David Scott）即認為，在權力轉移之下，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雙方都會採取「制衡」（balancing）方式以做為回應對方的策略。¹⁵ 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政治思維既是要讓自己擁有反制美國制衡的力量，也是要在競爭中獲取較佳的地緣政治優勢。換言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本身是以地緣政治理論做為基礎而發展，其結果則是為了中國創造更好的地緣政治條件。

雖然中國被視為是一個傳統的大陸強權(continental power)，但是25年積極發展海軍的結果，其亦逐漸成為一個新興的海上強權(maritime power)。而「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則是以「亞歐大陸」做為總體的戰略佈局，同時採取「陸海兩路並進」策略，¹⁶ 這相當程度反映中國既延續做為大陸強權的傳統，也躍升成為海上強權的新星。在前者陸路的鋪陳當中，地緣政治理論的陸權思想清晰可見。承襲「心臟地帶→世界島→世界」的陸權戰略邏輯，中國將

¹⁵ David Scott, "The Indo-Pacific in US Strategy: Responding to Power Shifts," *Rising Power Quarterly*, Vol. 3, Iss. 2 (August 2018), p. 20. 有關制衡的文獻，請參閱：Joseph M. Parent and Sebastian Rosato, "Balancing in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Fall 2005), pp. 51-86.

¹⁶ 張登及，〈「一帶一路」：大陸「新歐亞戰略」的地緣政治分析〉。王建偉，〈「一帶一路」是地緣政治戰略嗎？〉，《二十一世紀評論》，第168期，2018年8月，頁19-21。

亞歐大陸視為是「世界島」，而中東歐則是「心臟地帶」。而經略中東歐則有兩個重點：第一、強調發展中國與歐盟夥伴關係，尤其是重視與德國的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第二、強調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雙方組成「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以共同發展經濟。¹⁷ 此論點與麥金塔的「心臟地帶理論」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一帶一路」倡議將陸路的範圍做相當寬廣的延伸，包括東段推動中國與東協的自由經貿區（例如巴基斯坦），西段南端推動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中非合作論壇），以及沿線經過中亞與西亞地區（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從地緣政治的陸權觀點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確實在此陸地上積極行動，相對於中國，美國則在此著墨不深，其陸上的戰略優勢明顯不若中國。

在後者海路的開展方面，其受地緣政治理論之海權思想的影響亦是清晰可見。相當大的程度，不論是民商貿易，抑或是海軍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處處展現中國做為海權國家的企圖，包括擴大貿易數量、提高運輸能力、建立強大海軍以及尋求海外保障基地等。中國清楚地意識到，關乎其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海上國際貿易與海洋資源開發必須充分仰賴強大海軍的保護，更何況海路又面臨來自美國及其盟友的牽制，因此成為強大的海權國家勢在必

¹⁷ Tom Harper, "China's Euras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Eurasian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October 14, 2019,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cjgg/5/2/article-p99_1.xml?language=en, pp. 112-117.

行。¹⁸ 也因此，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段，中國強調與東協國家建立自由經貿區；中段則是努力經營與巴基斯坦、馬爾地夫與斯里蘭卡的關係，其意在制衡印度；西段則延伸至中東與非洲，努力經營美國勢力式微或未及的地區。近年來，中國又發展出東南段，即另闢路線延伸至南太平洋地區，加強經營與南太島國的關係，包括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薩摩亞與斐濟等國。就地緣政治海權觀點而言，雖然中國不若美國是一個全球性的海上強權，但是「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及其軍事戰略在海上的積極作為已清楚地說明中國亟欲成為新興的海洋強權。

參、「一帶一路」之軍事戰略的定位與目標

一、軍事戰略的定位：工具vs.目的

有關軍事戰略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定位問題，其關鍵在於它究竟是做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工具」？或者是它本身即是一個「目的」？抑或者是兩者兼具？近期有關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軍事戰略或軍事元素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文獻指出，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而逐漸將經濟與軍事兩者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而且軍事戰略在當中同時扮演著「工具」與

¹⁸ Chas W. Freeman, Jr.,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June 20, 2016, <https://mepc.org/speeches/maritime-dimension-one-belt-one-road-strategic-perspective>.

「目的」的雙重角色。¹⁹ 然而，當細究是「工具」角色先發生，還是「目的」角色先發生時，本文認為是「工具」先發生於「目的」。首先，「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9月開始被提出來的時候，其目標是相對單純，範圍亦是相對有限，也就是著重在對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進行投資，進而帶動經濟發展以及與中國的經濟整合與共同繁榮。²⁰ 隨著計畫逐漸地落實，稍後中國則開始在沿線取得若干國外港口與戰略支點（strategic strong point），例如2017年8月建立吉布地保障基地，並且在同一個時間區段裡，軍事現代化與遠洋海軍發展又取得相當的成果，於是原本倡議所強調的重點—「投資建設、經濟發展、商務貿易」，逐漸浮現加上「軍事安全與軍事戰略」的聲音。因此，軍事戰略、軍事元素與解放軍從最初做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保護者（工具），到後來逐漸轉變成該倡議的推動是要讓中國成為世界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強權（目的）。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軍事戰略逐漸被重視也反映在該計畫與「解放軍海軍」（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的關係，而這又事涉一個關鍵的問題：為什麼「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需要解放軍？首先，羅蘭德（Nadege Rolland）認為，由於「一帶一路」倡議沿線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十分廣闊且距離中國本土遙遠，加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人士在沿線國家居住與工作，而他們所處的安全環境是極其複雜，包括政治動盪、經濟波動、社會不

¹⁹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²⁰ 王建偉，〈「一帶一路」是地緣政治戰略嗎？〉，頁 24。

穩定、宗教極端主義、補給與急難救助困難等因素，因此中國需要派出軍隊以對他們提供保護並且捍衛中國的海外利益。²¹ 其次，也有中國學者從「銀河號事件」當中得到啟示，認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漸提升，海上絲綢之路的安全環境攸關其是否能有效地轉運出沿線所產生的效益，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則是保障此路沿線安全環境的最佳保障。也因此，中國必須在外交與經濟上採取更積極靈活的作法以確保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同時也必須增進中國在文化傳播方面的軟實力，排除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與國際社會對中國維護國家利益與海上通道安全的誤解。²²

另外，也有其他的中國研究者從「新安全觀」的角度詮釋中國必須重塑其海外軍事基地，以呼應中國所強調的「和平發展」之新型態大國崛起。所謂的「新安全觀」，係指（1）尊重與保障每一個國家與中國的「共同安全」，（2）協力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與軍事等領域之「綜合安全」，（3）強調在尊重主權領土完整與不干

²¹ Andrea Ghiselli, "The Belt, the Road and the PLA," *China Brief*, Vol. 15, Iss. 20 (October 2015), p. 15 and p. 17; Nadege Rollan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Prospect for Chinese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p.2-3; Jonas Parelló-Plesner and Mathieu Duchatel, *China's Strong Arm Protecting Citizens and Assets Abroad*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5), pp. 54-60; 增田雅之，〈中國的「歐亞外交」—地區主義、對美平衡及務實主義〉，防衛研究所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 2020：走向歐亞大陸的中國》（東京：防衛研究所，2020 年），頁 16-18。

²² 許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面臨的安全挑戰：「銀河號事件」的啟示〉，《亞非縱橫》，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102-128。

涉他國內政原則下之平等、和平解決紛爭的「合作安全」，以及（4）透過國際合作以解決貧窮、促進發展的「持續安全」等四項。基於此一新安全觀念，中國在海外的軍事活動與軍事基地應當與「一帶一路」相互結合，並兼具維護和平、實踐人道主義、促進經濟發展、與展示傳播中國新氣象等四項功能。²³ 某種程度上，「新安全觀」的說法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意在向國際社會提供一個「正當性」的論述，對中國海外派兵的作為予以合理化。但不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抑或是「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它們都是基於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而出發，藉由經濟與軍事雙重管道而保護中國國家安全。

若是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與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戰略做比較，對中國來說，軍事手段在最初一開始是用於「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手段（工具），但隨著中國軍事力量逐漸地壯大，以及中國自我期許在2035年實現國防與軍隊現代化，2049年建成「世界一流的軍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與深化反而衍生出可能促成中國成為跨區域的國際軍事強權（目的）。然而，對美國而言，軍事戰略與軍事力量始終既是工具、手段，也是過程、狀態與目的；美軍的呈現主要是在於維繫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避免受到中國軍事力量崛起的挑戰、威脅或取代。

二、軍事戰略的目標：經濟發展vs.軍事強權

²³ 諶力、汪麗、韋政，〈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及啟示〉，《國防》，第9期（2017年9月），頁41-44。

與前述定位問題相似的是，究竟軍事戰略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目標是保護該計畫並協助達成經濟發展？或是造就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權？抑或者是兩者兼具？本文認為兩者皆是，只是早期側重在經濟開發，後來逐漸演變成經濟發展與軍事強權之雙重目標。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不論是中國的官方文件，抑或是相關的研究文獻，它們甚少闡述「一帶一路」倡議與解放軍的關係，也很少探討倡議中的軍事戰略與雄心企圖，而是多強調安全保障、經濟發展、國際合作、人道救援、遵守國際公法、以及相互尊重等原則，同時也叮嚀中國政府必須妥善處理中方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關係，並且注意美國與國際社會可能對「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軍事戰略或出現解放軍身影的負面觀感。²⁴

事實上，隨著解放軍在「一帶一路」沿線上逐漸展開的活動與足跡，「一帶一路」倡議計畫顯然並非只是單純的以經濟發展與國際援助為目標而已，成為世界軍事強權也是它的目標之一。有論者便認為，由於中國近年來快速地朝向海權大國邁進，其經濟發展與能源物資的運輸已高度依賴海洋，因此解放軍最主要的目標與任務是維持海上

²⁴ 諶力、汪麗、韋政，〈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及啟示〉，頁 41-45；豐松江，〈現代海外軍事基地發展呈現新特點〉，《世界知識期刊》，第 11 期（2018 年 6 月），頁 60-61；胡欣，〈中國的海外戰略支點建設需要處理好五對關係〉，《世界知識期刊》，第 3 期（2018 年 2 月），頁 74。Xiangning Wu 與 You Ji 亦認為，由於擔心國際社會可能產生質疑，加上不希望增加「一帶一路」倡議的爭議性，因此中國軍方刻意對該倡議計畫保持低調。參照：Wu and Ji,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Expanding the Global Reach from Land Mass to the Maritime Domains,” pp. 229-230.

通道的安全暢通，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海上絲綢之路」，其重點包括連結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南中國海水域，以及沿線上的曼德海峽(Mandab Strait)、荷姆茲海峽(Hormuz Strait)與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等三個節點。因為如此，浩瀚的海域與遙遠的距離將對解放軍的補給、保養與維修構成嚴峻的挑戰。若是中國能在沿線上擁有保障基地，其非但可做為支援解放軍之用，亦可讓中國在這些區域與節點上產生作用，這對中國在國際上發揮其影響力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是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權的具體實踐。²⁵

另外，企圖控制開發中國家並成為這些國家的領袖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之一。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動上，中國常藉著對沿線開發中國家提供基礎建設的機會，利用高額貸款進而掌控這些國家的財政、經濟與內治，甚至是對其重要的基礎設施（例如港口、機場）擁有支配權。藉此，中國亦可進一步影響或控制國際貿易及運輸的重要據點與路線，從而威脅區域中的敵對國家或整個世界，這是「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衍生出來的另一個目標。²⁶（有關「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軍事戰略架構圖，請參見圖1）

²⁵ 董慧明，〈中共「一帶一路」的軍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151期（2018年7、8月），頁32。

²⁶ Andresen,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p.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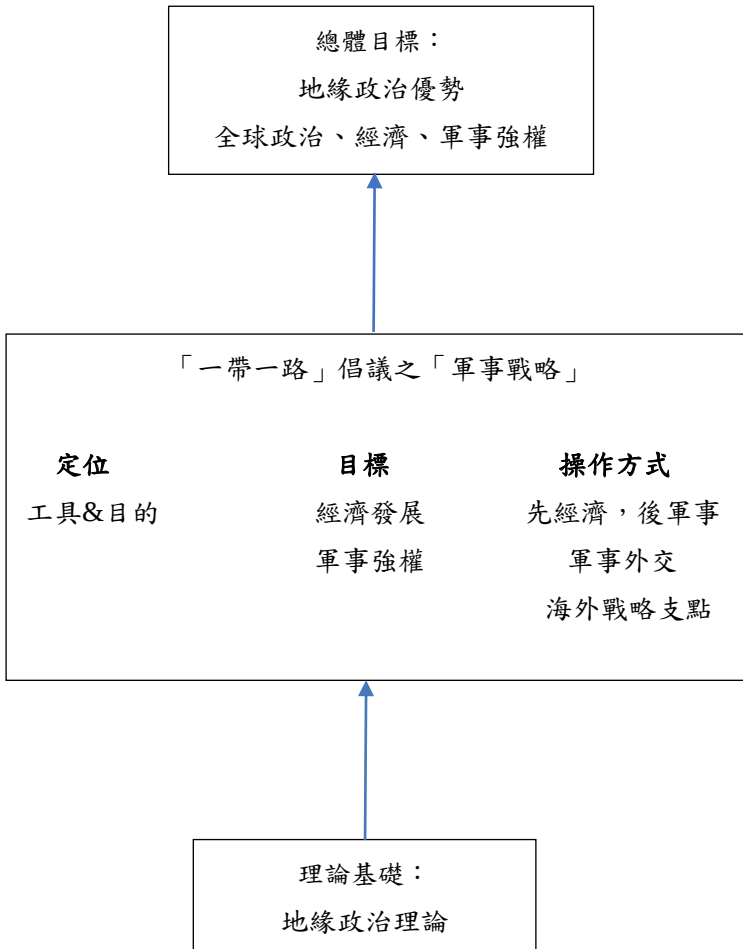


圖 1 「一帶一路」倡議之「軍事戰略」架構圖

肆、「一帶一路」之軍事戰略的操作方式

為了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推動軍事戰略，進而讓中國躍升為世界軍事強權，同時也為世界政治經濟強權的地位提供更堅強的後盾，中國透過許多細緻的操作手法而把軍事戰略與解放軍放進「一帶一路」倡議。主要的操作方式包括：以經濟發展掩護軍事戰略，對沿線國家推動軍事外交，以及在海外取得重要戰略支點。

一、「經濟先行，軍事在後」

從時間的序列上可以看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之軍事戰略的操作方式是採取「經濟先行，軍事在後」的策略，讓解放軍稍晚登場但逐漸地浮現並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一帶一路」倡議是在2013年9月被提出，當時計畫的主要目標便是經濟發展；同年10月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為「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並於2016年1月正式成立。在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方面，隨著倡議計畫的推展，2013-2014年起，中國開始擴大參與中東歐、中西亞、東南亞與南亞等地區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投資，包括高鐵、鐵路、公路、港口與發電廠等，並且推動一系列的經濟發展合作協議，²⁷ 例如「中巴經濟走廊」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²⁷ 參照：Yu Jie and Jon Wallace, “What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9/wha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bri>.

Partnership, RCEP)等。

其次，在海外軍事設施與基地方面，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吉布地保障基地在2017年8月建立；2018年1月，中國表示會在瓜達爾港（巴基斯坦）建立類似吉布地的基地；2022年8月，解放軍海軍有5艘測量船於漢班托塔港（斯里蘭卡）停靠一個星期，該港口目前尚未被中國用作軍事基地，但印度卻為此表達強烈抗議；在2019-2022年之間，解放軍海軍已著手將雲壤海軍基地（柬埔寨）建為可供其使用的基地。在陸路「一帶」部分，儘管目前中國並未複製在水路「一路」上建立軍事保障基地的作法，但是從2016年開始，即有傳聞指出解放軍駐紮在位於中國、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塔吉克之間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²⁸ 從這些發展的軌跡看來，軍事戰略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確實稍晚於經濟發展。

此外，「經濟先行，軍事在後」的策略也反應在倡議路線上的重要港口與設施多呈現「軍民兩用」(civil-military dual use)的情形，而且是「先民後軍」(first civilian, later military)。從實際的經驗來看，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港口的基礎設施硬體確實對海上運輸與國際貿易具有

²⁸ Mathieu Duchatel, “Oversea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Legal Framework,” in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p. 13-14; Gerry Shih, “In Central Asia’s Forbidding Highlands, A Quiet Newcomer: Chinese Troop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重要的作用。它們通常保有儲油、加油、電力、加水、後勤維修的功能，而完整的碼頭建設則可以提供大型的民商船停泊、裝載與卸貨。很理所當然地，這些做為民用商港的條件也都滿足做為軍港的條件。²⁹ 以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為例，從2016年開始，它便在石油能源與經濟發展上對中巴兩國發揮強大的作用。2017年3月，中國表示有意將海軍陸戰隊部署在瓜達爾港，³⁰ 2018年1月則表示將在瓜達爾港建立海軍基地。準此，原本是民用的商港要轉換成為軍港並非難事，更何況其本身即可停靠並支援海軍軍艦。

解釋兩者時間落差的原因是：第一，如前所述，「一帶一路」倡議在開始的時候便是聚焦在經濟發展，而對軍事戰略與解放軍角色甚少著墨。第二，由於軍事有其高度的敏感性(sensitivity)，容易引起美國與國際社會的質疑、擔心或反彈，於是中國稍後再讓軍事浮上檯面。換言之，「一帶一路」倡議之經濟發展先行，然後再「夾帶」、「掩護」解放軍在海外的軍事行動與基地設立。³¹ 然而，也有國際評論認為，解放軍努力「走出去」與積極取得海外軍事基地的作為並非是依靠「一帶一路」倡議的「夾帶」或「掩護」。相反地，是中國想成為全球軍事強權的

²⁹ Devin Thorne and Ben Spevack, *Harbored Ambitions: How China's Port Investments Are Strategically Reshaping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4ADS, 2017), pp. 21-24; Daniel R. Russel and Blake H. Berger, *Weap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2020), pp. 23-28.

³⁰ "China May Deploy Marines to Gwadar Port," *Maritime Executive*, March 17, 2017, <https://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china-may-deploy-marines-to-gwadar-port>.

³¹ Wu and Ji,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Expanding the Global Reach from Land Mass to the Maritime Domains," p. 230.

動機驅使它提出與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然後再慢慢地外顯它的軍事動機。³² 因為中國具有更強大的戰略企圖——挑戰並取代美國霸權，從而改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美國與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而這需要成為全球軍事強權始能為之。

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兼具著經濟與軍事雙重戰略意義，而且經濟發展又先行於軍事戰略，則在倡議的發展路徑上看見解放軍的身影是屬合理（基於保護沿線安全）。從上述有關中國在「帶」（陸）與「路」（海）之軍事設施與基地的數量比較來看，海路部分比陸路部分更為明顯，這也說明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解放軍海軍兩者有密切的關連性。從中國近年來戮力發展遠洋海軍的經驗來看，其亦是需要在重要的戰略位置取得支配權，以用於對海軍的補給保修與兵力投射。許多觀察家認為，適合作為解放軍海軍的海外據點正好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³³ 若是由東向西，依序連結雲壤港、皎漂港、漢班托塔港、瓜達爾港與吉布地保障基地成為一線，則「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即是「中國遠洋海軍發展」的路徑。³⁴ 當兩條路徑重疊時，中國可藉此控制關鍵的貿易路線與航運水

³² Hillman, “Five myths abou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³³ Keith Johnson and Dan De Luce, “One Belt, One Road, One Happy Chinese Navy,” *Foreign Policy*, April 17,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17/one-belt-one-road-one-happy-chinese-navy/>.

³⁴ Jeffrey Becker and Erica Downs, “China’s Djibouti Military Base the First of Many,” *East Asia Forum*, June 27,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6/27/chinas-djibouti-military-base-the-first-of-many/>; Andresen,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p.126.

道，進而影響路線周邊的國家，甚至威脅全球。³⁵

二、軍事外交推動

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實踐其軍事戰略的第二種操作方式是對沿線國家與區域採取軍事外交(military diplomacy)或防衛外交(defense diplomacy)。解放軍藉由軍事交流、互訪、合作、援助、軍備控制與共同執法等作為，先讓沿線國家減少猜忌與敵意，並且向它們誠懇表明解決歧異與紛爭，共同維護安全穩定，最後再建立戰略與軍事互信機制，這一系列策略的運用是中國推動軍事外交的重要模式，也就是外交與軍事手段兩者相互運用。³⁶ 軍事外交的目的是在於維護與實現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它是國家總體戰略的一部分；它也是外交與軍事重疊交集的部分，是外交在軍事領域的延伸，也是軍事在外交場域的運用；軍事外交是軍事行動的一項，也是外交作為的一種形式。³⁷ 就某種程度來說，「一帶一路」倡議確實反應了中國發展外交戰略的新思維，既提供軍事為外交服務的機會，也藉由政治外交與經濟投資帶動解放軍向海外投射，

³⁵ Andrea Ghiselli, "The Belt, the Road and the PLA," *China Brief*, Vol. 15, Iss. 20 (October 2015), p. 17; Andresen,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p.124.

³⁶ 董慧明，〈中共「一帶一路」的軍事戰略意涵〉，頁33。

³⁷ 劉琳，〈「一帶一路」沿線戰略支點與軍事外交建設〉，《中國與世界》，2017年第15期，2017年8月，頁63。軍事外交的形式相當多元，包括高層軍事官員的互訪交流與對話，聯合軍事教育訓練與演習，海軍軍艦港口訪問，安全與軍事相關議題的會議，軍援與軍售，以及軍事工業與技術合作等等。參照：陳亮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之軍事外交觀察：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國防情勢月報》，第152期（2020年2月），頁2。

其總目標是為了達成保障國家的戰略機遇(strategic opportunity)。

又一如前述，「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即有軍事外交的需求，特別是安全上的需求，包括分別滿足「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安全方面的保障與援助，也滿足對大國關係與對歐盟關係在互動上的實力依據。前者是對「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保護的意義；後者則是在支持推動中國與大國的關係。而軍事外交支持大國關係有三個面向：第一、協助穩定中國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第二、藉此推動與歐盟的經濟發展與安全事務合作，因為中國認為這是雙方極重要的戰略機遇時刻；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應對若干與中國有領土主權爭議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菲律賓與越南等，軍事外交能為中國與解放軍創造更多籌碼。³⁸ 有若干中國學者建議，中國必須讓軍事外交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構想當中，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戰略與安全溝通，並且加強彼此在軍事領域的交往及合作。中國尤其需要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軍事外交與合作，因為這些成員國家、觀察員、與對話夥伴的分佈跨越了東歐、中亞、中東、西亞、南亞、與東南亞等廣闊的區域，且多是位處在「一帶一路」的沿線上。³⁹ 此外，軍事外交的另一個作用乃是在於化解沿線國家對中國的軍事戰略及總體戰略的疑慮，並且藉此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及與這些國家交好。中國深刻明白藉此方式將有

³⁸ 李大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下的軍事外交〉，《中國經貿導刊》，2015年第21期（2015年7月），頁77-79。

³⁹ 同前註。

助於全面發展並深化與沿線國家的關係，如此也將有助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⁴⁰ 準此，「一帶一路」倡議與「軍事外交」的關係可謂魚幫水，水幫魚，兩者互為目的及手段。

三、戰略支點取得

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實踐其軍事戰略的第三種操作方式是在海外取得戰略支點或軍事基地，而此一方式又是近年來最受矚目與備受爭論的軍事作為。也因此，近年來有關中國在戰略支點議題上的討論是多過於軍事外交。根據甘迺迪(Conor Kennedy)的定義，戰略支點係指「可以提供海外軍事行動支援的地點」或「可以作為海外軍事力量部署的前進基地」。換言之，它被視為是中國在海外具有保障並投射軍事力量的平台或基地。⁴¹ 戰略支點有時會被視為是駐點國家與提供支點國家間的「準同盟關係」(quasi-alliance relationship)，有時則又被稱做是「海外的港口」。中國在2017年8月於非洲東部吉布地所成立的吉布地保障基地便是中國在海外的第一個戰略支點，象徵解放軍非但能在海外進行軍事任務，而且該行動擁有保障的

⁴⁰ 劉琳，〈「一帶一路」沿線戰略支點與軍事外交建設〉，頁 63-64。

⁴¹ Conor Kenned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 19, Iss. 6 (March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trong-points-and-chinese-naval-strategy/>. 狹義的戰略支點是指完全的軍事基地，廣義的戰略支點是指該基地為民用與軍用雙重混和的基地與設施。只要其可以提供國家在海外軍事行動或非軍事行動之所需，例如補給與保修等，它就是戰略支點。參照：陳亮智，〈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作為：一個「面」的「戰略支點」之觀察〉，《國防情勢月報》，第 146 期（2019 年 8 月），頁 16。

基礎，甚至有海外駐軍的未來性。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海外戰略支點的建立自然是為了因應中國國家海洋戰略與「走出去」的戰略需求，是著眼於捍衛國家利益、實現經濟發展、維護海上安全，其與旨在促進區域和平的西方列強之海外軍事基地有若干相似之處。基本上，戰略支點可區分為四種類型：第一、提供海外軍事行動的保障基地；第二、以中國為投資建設主體的多功能遠洋港口；第三、以商業合作方式所租賃的海外港口；第四、雖短期但可持續使用的海外設施。對中國而言，這四種類型均是它極力爭取的對象。然而，中國積極尋求海外戰略支點的作為卻引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強烈質疑，於是中國必須面對並處理海外戰略支點設立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包括海外軍事基地建立是否被視為是中國走向帝國主義的前哨，增加海外軍事基地是否會落入區域安全困境與軍備競賽的漩渦，以及海外軍事基地建設是否會造成財政上的窘境等問題。⁴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有關海外戰略支點的建立與佈局已從「點」的思考走向「線」的思維，其試圖將所有的戰略支點連結成一線，以創造一個更完整與更全面的海外軍事支援體系。⁴³ 事實上，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支點

⁴² 胡欣，〈國家利益拓展與海外戰略支撐點建設〉，《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23-28 與頁 31-32；許可，〈構建「海上絲路」上的戰略支點—兼議迪戈西亞基地的借鑑作用〉，《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第 5 期（2016 年 10 月），頁 9-21；張潔，〈海上通道安全與中國戰略支點的構建—兼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考量〉，《國際安全研究》，第 2 期（2015 年 2 月），頁 100-160。

⁴³ Conor Kennedy,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思維並非只前進到「線」的觀念，其更有進一步走向「面」的計畫與行動，這正充分反映中國對海洋與國際秩序的強烈戰略企圖。首先在「線」的方面，中國依著時間順序先後取得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經營權（2015年），在吉布地設置軍事保障基地（2017年），同年獲得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控股權（2017年），以及取得柬埔寨雲壤海軍基地的使用權（2019年）。⁴⁴ 隨著這些戰略支點的取得，其逐漸在南海南端與印度洋水域串起一條戰略路線，此即國際所稱之「珍珠鍊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

其次在「面」的部分，儘管有國際評論認為中國距離發展成「面」的戰略空間仍非常遙遠，並且有其困難，但是在南海水域，特別是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與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前者包括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渚碧礁(Subi Reef)、美濟礁(Mischief Reef)等，後者包括永興島(Woody Island)與中建島(Triton Island)，中國已經在這些島礁上完成階段性的填海造陸工程，也已經完成並強化它們的「軍事基地化」，這讓解放軍在南海具有發展「面」之戰略空間的機會與條件。南海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操作軍事戰略極為特別的區域，其亦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模式。最主要的關鍵是對水域中的島礁進行事實上（de facto）的佔有，加上後續的填海造陸與軍事化，這讓中國在此創造出極大的戰略優勢。⁴⁵

陳亮智，〈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作為：一個「面」的「戰略支點」之觀察〉，頁 17。

⁴⁴ 陳亮智，〈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作為：一個「面」的「戰略支點」之觀察〉，頁 17。

⁴⁵ 同前註，頁 18-21。

綜觀上述目前中國在印度洋與南海所取得的戰略支點來看，「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location)與「戰略價值」(strategic value)可謂是這些基地的共通性，⁴⁶ 而此兩者又具有高度的關連性，因為在這些地點上賦予兵力，解放軍將更加擁有保護「一帶一路」安全，控制海上運輸交通線，以及牽制戰略競爭對手等能力。由西向東來看，吉布地保障基地位於非洲東部，直接面向連結紅海與亞丁灣的曼德海峽，是天然深水海港，可停泊軍艦，其可用於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非洲與西亞區段，影響繁忙的海上貿易與能源運輸。瓜達爾港位於巴基斯坦南部，直接面向阿曼灣與阿拉伯海北部，向西可觸及荷姆茲海峽與波斯灣，為天然深水港，可停泊軍艦，保護「一帶一路」的中東與西亞區段，影響世界最重要的石油運輸。另外，它也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出口，是中國西部對外貿易與交通的重要港口。漢班托塔港在斯里蘭卡南部，面向印度洋北部，向西為阿拉伯海，向東為孟加拉灣，為人工深水港，可停泊軍艦，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南亞區段，影響印度洋上的貿易與能源運輸，同時對印度構成強烈的戰略衝擊。皎漂港位於緬甸西部，面向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為天然深水海港，可停泊軍艦，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南亞與東南亞之西區段，亦可影響海上貿易與能源運輸。雲壤海軍基地位於柬埔寨南部，面向泰國灣與南海西南部，為人工港口，可停泊軍艦，保護「一帶一路」倡議的東南亞與南海西南區段，對越南則形成戰略挑戰。南沙與西沙群島的軍事基地分佈在南海的南部與中西部，為人工港

⁴⁶ Kardon and Leutert, "Pier Competitor: China's Power Position in Global Ports," pp. 17-19.

口，可停泊軍艦，保護「一帶一路」倡議在南海的南與中區段，它們分別對菲律賓與越南構成戰略威脅（請參見表1）。⁴⁷ 根據這些港口基地的特質，中國確實是非常具體地實踐地緣政治理論。

⁴⁷ *Ibid.*, pp. 22-26.

表 1 目前「一帶一路」倡議沿線之重要戰略支點

戰略支點 名稱	地理位置	面向區域	天然港/ 人工港	可否停 軍艦	影響「一帶一路」的 區段
吉布地保障基地	非洲東部	曼德海峽	天然港	可	非洲與西亞區段
瓜達爾港	巴基斯坦南部	阿曼灣、 阿拉伯海北部	天然港	可	中東與西亞區段，中 巴經濟走廊出口
漢班托塔港	斯里蘭卡南部	印度洋北部	人工港	可	南亞區段，衝擊印度
皎漂港	緬甸西部	孟加拉灣、 安達曼海	天然港	可	南亞與東南亞西區段
雲壤海軍 基地	柬埔寨南部	泰國灣、 南海西南部	人工港	可	東南亞與南海西南區 段，衝擊越南
南沙群島	南海南部	南海南部、 南海西南部	人工港	可	南海南區段，衝擊越 南、菲律賓
西沙群島	南海中西部	南海中部	人工港	可	南海中區段，衝擊越 南、菲律賓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內文。

此外，隨著政經勢力逐漸向南太平洋島國延伸，中國似乎正複製它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取得戰略支點的作法，企圖在該區域位處重要航道通過的位置尋求可做為解放軍使用的海外軍事基地，以為將來的兵力投射及影響力發揮。根據澳洲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努力對南太平洋國家，包括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庫克群島、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薩摩亞、東加與萬那杜等國進行高額的貸款。雖然目前這些國家是否會步上所謂的「債務陷阱」(debt-trap)仍言之過早，但是它們向中國舉債的後果可能反讓中國予取予求，而中國則可以藉此與這些國家交換條件或重要戰略資源，例如港口、機場或電力等關鍵基礎設施，如此中國將逐步取得在此的戰略支點。⁴⁸ 因此，除了前述印度洋與南海之外，未來南太平洋很可能會出現中國的海外戰略支點，這對美國「印太戰略」與西方民主國家同盟將構成嚴峻的挑戰。

伍、結語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發展倡議，也非是一個單純的以國際援助、投資、開發為目標的計畫，而是中國既企圖成為全球政治經濟強權，也圖謀成為世界軍事霸權的「雙目標巨型戰略」(dual goal grand

⁴⁸ Alexandre Dayant, “Pacific Islands Avoid 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for Now,” *Lowy Institute*, November 27,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cific-islands-avoid-china-debt-trap-diplomacy-now>.

strategy)。軍事戰略與軍事元素絕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是重要的支撐力量，同時也是為了實現世界軍事霸權的目標。很有趣的是，不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抑或是倡議本身的總體戰略，它們都是「始於地緣政治，終於地緣政治」，即倡議中的軍事行動與作為乃是以地緣政治理論為基礎，透過實踐進而回饋到促進中國國家的安全、生存、發展與競爭。特別是在美中大國競爭的時代，它即在反抗美國對中所實施的制衡，它是要維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安全、利益與競爭優勢。

軍事戰略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定位也是雙重的，也就是它同為「工具」與「目的」的角色，而「工具」是先發生於「目的」。最初，軍事戰略與軍事元素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保護者（做為工具），但是演變到後來，軍事戰略與軍事元素的比重愈來愈明顯，並且是要中國成為世界軍事霸權（變成目的）。這當中有計畫本身摸索探詢與「且走且看」的地方，也有應對潛在質疑與反彈的保守謹慎，當然也有「經濟先行，軍事在後」的時間差戰術。搭配軍事外交推動與海外戰略支點取得，「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充分顯現其精心計畫與雄心企圖。

至於該軍事戰略未來發展的機會與限制，本文認為，在機會方面，中國必須繼續保持不斷地經濟成長與出口，特別是製造業，甚至是高科技產業，如此以換得共產黨的執政，並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這樣它的軍事戰略與解放軍才有發展的憑藉與舞台。在軍事部分，持續的軍事現代化與海軍艦隊規模擴大，以及保持軍事外交推動與海外戰略支點的取得，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之軍事戰略發展的契機。在限制方面，面對海洋秩序的文化與態

度可能是中國的一大挑戰。雖然中國近年來努力邁向成為海洋大國，但其本質仍是一個大陸霸權，缺少一般海洋國家的許多特質，例如民主制度、法治精神、以及政治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相容等，這容易促使中國以為填海造陸、發展海軍、建立海外軍事基地便是成為海洋大國的正途，⁴⁹但是忽略並且破壞國際規範的結果將引來國際社會的反制。此外，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掠奪、失信與殖民心態等，這些可能造成負面的反應進而侵蝕該計畫的推動，如此也將折損其軍事戰略的力道。最後，來自於美國及其盟友的反制也可能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軍事戰略與作為構成挑戰、限縮，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形強大，這將為該軍事戰略的發展投下極大的不確定性。

⁴⁹ Andrew Lambert, *Seapower States: Maritime Culture,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 Conflict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16-321.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報告、專書論文

增田雅之，〈中國的「歐亞外交」—地區主義、對美平衡及務實主義〉，防衛研究所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 2020：走向歐亞大陸的中國》（東京：防衛研究所，2020），頁5-21。

期刊論文

王建偉，〈「一帶一路」是地緣政治戰略嗎？〉，《二十一世紀評論》，第168期（2018年8月），頁16-26。

李大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下的軍事外交〉，《中國經貿導刊》，第21期（2015年7月），頁77-79。

胡欣，〈中國的海外戰略支點建設需要處理好五對關係〉，《世界知識期刊》，第3期（2018年2月），頁74。

胡欣，〈國家利益拓展與海外戰略支撐點建設〉，《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1期（2019年1月），頁21-35。

許可，〈構建「海上絲路」上的戰略支點—兼議迪戈西亞基地的借鑑作用〉，《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第5期（2016年10月），頁9-21。

陳亮智，〈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作為：一個「面」的「戰略支點」之觀察〉，《國防情勢月報》，第146期（2019年8月），頁14-22。

陳亮智，〈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之軍事外交觀察：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國防情勢月報》，第152期

（2020年2月），頁1-7。

張登及，〈「一帶一路」：大陸「新歐亞戰略」的地緣政治分析〉，《交流雜誌》，第139期，2015年2月，
<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209>。

張潔，〈海上通道安全與中國戰略支點的構建—兼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考量〉，《國際安全研究》，第2期（2015年2月），頁100-160。

葉志偉、蘇振欽，〈以地緣政治視角淺析中共外交與軍事戰略〉，《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4卷第1期（2020年2月1日），頁20-33。

董慧明，〈中共「一帶一路」的軍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151期（2018年7、8月），頁28-39。

劉琳，〈「一帶一路」沿線戰略支點與軍事外交建設〉，《中國與世界》，第15期（2017年8月），頁62-64。

諶力、汪麗、韋政，〈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及啟示〉，《國防》，第9期（2017年9月），頁41-45。

網路新聞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習近平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10月18日，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8.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魏鳳和會見巴基斯坦海軍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8年4月18日，
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18-04/18/content_4809826.htm。

英文部分

專書、報告、專書論文

Duchatel, Mathieu, “Oversea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Legal Framework,” in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p. 7-17.

Freeman, Chas W., Jr.,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June 20, 2016, <https://mepc.org/speeches/maritime-dimension-one-belt-one-road-strategic-perspective>.

Jie, Yu and Jon Wallace, “What I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hatham House*, September 13, 202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9/wha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bri>.

Lambert, Andrew, *Seapower States: Maritime Culture,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 Conflict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Maurer, John, “The Geo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of Alfred Thayer Mahan,” *Engelsberg Ideas*, March 21, 2022, <https://engelsbergideas.com/essays/the-geopolitics-and-grand-strategy-of-alfred-thayer-mahan/>.

Parello-Plesner, Jonas and Duchatel Mathieu, *China’s Strong Arm Protecting Citizens and Assets Abroad*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5).

- Rolland, Nadege,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Prospect for Chinese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p. 1-6.
- Russel, Daniel R. and Blake H. Berger, *Weaponiz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2020).
- Russett, Bruce,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2007).
- Saunders, Phillip C. and Julia G. Bowie,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Obama and Trump eras,” in Richard A. Bitzinger & James Char, eds., *Reshaping the Chinese Military: The PLA’s Roles and Missions in the Xi Jinping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 88-108.
- Sempa, Francis, “Giulio Douhet and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Diplomat*, August 12,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8/giulio-douhet-and-the-end-of-the-pacific-war/>.
- Thorne, Devin and Ben Spevack, *Harbored Ambitions: How China’s Port Investments Are Strategically Reshaping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4ADS, 2017).
- Tinline, Phil, “The Father of Geopolitics,” *New Statesman*,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2019/01/halford->

mackinder-father-geopolitics.

期刊論文

Andresen, Joshua, “China’s Milita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Vol. 5, Iss. 2 (October 2019), pp.122-135.

Harper, Tom, “China’s Euras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Eurasian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October 14, 2019,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cjgg/5/2/article-p99_1.xml?language=en.

Kardon, Isaac B. and Wendy Leutert, “Pier Competitor: China’s Power Position in Global Por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4 (Spring 2022), pp. 9-47.

Kennedy, Conor, “Strategic Strong Points and Chinese Naval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 19, Iss. 6 (March 2019), pp. 19-26.

Ghiselli, Andrea, “The Belt, the Road and the PLA,” *China Brief*, Vol. 15, Iss. 20 (October 2015), pp. 14-17.

Parent, Joseph M. and Sebastian Rosato, “Balancing in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Fall 2005), pp. 51-86.

Ross, Robert S., “Nationalism, Geopolitics, and Naval Expansionism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Rise of Chin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1, No. 4 (Autumn 2018.), pp. 11-44.

Scott, David, “The Indo-Pacific in US Strategy: Responding to

Power Shifts,” *Rising Power Quarterly*, Vol. 3, Iss. 2 (August 2018), pp. 19-43.

Venier, Pascal, “Main Theoretical Currents i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en Edition Journals*, March 2010,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espacepolitique/1714>.

Wu, Xiangning and You Ji, “The Military Driver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Endeavor: Expanding the Global Reach from Land Mass to the Maritime Domains,” *Th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4 (November 2020), pp. 223-244.

網路新聞

Abi-Habib, Maria, “China’s ‘Belt and Road’ Plan in Pakistan Takes a Military Tur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9/world/asia/pakistan-china-belt-road-military.html>.

Becker, Jeffrey and Erica Downs, “China’s Djibouti Military Base the First of Many,” *East Asia Forum*, June 27,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6/27/chinas-djibouti-military-base-the-first-of-many/>.

Blanchard, Ben, “China formally opens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Reuters*, August 1,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jibouti/china-formally-open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in-djibouti-idUSKBN1AH3E3>.

“BRI will help China add to it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bases, says Pentagon,” *Strait Times*, May 3,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bri-will-help-china-add-to-its-international-military-bases-says-pentagon>.

“China May Deploy Marines to Gwadar Port,” *Maritime Executive*, March 17, 2017, <https://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china-may-deploy-marines-to-gwadar-port>.

Dayant, Alexandre, “Pacific Islands Avoid 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for Now,” *Lowy Institute*, November 27,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cific-islands-avoid-china-debt-trap-diplomacy-now>.

Ferguson, Niall “A Taiwan Crisis May Mark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 *Bloomberg*, March 22,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3-21/niall-ferguson-a-taiwan-crisis-may-end-the-american-empire#xj4y7vzkg>.

Hillman, Jonathan, “Five myths abou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hington Post*, May 31,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five-myths/five-myths-abou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2019/05/30/d6870958-8223-11e9-bce7-40b4105f7ca0_story.html.

Jacques, Jeremiah, “China Admits Belt and Road Includes Global Military Ambitions,” *Trumpet*, July 15, 2019, <https://www.thetrumpet.com/20961-china-admits-belt-and-road-includes-global-military-ambitions>.

Johnson, Keith and Dan De Luce, “One Belt, One Road, One

Happy Chinese Navy,” *Foreign Policy*, April 17,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17/one-belt-one-road-one-happy-chinese-navy/>.

Kuo, Lily, “China has officially opened its first military base in Africa,” *Quartz Africa*, August 1, 2017, <https://qz.com/africa/1043185/china-has-officially-opened-its-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in-djibouti-in-the-horn-of-africa/>.

Nakashima, Ellen and Cate Cadell, “China secretly building naval facility in Cambodia, Western officials say,”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6/06/cambodia-china-navy-base-ream/>.

Page, Jeremy, Cordon Lubold and Rob Taylor, “Deal for Naval Outpost in Cambodia Furthers China’s Quest for Military Network,”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cret-deal-for-chinese-naval-outpost-in-cambodia-raises-u-s-fears-of-beijings-ambitions-11563732482>.

Shih, Gerry, “In Central Asia’s Forbidding Highlands, A Quiet Newcomer: Chinese Troop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Examining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Liang-Chih Evans Che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DSR)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examining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BOR or BRI). Basically, the OBOR is neither a typical progra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a purely pla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t is a grand strategy for Beijing to accomplish its ambition of being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hegemon globally. The military strategy is always the key in the OBOR. It tends to protect the Initiative at first and then changes to establish world's military power later. There are three major approaches for China to conduct the OBOR: "first economy, later military," military diplomacy and strategic strong point. While promotion of the OBOR might lead Beijing to success in its mission, breaking of international rules, counterbalance from the U.S.-led alliance and a broken promise to countries of the OBOR would make it fail.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hegemon, military diplomacy, strategic strong point

俄烏軍事衝突與俄「中」戰略協作 輿論戰

黃秋龍

（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軍事衝突以來，僅短短不到 3 個月，歐美國家因「戰爭疲乏」(War fatigue)浮現「烏克蘭疲乏」(Ukraine fatigue)，從而使得西方人道救援出現「冷漠同情」(Sympathetic indifference)危機。正值國際社會在高度聚焦，中共是否提供實體支援俄羅斯。實際上，相對於有形實體層面的認知領域，才是俄「中」戰略協作場域。換言之，俄「中」應用俄烏衝突輿論戰，可能存在著世人所不熟悉的威權主義政治戰略(Political strategy)。本文觀察分析發現，不僅「戰爭/烏克蘭疲乏」解構輿論戰論述，而且「追溯修訂」(Retconning)亦連結著政治戰略複合應用。甚至，導致俄「中」「信息聯盟」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俄「中」在輿論戰上的協作關係，不僅會威脅中共國際聲望與形象，甚至國際對俄羅斯施行金融與經濟制裁，更會衝擊「一帶一路」倡議與俄羅斯、白俄羅斯之運輸能量。顯而易見的，中共在俄烏軍事衝突上的戰略盤算，可視為不得已之「戰略尷尬」(Strategic predicament)，未來俄「中」戰略合作也存在侷限。

關鍵詞：俄烏軍事衝突、輿論戰、烏克蘭疲乏、政治戰略、追溯修訂

壹、前言

2022年8月4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俄羅斯官方媒體《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記者提問：「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稱希望與習近平主席通話並討論烏克蘭衝突。你能否確認中方是否有這方面安排？」回應稱：「中方同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有關各方就烏克蘭危機保持著密切溝通。」¹事實上，香港《南華早報》係於同日藉由Zoom視訊平臺，刊登進行四十分鐘專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內容。此專訪係自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澤倫斯基首度接受亞洲媒體採訪。澤倫斯基不僅呼籲「中國」對俄羅斯施加政治經濟影響，以結束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甚至還表示希望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對話」。而今，澤倫斯基首度接受亞洲媒體採訪，既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專訪內容更反映澤倫斯基對西方國家出現「戰爭疲乏」備感憂慮，轉而希望中共對俄羅斯發揮影響力。初步看來，相對於有形實體層面的認知領域，才是俄「中」戰略協作場域。換言之，俄「中」應用俄烏衝突輿論戰，可能存在著世人所不熟悉的威權主義政治戰略。

¹ <2022年8月4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共外交部》，2022年8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208/t20220804_10734474.shtml>。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分析概念

一、問題意識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入侵以來，不僅西方主要國家發動制裁俄羅斯；甚至，在國際反戰輿論與人道主義考量上，俄羅斯理應處於絕對劣勢。然而，檢視這些反戰舉措，都脫離不了世人對戰爭，以及國際關係的傳統認知範疇。更令世人關注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共對俄羅斯行動之政治立場，仍在形式上保持中立，堅持反對單邊制裁俄羅斯。然而，何以國際社會在高度聚焦中共是否提供實體支援俄羅斯，俄「中」關係卻仍宣稱「中俄關係這列快車永遠在路上，沒有終點站，只有加油站」、「合作無上限」、「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²甚至，國際社會仍普遍專注在實體制裁效果上，如6月2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稱：「最近幾週，莫斯科多次呼籲北京兌現俄烏戰爭爆發前幾週的承諾『中俄關係上不封頂、友誼無上限』，要求中國提供更多支持，令北京感到為難。」³然而，事實上，西方主要國家不僅對實體制裁意見出現分歧；而且自俄烏軍事衝突以來，僅短短不到3個月，遠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輿論反映與民意調查，也逐漸因「戰爭疲乏」浮現「烏克

² <樂玉成：中俄關係上不封頂 永遠在路上>，《聯合早報》，<<https://www.kzaobao.com/shiju/20220205/109823.html>>。

³ Cate Cadell and Ellen Nakashima, “Beijing chafes at Moscow’s requests for support, Chinese officials say,”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6/02/china-support-russia-ukraine/>>.

蘭疲乏」，從而使得西方人道救援出現「冷漠同情」危機。⁴甚至，西方主要國家也冒出反對美國介入歐洲安全事務的聲浪與衝突事件。⁵更令識者憂心的是，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基斯利茨亞(Sergiy Kyslytsya)，於同年8月24日在烏克蘭獨立日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後，呼籲停止戰爭並譴責俄羅斯的提議案，不僅未達有如3月份的迴響(當時計獲得141個成員國，占聯合國73%國家投票贊成共同譴責俄羅斯)，而且此次只得到193個成員國30%中的58國支持。⁶

見諸2022年6月19日，中共外交部發布「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即指：「當歐洲正在承受沉重的政治、經濟、社會代價時，美國卻在收割紅利，軍火商、糧食和能源企業賺得盆滿鉢滿」，以及「俄烏衝突引發超650萬烏克蘭人湧入歐洲鄰國，引發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⁷此即係意將「烏克蘭疲乏」與「冷漠同情」，進行互為因果宣傳。可見，俄羅斯與中共處理烏克蘭情勢的報

⁴ Rory Finnin and Jon Roozenbeek, “Opinion: The real goal of Kremlin disinformation isn’t what you think,” March 22, 2022,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3/22/putin-disinformation-apathy-00018974>>.

⁵ Thomas Graham, “Preventing a wider European conflict,”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38*, March 8,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report/preventing-wider-european-conflict>>.

⁶ “Ukraine’s immediate fate important to world, delegate tells Security Council, calling for cessation of war: Peacebuilding chief notes human, material tolls brought on by Russian Federation,” 24 August 2022,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press.un.org/en/2022/sc15004.doc.htm>>.

⁷ <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中共外交部》，2022年6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導與宣傳，存在著西方民主國家所不熟悉的威權主義政治戰略，甚至可能對傳統國際社會秩序產生解構(Deconstructing)效應。鑑於國際關係領域在研究結構體系解構(後結構主義)上，有關「解構國際政治」(D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研究取向，在表達新的研究途徑與新思維上，已越來越受到關注。⁸因此，本文先經由問題事實描述，所抽繹出之問題意識，乃緣起於從實體層面，進一步嘗試向國際政治之現實構面，探索俄「中」戰略協作之輿論戰情勢。本文藉由解構概念，除用以解釋俄「中」在俄烏衝突輿論戰之政治戰略，也進一步說明俄「中」戰略協作為何仍存在著侷限性。

二、相關研究分析概念

(一)政治戰略：係指對主要的社會、社群或組織，贏得與持續制式的權力控制權之戰略規劃。其常見9種型態包括：控制議題(Control the agenda)、選擇決策準則(Select the decision criteria)、控制資訊存取(Control access to information)、利用外應行家(Use outside experts)、調控接近有影響力者(Control access to influential people)、善用臨時聯合(Form a coalition)、招撫反對者(Co-opt the opposition)、操弄象徵符號(Manipulate symbols)、利用人際操控(Use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⁹

(二)戰爭疲乏：係指世人對於戰爭所伴隨的邊境衝

⁸ Michael Dillon, *D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9.

⁹ “9 types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dateless), iEduNote, <<https://www.iedunote.com/political-strategies>>.

突、難民、犯罪、通貨膨脹、糧食安全與能源供應等問題，所產生的戰爭疲乏效應；同理，俄烏軍事衝突也引起「烏克蘭疲乏」。

(三)冷漠同情：則係常見的社會心理現象，如對於街頭乞討者、勸募活動或藝人表演，雖心理感到同情或認同，卻缺乏支持或布施動力。

(四)追溯修訂(Retconning, or “Retroactive continuity”)：為系列故事追加續集或為衍生作品提供空間，允許新作者修正系列歷史敘事，以使其可以容納新增事件，而不損傷其原本的一致性；甚至，對熱門角色再刻劃、解決時間前後順序的問題。¹⁰

參、俄「中」戰略協作之輿論戰情勢

一、中共輿論工作對俄羅斯進行戰略支撐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小時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在網路上發出視頻，宣稱大批烏克蘭士兵已交出武器。事實上，該則訊息來源是俄羅斯國營《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兩天後，中共《中央電視臺》播放一則突發新聞，援引俄羅斯聯邦國務委員會主席普丁(Vladimir Putin)講話，指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已逃離首都基輔。

《央視》隨後在微博上建立相關話題標籤，並已被瀏覽5.1億次，同時有163家媒體引用。¹¹同月28日，俄羅斯遭受國

¹⁰ Finnin and Roozenbeek, “Opinion: The real goal of Kremlin disinformation isn’t what you think.”

¹¹ <俄國家杜馬主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離開基輔>，《央視

際社會廣泛制裁之際，俄官方通訊社《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及其1,100萬微博粉絲分享了一則顯示力量的訊息，引述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娃(Maria Zakharova)所稱：「俄羅斯在世界上仍有朋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真正巨人』。」¹²202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所屬微博帳號《環球資訊》發布視頻，配以「#多國獨立記者因真實報導俄烏衝突被解職#」話題標籤，聲稱：「近日，在聯合國會議上，來自法國、義大利、荷蘭等多個國家的獨立記者批評西方輿論在報導俄烏衝突時虛假宣傳」，「然而，由於堅持說出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觀察到的事實，他們被解僱，甚至被禁止進入自己的國家。」然而，這些所謂的「事實真相」，實際上是俄羅斯散播且已被屢次揭穿的謊言。中共類此《環球資訊》轉發來自俄羅斯網路訊息的常見模式，美國政府資助對外設置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國際廣播宣傳機構《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將其稱為：「中國官方媒體學舌俄羅斯官方的戰爭宣傳」。¹³概括而言，中共官媒不僅直接引用俄羅斯媒體報導，在大陸互聯網上放大類此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甚至，中共官媒很少就國際社會

網》，2022年2月26日，
<<https://v.cctv.com/2022/02/26/VIDE52c3WpaSGZ9z19jQMD6Y220226.shtml>>。

¹² <俄外交部：俄在世界上有朋友，特別是中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年2月28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20228/1039604858.html>>。

¹³ <揭謊頻道：西方堵嘴想報導俄烏戰爭真相的記者？中國官媒再次學舌克里姆林宮>，《美國之音》，2022年5月24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fact-check-china-trumpets-sham-russian-claims-about-war-coverage/6586568.html>>。

譴責俄羅斯、澤倫斯基領導烏克蘭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獲得成功，以及俄羅斯國內的反戰抗議等議題進行報導。尤其，它們讓俄羅斯官員在中共官方電視臺與網路上露面，且幾乎從不對他們的說法表示反對，更加說明「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¹⁴必須建築在雙方領導人的共同意志上。

二、以雙方領導人共同意志為選擇決策準則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中共「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中，督促宣傳人員「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著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¹⁵同年，普丁視察《今日俄羅斯電視臺》(Russia Today TV)指稱要「打破盎格魯-撒克遜對全球信息流的壟斷」，從而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已然成形。¹⁶2015年，習近平和普丁決定雙方媒體應該加強合作，從而開啟每年舉辦旨在「定義國際輿論新版圖」的「中俄網絡媒體論壇」。同年6月25日，首屆論壇在聖彼德堡總統圖書館舉行，共簽署9份務實協定。¹⁷近期該論壇於

¹⁴ <烏克蘭戰爭中的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紐約時報中文網》，2022年3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307/china-russia-ukraine-disinformation/zh-hant/>>。

¹⁵ <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網》，2013年8月21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¹⁶ <烏克蘭戰爭中的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紐約時報中文網》，2022年3月7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307/china-russia-ukraine-disinformation/zh-hant/>>。

¹⁷ <俄媒：中俄將合作出版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畫冊>，《參考消息網》，2015年6月27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50627/831620.shtml>>。

2021年11月22日，以視訊連線方式舉辦，不僅在「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的倡議下，共同達成「2021年中俄網絡媒體共識」；甚至《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一名高管在論壇上稱：「2021年，中國主要媒體平均每週引用俄衛星網新聞2,500多次」。¹⁸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29日起，《人民日報》曾連續刊出署名「鐘聲」的「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系列評論10篇。¹⁹事實上，該等評論文章與近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智囊人士、社群媒體，不僅已廣泛加以引用論述，來幫襯中共對俄烏衝突地緣政治判斷的國際話語權；而且也在實踐習近平「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政治判斷。2021年4月30日，《求是》刊登同年1月11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講話：「在談到中美戰略博弈時，做出『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等重大判斷」。²⁰概括看來，應用俄烏衝突輿論戰，對俄「中」而言，係貫徹雙方領導人共同意志；相對的，卻意味分化歐洲，製造美國與西方國家分歧，以及瓦解對手意志、形塑外交與政

¹⁸ <2021年中俄網路媒體論壇舉辦>，《新華網》，2021年11月23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3/c_1128092785.htm>。

¹⁹ <搞集團對抗是在踐踏國際秩序（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 ⑩>，《人民網》，2022年4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11/c64387-32395692.html>>。

²⁰ <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政府網》，2021年4月30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164.htm>。

治敘事，利用各種衝突推進其利益。²¹實務應用上，一方面，企圖從反制美國地緣政治「霸權」，與呼應外交部門坐實美國冷戰思維與「戰爭成癮國家」之敘事，²²以對外形塑中共和平解決爭端者的國際話語權；二方面，對內在激發社會對美國的憤怒及其民族自豪感。顯然，中共在俄烏衝突輿論戰中，不僅仍慣於採取內外有別的兩手策略，而且俄「中」政治戰略，亦以領導人共同意志做為輿論戰選擇決策準則。

三、「戰爭疲乏」解構輿論戰論述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俄羅斯與中共操作反法西斯主義政治戰略而言，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意味著與西方盟國共同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主義並非認同接受西方民主價值與體制，卻同時在反諷西方民主國家對戰爭的「疲乏」與「冷漠同情」。尤其，當年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集中營迫害人權事實，因對介入歐洲戰場與納粹德國衝突仍多所顧忌，故而曾出現視為不見、事不關己與「冷漠同情」。有關「疲乏」與「冷漠同情」史實，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曾於1939年9月1日，刊登橫貫全頁大標題：「德軍攻擊波蘭，轟炸城市，封鎖港口」

²¹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 2021, p. 65,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Nov/03/2002885874/-1/-1/0/2021-CMPR-FINAL.PDF>>.

²² <冷戰思維導致破壞性惡果（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③>，《人民網》，2022年3月3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331/c64387-32388502.html>>。

(German Army Attacks Poland, Cities Bombed, Port Blockaded)，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然來臨。然而，數週後西方民主國家仍未見積極回應。同年10月27日，英國《泰晤士報》(Times)在刊頭下，以小篇幅報導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稱，美國母親的孩子們，不會出國(參加歐戰)，再度強調美國所持的中立立場與「冷漠同情」。而今，國際媒體報導更稱，普丁曾提醒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莫忘美國先賢對歐陸戰爭保持中立的立場。²³然而，其政治現實卻意在誘發「冷漠同情」與「烏克蘭疲乏」，進以分化西方國家合作制裁俄羅斯。值得注意的是，同樣係對歐陸戰爭保持中立立場的美國「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則是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於1823年所提，係針對墨西哥與拉美國家主權相關事務，不再受歐洲列強介入，以及保護當時拉美新興獨立國家，不受歐洲列強原殖民國干擾或淪為戰場的外交政治主張。²⁴故而，保持中立係政治立場，「冷漠同情」則是政治心理現象。而今，從俄烏軍事衝突看威權主義新聞宣傳與軍事行動，顯然必須為政治需要服務，俄羅斯意在拖垮西方，把政治戰略建立在西方國家將會變得疲乏，並且漸漸把反戰辭令轉向更為權宜變通設想上。²⁵質

²³ Finnin and Roozenbeek, “Opinion: The real goal of Kremlin disinformation isn’t what you think.”

²⁴ “Monroe Doctrine (1823),” (dateless),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monroe-doctrine>>.

²⁵ “Ukraine increasingly worried west could suffer ‘War Fatigue’,” *Voice of America*, June 11, 2022, <<https://www.voanews.com/a/intense-fighting-reported-in-ukraine-s-bombed-out-sievierodonetsk/6611701.html>>.

言之，對俄「中」威權主義國家而言，西方民主國家對烏克蘭人道救援議題，終將陷入「戰爭疲乏」。亦即「烏克蘭疲乏」，將使人道救援烏克蘭成為「冷漠同情」。

2022年6月11日，烏克蘭「『彭塔』應用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of Applied Political Surveys “Penta” Center)主任費申科(Volodymyr Fesenko)，接受《美國聯合通訊社》專訪表示：「顯然，俄羅斯打定主意要拖垮西方，現在正在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那種西方國家將會變得疲乏並且漸漸開始把言辭從好戰轉向更為通融的設想之上」，「戰爭疲乏效應正在增加，人們想要某種對自己有利的結果，而我們想要對我們有利的結果」。費申科在同年2月24日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以來，僅隔近四個月，即向美國與全球最大通訊社《美國聯合通訊社》表示，烏克蘭對西方國家很快出現「戰爭疲乏」已備感憂慮。²⁶6月15日，歐洲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協會」(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發表來自10個歐洲國家、超過八千位受訪者民調，數據顯示歐洲人對俄烏戰爭的長期目標立場分歧。其中，希望戰爭愈快結束愈好，就算要烏克蘭對俄國占領土地讓步也沒關係的「和平派」(Peace camp)占35%多數；相對的，認為這場戰爭最迫切目標是懲罰俄國侵略行為的「正義派」(Justice camp)則占25%少數。²⁷同月17日，時任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在2度訪問基輔後，發

²⁶ “Ukraine increasingly worried west could suffer ‘War Fatigue’.”

²⁷ Ivan Krastev, “Peace versus Justice: The coming European split over the war in Ukraine,”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22, <<https://ecfr.eu/publication/peace-versus-justice-the-coming-european-split-over-the-war-in-ukraine/>>.

表談話也呼應該調查警訊，指出：「『烏克蘭疲乏』正在全球出現，當俄軍一寸一寸攫取烏克蘭國土時」，「我們必須展現烏克蘭能贏且終將會贏」。²⁸同時，「烏克蘭疲乏」情緒也在美國浮現。《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專欄作家麥曼納斯(Doyle Mcmanus)指出：「通貨膨脹正在耗損大西洋兩岸民眾對烏克蘭抗戰的支持」；同時，他比較《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同年4月和5月，對美國人進行民調之數據發現，原本支持對俄國強硬制裁的民眾明顯改變心意，到5月轉變為高達51%全部受訪者認為，目前最優先是降低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衝擊。²⁹事實上，即使戰爭未波及他國或久拖不決，「戰爭疲乏」也會伴隨擴溢效應。見諸2014年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引發烏克蘭危機以來，「歐洲外交關係協會」早在2016年11月舉辦「烏克蘭疲乏？歐盟該如何支持烏克蘭轉型」座談會中，即曾呼籲歐洲國家關注「烏克蘭疲乏」。尤其，波蘭對支持烏克蘭轉型最具關鍵作用，然卻可能因兩國歷史恩怨，讓支持轉型出現實質困難。從而，需要更多歐洲國家支持。³⁰可見，世人對於戰爭所伴隨的邊境衝

²⁸ “Ukraine round-up: UK PM warns of ‘Ukraine fatigue’ as Zelensky visits front-line cities,” *BBC News*, June 18,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61854890>>.

²⁹ Doyle McManus, “Column: War in Ukraine is a battle of wills and economic pain — and the West is showing fatigu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9, 2022,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2-06-19/russia-and-the-west-are-in-a-battle-of-wills-over-ukraine-but-the-west-is-showing-signs-of-going-wobbly>>.

³⁰ “Ukraine fatigue? How the EU should support Ukrainian transformation...”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2, 2016, <https://ecfr.eu/event/ukraine_fatigue_how_the_eu_should_support_ukr>.

突、難民、犯罪、通貨膨脹、糧食安全與能源供應等問題，會產生一定程度戰爭疲乏效應；同理，俄烏軍事衝突也會引起「烏克蘭疲乏」，甚至影響或改變人們對俄烏戰爭既有的認知態度、判斷立場。

四、「追溯修訂」連結政治戰略複合應用

當普丁與俄羅斯對「入侵」烏克蘭，宣稱係「去納粹化」(Denazifying)，實即係「追溯修訂」的多重政治戰略應用。亦即，藉前蘇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修正歷史敘事，以增加內容(將「入侵」表述為「去納粹化」的「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³¹企圖讓當前與過去的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在政治文化遺產上仍保有原本的一致性。見諸國際媒體，報導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梅利尼克(Andrij Melnyk)，頻繁抨擊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等高官，認為柏林長期與莫斯科過從甚密、沒有全力支援烏克蘭，以及梅利尼克屢屢讚揚涉嫌反猶太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班傑拉(Stepan Bandera)，在1943年西烏克蘭地區種族清洗運動，被指為是納粹德國幫兇，卻因梅利尼克堅持認為班傑拉是烏克蘭民族英雄，乃在波蘭、以色列等國引發巨大爭議。從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2022年7月9日，宣布免去梅利尼克駐德大使職務。³²可見，梅利尼克之去

ainian_transformation/>.

³¹ Andrew Osborn and Polina Nikolskaya, "Putin Authorize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enazify' Ukraine," *Reuters*,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s-putin-authorises-military-operations-donbass-domestic-media-2022-02-24/>>.

³² "Ukraine's Zelenskyy dismisses German ambassador Andriy Melnyk," *Deutsche Welle*, July 9, 2022, <<https://www.dw.com/en/ukraines->

職，既反映德國對俄烏衝突的「戰爭疲乏」效應，更凸顯「去納粹化」做為追溯修訂議題，即使戰爭未波及他國或久拖不決，然「去納粹化」歷史記憶效應，在政治戰略上看來，卻很容易經由控制議題進行宣傳，既在招撫反對者，如波蘭、以色列等，又讓西方陣營產生態度分歧或立場衝突。概括看來，同樣就烏克蘭情勢的報導宣傳而言，威權主義政權不僅採取有別於西方民主國家的策略，更著重於「戰爭疲乏」的政治戰略考量，經由控制議題、操弄「去納粹化」象徵、招撫反對者，從而使得宣傳與「戰爭疲乏」產生互為因果關係。亦即，藉由修正「戰爭疲乏」歷史，從對戰爭共同經驗或政治文化遺產的最基本理解開始，重新設計一個解構論述。

被稱為「巴布什卡·Z」(Babushka Z)烏克蘭老婦人(「勝利奶奶」)，與烏克蘭士兵相遇視訊被傳播開來後，不僅在俄國社交媒體爆紅，俄國官媒也廣為宣傳。相關視訊還在大陸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流傳，她被大陸媒體稱為「烏克蘭舞紅旗的老奶奶」。視頻顯示，當時她手持一面前蘇聯紅旗，走向兩名到她村裏的烏克蘭士兵。士兵說趕來幫助當地民眾，並給她一袋食物。然後他們把紅旗從她身上拿下來，扔在地上並用腳踩。老婦人因而感到被侮辱，立即把食物還給士兵，憤怒地說：「我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那面紅旗犧牲了」，「我怎麼可能會支持我們自己的人民去死呢？我的孫子和曾孫都被迫去了波蘭。我們生活在恐懼和恐怖之中。」³³由於大多數烏克蘭

zelenskyy-dismisses-german-ambassador-andriy-melnik/a-62420442>.

³³ Sofia Bettiza & Svyatoslav Khomenko, "Babushka Z: The woman who became a Russian propaganda icon," *BBC News*, June 19, 2022,

人，即使是使用俄語的烏克蘭地區，也罕見歡迎俄軍入侵。然而，對俄羅斯而言，這位老婦人是烏克蘭人中之特例，既對前蘇聯解體感到遺憾，又認為俄羅斯人才是解放者。因此，老婦人揮舞前蘇聯紅旗，乃被俄國官方「追溯修訂」為「特別軍事行動」，係得到當地人民支持的重要證據。而今，“Babushka Z”不僅已經在壁畫、標語牌、明信片、雕塑和保險桿貼紙中「永垂不朽」，而且出現大量樣板讚揚歌曲和詩歌。甚至，俄羅斯官員在烏克蘭馬立波市(Mariupol)，為她雕像舉行揭幕，然而該市卻已被戰火摧毀成一片斷垣殘壁。為此“Babushka Z”被樣板化，而產生令世人認知遭扭曲，甚至顛覆人們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實認知。鑑此，英國BBC News記者，乃實地訪問“Babushka Z”，了解她為何要用前蘇聯紅旗迎接俄國士兵？她表示是被誤解了！因為，她將兩名提供食物的烏克蘭士兵，和俄羅斯士兵搞混了！她說：「我很高興俄羅斯人會來，但不是和我們打仗。我很高興我們能再次團結起來。」³⁴再者，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不僅俄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間緊張局勢加劇，立陶宛(Lithuania)於6月17日關閉從俄羅斯運輸鋼鐵和其他黑色金屬的火車路線，此舉等於封鎖俄羅斯連接波羅的海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的鐵路運輸，使得外界擔心俄軍可能對北約成員國立陶宛採取非戰爭性「特殊軍事行動」。³⁵由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1757667>>.

³⁴ Sofia Bettiza & Svyatoslav Khomenko, “Babushka Z: The woman who became a Russian propaganda icon.”

³⁵ “Russia warns NATO-member Lithuania over Kaliningrad transit,” *Reuters*, June 2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warns-nato-member-lithuania-over-kaliningrad-transit-2022-06-20/>>.

於，加里寧格勒原屬德國東普魯士，卻由前蘇聯在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中占領迄今，具有高度反納粹政治象徵作用。可預見的是，若俄羅斯對加里寧格勒操弄「追溯修訂」進行政治宣傳，既為鋪墊對立陶宛採取「特殊軍事行動」，亦可能解構當前國際秩序。

顯然，“Babushka Z”、加里寧格勒等敘事，既係延續前蘇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追溯修訂」，亦是善用臨時聯合、利用外應行家等政治戰略複合應用。尤其，俄「中」對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具有共同經驗與「追溯修訂」政治文化遺產的政治需求。相較於俄烏衝突以來，彼此為其政治利益應用各類虛假訊息進行輿論戰，俄羅斯以「追溯修訂」敘事，顯然已成為合理化其軍事行動，以及遂行輿論戰之關鍵驅動力。然而，俄羅斯軍事行動必須保持先發制人態勢，取得戰場優勢，才能維繫大陸、印度、伊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形式中立「支持」，以及擴大西方國家分裂，否則俄羅斯得持續消耗國力，在解構國際秩序上仍將踉蹌而行。³⁶可以想像的是，「追溯修訂」敘事不僅係控制議題、操弄象徵符號、招撫反對者、善用臨時聯合、招撫反對者等政治戰略複合應用；而且契合未來俄「中」戰略合作利益，彼此「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動向，勢必更令世人關注。固然，目前俄「中」應用國際輿論戰效果還需觀察，但對俄「中」同屬威權體制社會的大內宣需求而言，確實有「背靠背戰略協

³⁶ Pavel K. Baev, “Russian assault on world order falters and fail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19, Issue 103, July 26,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assault-on-world-order-falters-and-fails/>>.

作」³⁷服務高度。

肆、俄「中」戰略協作及其侷限

一、聯繫彼此鞏固政權的政治需要

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來，西方制裁行動已誘發俄羅斯和大陸合作，降低對美元的依賴，甚至可能導致俄「中」形成「金融聯盟」。³⁸俄「中」加強經貿合作與應對西方制裁的能力，見諸2019年習近平曾至莫斯科進行國事訪問，而今普丁更係全球首位明確表態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國家元首，並於今年2月4日與習近平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面對國際形勢，雙方「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戰略協作，肩並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同時彼此發表「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並簽署多項經貿金融合作文件。³⁹而今，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遭致美國發起國際社會制裁，反而促使俄「中」另闢蹊徑進行「金融聯盟」；即使「金融聯盟」與實體支持缺乏明確與直接證據；然而，從俄「中」威權政體處理內外部事務的政治戰略慣性看來。習近平所指「背靠背」、「肩並肩」，顯然不侷限於實體層面。尤其，在國際社會

³⁷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2年2月4日，<<http://www.scio.gov.cn/tt/xjp/Document/1719818/1719818.htm>>。

³⁸ <俄中金融聯盟？美國制裁令歐亞兩大國另闢蹊徑>，《BBC News》，2020年10月3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4756895>>。

³⁹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

高度關切大陸是否提供俄羅斯實體支援下，俄「中」還能宣稱「背靠背戰略協作」、「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俄中務實合作穩步發展」。⁴⁰見諸同月27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中文網》發布「拜登：因烏克蘭的緣故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是對俄羅斯實行制裁的替代方案」，大陸媒體和相應社交媒體帳號也轉載該篇報導。《衛星通訊社》在報導中稱：「拜登說：『你們有兩個方案：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和身體力行去和俄羅斯打仗，或者保證那個嚴重違反國際法的國家要為這一切付出代價。』」事實上，該報導並未提供拜登於同月26日，接受美國演員兼政治脫口秀主持人科恩(Brian Taylor Cohen)採訪的語境，導致該文標題陳述虛假錯誤。因為，拜登並非在談論與俄羅斯開戰的可能性，而是為美國決定對俄實施制裁，以做為直接對俄發起軍事行動之替代方案進行辯護。⁴¹如此看來，俄「中」具有參與戰爭共同經驗，操作有關世界大戰敘事，符合彼此政治利益。基此，檢視彼此戰略合作空間，除實體支援有形領域外，應用俄烏衝突輿論戰，正是俄「中」「合作無上限」、「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之可持續合作場域，也聯繫著彼此政權生存崛起與鞏固的政治戰略需求。換言之，一方面，可以為軍事經濟實體支援俄羅斯掩人耳目；二方面，俄「中」領導人未來還

⁴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全文）>，《人民網》，2022年2月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04/c1001-32345502.html>>。

⁴¹ <揭謊頻道：俄羅斯虛假宣傳稱拜登視第三次世界大戰為『另一選擇』，中國官媒跟風>，《美國之音》，2022年3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russian-propaganda-falsely-claims-biden-sees-ww3-as-alternative-2022-03-03/6468893.html>>。

需要結合成統一戰線以牽制美國。⁴²

甚至，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智囊人士與社群媒體，亦廣泛引用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以及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人論述，以幫襯中共對俄烏衝突地緣戰略判斷的國際話語權。其中舉述季辛吉於2014年3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表的文章「停息烏克蘭危機，從頭開始」(Henry Kissinger: 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 start at the end)，稱如果烏克蘭要生存和發展，不應在西方與東方之間抉擇、不應成為一方反對另一方的前哨，不應該加入北約。⁴³類似觀點，米爾斯海默曾在2014年9-10月「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為何烏克蘭危機係西方之誤：自由主義者挑釁普丁的悲幻」(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專文，指出美國及其歐洲盟友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危機的根源是北約東擴。而俄羅斯不會容許烏克蘭成為安插在俄羅斯家門口的西方據點，這就是典型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大國向來對於邊境線上的潛在威脅十分敏感。⁴⁴顯然，俄「中」戰略協作

⁴² Björn Alexander Düben, "What Putin'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LSE IDEAS Strategic Update*, May 17, 2022,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2022-SU-DubenChina-EDITED.pdf>>.

⁴³ Henry A. Kissinger, "Henry Kissinger: 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 start at the en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⁴⁴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輿論戰，既聯繫著彼此鞏固政權的政治需要，也意圖分化美國內部與西方國家，對俄烏衝突之原初態度或政治立場。

二、國際社會對「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保持戒慎

世界在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時刻，中共卻放鬆自己的數字(位)防禦監管，讓俄羅斯宣傳機器來幫助大陸公眾，形塑對這場戰爭看法，使得大陸互聯網(網際網路)出現絕大多數人「支持俄羅斯」、「支持戰爭」、「支持普京(丁)」現象。⁴⁵2022年3月10日，《法國新聞社》(L'Agence France-Presse)記者提問：「中方支持俄方有關美國在烏克蘭舉行生物軍事活動的說法」，「中方基於什麼信息源做出這些指責？你如何知道這並非只是重複俄方的宣傳？」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稱：「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的生物軍事活動早就有嚴重關切」，「把國際社會的關切說成是虛假信息更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⁴⁶兩者看似外交辭令的問答，實質上卻反映著國際社會對俄烏衝突誘發「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的戒慎。

47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4, p. 1.

⁴⁵ <中國引導民間輿論支持俄羅斯，放大對西方敵對情緒>，《紐約時報 中文網》，2022年4月6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06/china-russia-ukraine/zh-hant/>>。

⁴⁶ <2022年3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共陸外交部》，2022年2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3/t20220310_10650586.shtml>。

⁴⁷ 「烏克蘭戰爭中的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

事實上，國際社會對「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仍保持高度戒慎。見諸西方國家駐中共大使出席北京「第10屆世界和平論壇」，更是罕見針對中共外交官員、學者、俄羅斯駐中共大使傑尼索夫(Andrey Denisov)，當場「譴責」俄羅斯入侵行為。不僅美國駐中共大使伯恩斯直指：「希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們能停止重複指責北約組織為戰爭負責的俄羅斯宣傳」，而且英國駐中共大使吳若蘭(Caroline Wilson)亦指：「如果俄羅斯得逞，我們將陷入全球混亂」，法國駐中共大使羅梁(Laurent Bili)則稱：「俄羅斯對烏戰爭違背所有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俄羅斯駐大陸大使傑尼索夫，當即否認俄羅斯對烏克蘭係侵略行為。⁴⁸再者，2022年7月7日至8日，「20國集團」於印尼峇里島召開外長會議，俄「中」外長先舉行場邊會。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當前，國際局勢動盪不定，全球挑戰層出不窮。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排除干擾，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進各領域合作，展現出兩國關係的強大韌性和戰略定力」，「反對霸權霸凌、抵制單邊主義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心聲。當前國際政治的現實引發我們深思。是追求強權霸權，還是推進多極化進程？是真正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還是抱持少數國家按自身標準制定的規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則強調俄「中」關係：「保持戰略協作，為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推動國際秩序更加公平、國際關係更

⁴⁸ “US ambassador urges China to stop spreading Russian ‘Lies’,” *Bloomberg News*, July 4,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7-04/us-envoy-to-beijing-urges-china-to-stop-spreading-russian-lies>>.

加民主發揮了重要作用，得到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和支持」，「不受外部干擾，務實合作順利推進，發展潛力巨大」。⁴⁹「20國集團」外長會議結束翌(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王毅，舉行長達五小時會晤。媒體報導稱，布林肯強調與中共共同關心全球治理議題，包括氣候變遷和全球公共衛生彼此合作問題，同時著重指出美國對「中」俄結盟的擔憂。⁵⁰

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對拉夫羅夫講話，著重雙方領導人共同意志的「戰略引領」與「展現出兩國關係的強大韌性和戰略定力」；王毅所稱「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心聲」，更與拉夫羅夫強調「得到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相呼應。可見，俄「中」之所以建立「信息聯盟」，其基礎是建立在雙方領導人普丁和習近平共同世界觀，係出於對美國與西方盟國高度戒備，從而讓兩位領導人決定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挑戰西方國家主導地位，同時藉以擴張俄「中」在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輿論影響力。⁵¹然而，大陸內部對俄烏衝突仍有不同立場論述，若中共官方未保持必要與形式「中立」，勢必會衝擊大陸在俄羅斯之金融

⁴⁹ <王毅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中共外交部》，2022年7月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207/t20220708_10717115.shtml>。

⁵⁰ Shannon Tiezzi, “Wang’s G20 Meetings Highlight China’s Ukraine Messaging: China remains committed to reshaping the global order with Russia, and Beijing know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 key to that effort,” *The Diplomat*, July 9,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wangs-g20-meetings-highlight-chinas-ukraine-messaging/>>.

⁵¹ John Dotson, “Beijing’s propaganda support for Russian biological warfare disinformation, Part 2: Accusat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Ukraine,” *China Brief*, Volume 22, Issue 13, July 15, 2022, p. 16.

與企業利益。從而，俄「中」「信息聯盟」形式，實際上可視為不得已之「戰略尷尬」。⁵²

三、中共面臨俄「中」戰略協作尷尬

由於，俄「中」在輿論戰上的協作關係，不僅會威脅中共國際聲望與形象，甚至國際對俄羅斯施行金融與經濟制裁，更會衝擊「一帶一路」建設與俄羅斯、白俄羅斯之運輸能量。⁵³如此俄「中」戰略協作尷尬，也反映在自從2022年俄烏軍事衝突以來，俄羅斯與烏克蘭彼此為其政治利益，都應用各類虛假訊息進行輿論戰。然而，「烏克蘭疲乏」卻未必能合理化其軍事入侵行動。尤其，俄羅斯入侵行動要取得話語權，就必須持續保持戰場優勢，進而擴大西方國家分裂，否則俄羅斯將耗損國力，侷限其國際影響力。正如澤倫斯基在接受《南華早報》所指：「相信中國有經濟手段向普丁施壓以結束戰爭」，「如果沒有中國市場，俄羅斯會感到完全的經濟孤立」，「這是中國可以做的事情--限制（與俄羅斯）的貿易，直到戰爭結束」，「中國的出口可能會因各國在烏克蘭衝突後不得不增加在糧食、燃料和國防方面的開支而受到負面影響」。⁵⁴由此

⁵² Yu Bin, "Ukraine conflict déjà vu and China's principled neutrality,"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Vol. 24, No. 1, p. 152, May 2022, *Pacific Forum*, <<https://cc.pacforum.org/2022/05/ukraine-conflict-deja-vu-and-chinas-principled-neutrality/>>.

⁵³ Iliya Kusa, "China's Strategic Calculation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June 21, 2022,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chinas-strategic-calculations-russia-ukraine-war>>.

⁵⁴ "China can mediate in Ukraine war when conditions are ri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4, 2022,

可見，「烏克蘭疲乏」效應既會影響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甚至使得中共因素成為其中介變數。尤其，澤倫斯基在被問及是否歡迎「中國」幫助烏克蘭重建時，表示：「希望中國、中國企業以及整個世界都能為這一進程做出貢獻」。⁵⁵顯然，「烏克蘭疲乏」將會對利害關係各方，產生相互影響效應，不僅解構當初中共是否提供俄羅斯實體援助焦點，專訪內容更反映澤倫斯基對西方國家出現「戰爭疲乏」備感憂慮，轉而希望中共對俄羅斯發揮影響力。然而，俄烏衝突停止與否之關鍵，仍取決於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俄羅斯因素。中共在後烏克蘭過渡時期，不致於將俄烏情勢置於對外政策首位，亞太地緣戰略仍居於其安全核心地位。可見，中共對俄烏問題仍得謹慎校準回應，並維持最低程度介入，既避免傷害其與歐洲經貿利益，卻又可預見戰後俄羅斯經濟將更依賴大陸。同時，中共既不願見俄羅斯入侵行動，然戰事發生後，又不希望俄羅斯戰敗。再方面，中共不會加入美國為主的制裁俄羅斯行動，因為屈從美國意志，更非中共可以接受。⁵⁶質言之，「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實際上卻投射著不得已之戰略協作尷尬。

事實上，未來俄「中」戰略合作也存在侷限。一方面，俄「中」雙方國力不對稱夥伴關係非常鮮明，中共核心利益在追求經濟發展，規避西方國家經貿制裁；俄羅斯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87754/china-can-mediate-ukraine-war-when-conditions-are-right?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87754>.

⁵⁵ “China can mediate in Ukraine war when conditions are right.”

⁵⁶ Iliya Kusa, “China’s Strategic Calculation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卻將因為西方國家制裁付出沉重代價，也勢必持續依賴中共經貿合作。二方面，俄羅斯長期處於軍事征戰、維護安全與戰略核武等國力消耗，經濟規模與創新機制，相對大幅落後於中共。⁵⁷戰後俄羅斯勢必更為疲乏，既得面對因後烏克蘭情勢與周邊、少數民族國家如何相處問題，更可能使得由俄羅斯主導前蘇聯國家共同組建之「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越為削弱或出現崩潰。⁵⁸三方面，俄羅斯軍隊因為指揮體系過於僵硬，且信奉政治宣傳輿論戰，已令其優勢武力相形見绌，既導致駐烏克蘭作戰部隊師老無功，也難在戰場上保持彈性與靈活。⁵⁹尤其，「特別軍事行動」表述，缺乏戰略規劃高度，不僅難以實踐普丁之政治宣傳企圖，而且普丁以為的烏克蘭崩潰與西方國家瓦解，可能得面臨漫漫時間長河考驗。⁶⁰相對的，在地緣環境動盪、大國戰略競爭的背景下，中共同樣面臨著諸多經濟隱患。不僅中共在金融安全體系和「反制裁法」建設上，要做好應急預案，而且要藉

⁵⁷ Björn Alexander Düben, “What Putin’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p. 17.

⁵⁸ Jeffrey Mankoff, “The war in Ukraine and Eurasia’s new imperial mo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 2, p. 144, <https://cpb-us-e1.wpmucdn.com/blogs.gwu.edu/dist/1/2181/files/2022/07/Mankoff_45-2_TWQ-1.pdf>.

⁵⁹ Lawrence Freedman, “Why war fail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 limits of military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4, July/August 2022, p. 22.

⁶⁰ Pavel K. Baev, “Putin’s next miscalculation: Russia’s readiness for a long war,”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19, Issue 124, August 15,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putins-next-miscalculation-russias-readiness-for-a-long-war/>>.

由國際利益捆綁與利益交融，來化解潛在的制裁風險。⁶¹可以想見的，即使俄羅斯取得軍事勝利，中共領導階層也會感到動盪不安，因為歐洲可能陷入不利於歐「中」關係的分裂狀態，而且俄「中」彼此國力不對稱難題，勢將侷限「背靠背戰略協作」。

伍、結語

俄烏衝突以來，不僅俄「中」內部產生劇烈衝擊，而且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共是否提供俄羅斯實體支援。然而，在此內外嚴峻情勢下，俄「中」何以還能宣稱「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本文基此問題意識，進一步解構俄「中」合作空間發現，彼此除實體支援之有形領域外，藉由認知領域進行輿論戰，正是雙方「合作無上限」可持續合作場域。在全文研究主軸上，不僅先梳理出俄烏雙方應用虛假訊息，僅係做為輿論戰之表面形式，還需進而解構俄「中」藉俄烏衝突，在認知領域應用輿論戰的策略動力與戰略場景。經由分析歸納發現「戰爭疲乏」，不僅成為俄「中」解構國際秩序輿論戰之主要論述；而且相較於應用各類虛假訊息進行輿論戰，俄羅斯以「追溯修訂」敘事，更成為合理化其軍事行動，以及遂行輿論戰之關鍵驅動力。

「追溯修訂」敘事契合未來俄「中」戰略合作利益，彼此「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動向，勢必更令世

⁶¹ 李 巍、穆睿彤，〈俄烏衝突下的西方對俄經濟制裁〉，現代國際關係(北京市)，2022年第4期、總第390期(2022年4月20日)，頁9、25。

人關注。其等主要仍以「戰爭疲乏」、「追溯修訂」，做為驅動輿論戰策略動力。然而，藉俄烏衝突應用輿論戰效果卻存在戰略協作侷限。一方面，中共為顧及本身經濟實惠，俄「中」「信息聯盟」與政治中立形式，實際上可視為不得已之「戰略尷尬」。二方面，俄「中」仍存在戰略分歧，尤其習近平曾多次在重要會議上，提到前蘇聯垮臺要引為殷鑑：「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⁶²再者，習近平亦曾於2013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新進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中共18大精神研討班講話時，引用清朝龔自珍「定庵續集」名言：「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⁶³可見，俄「中」雙方意識形態、歷史詮釋差異與國力不對稱，仍將侷限「背靠背戰略協作」效果。一則，共軍有別於俄羅斯軍隊，中共仍係「以黨領軍」，黨意識形態與影響力貫穿軍事力量，俄「中」動員國家社會參與軍事事務之途徑能力亦不盡相同，可能更加凸顯未來彼此國力不對稱問題。再者，當年中共在反西斯主義戰爭並未處於正面戰場，中共藉俄烏衝突操作反納粹議題，因缺乏史實支撐，可預見大陸仍將出現「冷漠同情」效應。

⁶² <習近平談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5年9月25日，<<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2015/0925/c244522-27634787.html>>。

⁶³ 「習近平：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2015年8月6日)，2022年7月26日下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6/c_128100786.htm。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期刊論文

李 巍、穆睿彤，〈俄烏衝突下的西方對俄經濟制裁〉，
《現代國際關係》(北京市)，2022/年4月20日，2022年
第4期、總第390期，頁1-9、25。

官方文件

2022/2/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
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全文）〉，《人
民 網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04/c1001-32345502.html>〉。

網際網路

2013/8/21。〈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
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2015/6/27。〈俄媒：中俄將合作出版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
畫 冊 〉，《參 考 消 息 網》，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50627/831620.shtml>〉。

2015/8/6。〈習近平：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新華
網 》，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6/c_128100786.htm〉。

2015/9/25。〈習近平談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中共中央黨

史 和 文 獻 研 究 院 》 ，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2015/0925/c244522-27634787.html>> 。

2020/10/30 。<俄中金融聯盟？美國制裁令歐亞兩大國另闢蹊徑> ， 《 BBC News 》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4756895>> 。

2021/4/30 。<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 《 中國政府網 》 ，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164.htm> 。

2021/11/23 。<2021年中俄網路媒體論壇舉辦> ， 《 新華網 》 ，
<http://www.news.cn/world/2021-11/23/c_1128092785.htm> 。

2022/2/15 。<樂玉成：中俄關係上不封頂 永遠在路上> ，
《 聯 合 早 報 》 ，
<<https://www.kzaobao.com/shiju/20220205/109823.html>> 。

2022/2/4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 ， 《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 ，
<<http://www.scio.gov.cn/tt/xjp/Document/1719818/1719818.htm>> 。

2022/2/26 。<俄國家杜馬主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離開基輔> ， 《 央 視 網 》 ，
<<https://v.cctv.com/2022/02/26/VIDE52c3WpaSGZ9z19jQMD6Y220226.shtml>> 。

2022/2/28 。<俄外交部：俄在世界上有朋友，特別是中

- 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https://sputniknews.cn/20220228/1039604858.html>>。
2022/3/5。〈揭謊頻道：俄羅斯虛假宣傳稱拜登視第三次世界大戰為『另一選擇』，中國官媒跟風〉，《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russian-propaganda-falsely-claims-biden-sees-ww3-as-alternative-2022-03-03/6468893.html>>。
2022/3/7。〈烏克蘭戰爭中的中俄信息和宣傳聯盟〉，《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307/china-russia-ukraine-disinformation/zh-hant/>>。
2022/3/10。〈2022年3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共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3/t20220310_10650586shtml>。
2022/3/31。〈冷戰思維導致破壞性惡果（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③〉，《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331/c64387-32388502.html>>。
2022/4/6。〈中國引導民間輿論支持俄羅斯，放大對西方敵對情緒〉，《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20406/china-russia-ukraine/zh-hant/>>。
2022/4/11。〈搞集團對抗是在踐踏國際秩序（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⑩〉（2022年4月11日），2022年7月18日下載，《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11/c64387->

32395692.html>。

2022/5/24。〈揭謊頻道：西方堵嘴想報導俄烏戰爭真相的記者？中國官媒再次學舌克里姆林宮〉，《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fact-check-china-trumpets-sham-russian-claims-about-war-coverage/6586568.html>〉。

2022/6/19。〈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中共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2022/7/8。〈王毅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中共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xghd_673097/202207/t20220708_10717115.shtml〉。

英文部分

專書

Dillon, Michael. 2013. D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期刊論文(含電子期刊)

Baev, Pavel K.. “Russian assault on world order falters and fail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19, Issue 103, July 11,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assault-on-world-order-falters-and-fails/>>.

Baev, Pavel K., “Putin’s next miscalculation: Russia’s readiness for a long war,”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19, Issue 124, August 15, 2022,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putins-next-miscalculation-russias-readiness-for-a-long-war/>>.

Dotson, John. “Beijing’s propaganda support for Russian biological warfare disinformation, Part 2: Accusat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Ukraine,” *China Brief*, Volume 22, Issue 13, July 15, 2022, pp. 11-17.

Freedman, Lawrence. “Why war fail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 limits of military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101, No. 4, July/August 2022, pp. 10-23.

Mankoff, Jeffrey. “The war in Ukraine and Eurasia’s new imperial mo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 2, pp. 127-147, <https://cpb-us-e1.wpmucdn.com/blogs.gwu.edu/dist/1/2181/files/2022/07/Mankoff_45-2_TWQ-1.pdf>.

Mearsheimer, John J..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4, pp. 1-12.

Yu Bin. “Ukraine conflict déjà vu and China’s principled neutrality,”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Vol. 24, No. 1, May 2022, pp. 147-156, *Pacific Forum*, <<https://cc.pacforum.org/2022/05/ukraine-conflict-deja-vu-and-chinas-principled-neutrality/>>.

官方文件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November 2, 202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Nov/03/2002885874/-1/-1/0/2021-CMPR-FINAL.PDF>>.

網際網路

(Dateless), “9 Types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iEduNote, <<https://www.iedunote.com/political-strategies>>.

(Dateless), “Monroe Doctrine (1823),”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monroe-doctrine>>.

2016/11/22. “Ukraine fatigue? How the EU should support Ukrainian transformation...”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ecfr.eu/event/ukraine_fatigue_how_the_eu_should_support_ukrainian_transformation/>.

2022/6/11. “Ukraine increasingly worried west could suffer ‘War Fatigue’,” Voice of America, <<https://www.voanews.com/a/intense-fighting-reported-in-ukraine-s-bombed-out-sievierodonetsk/6611701.html>>.

2022/6/18. “Ukraine round-up: UK PM warns of ‘Ukraine fatigue’ as Zelensky visits front-line cities,”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61854890>>.

2022/6/21. “Russia warns NATO-member Lithuania over Kaliningrad transit,” Reuters, June 2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warns-nato->

- member-lithuania-over-kaliningrad-transit-2022-06-20/>.
- 2022/7/4. “US ambassador urges China to stop spreading Russian ‘Lies’,”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7-04/us-envoy-to-beijing-urges-china-to-stop-spreading-russian-lies>>.
- 2022/7/9. “Ukraine’s Zelenskyy dismisses German ambassador Andriy Melnyk,”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ukraines-zelenskyy-dismisses-german-ambassador-andriy-melnyk/a-62420442>>.
- 2022/8/24. “Ukraine’s immediate fate important to world, delegate tells Security Council, calling for cessation of war: Peacebuilding chief notes human, material tolls brought on by Russian Feder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press.un.org/en/2022/sc15004.doc.htm>>.
- 2022/8/4. “China can mediate in Ukraine war when conditions are ri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87754/china-can-mediate-ukraine-war-when-conditions-are-right?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87754>.
- Bettiza, Sofia & Svyatoslav Khomenko. 2022/6/19. “Babushka Z: The woman who became a Russian propaganda icon,” June 19, 2022,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1757667>>.
- Cadell, Cate and Ellen Nakashima. 2022/6/2. “Beijing chafes at Moscow’s requests for support, Chinese officials say,”

June 2, 2022,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6/02/china-support-russia-ukraine/>>.

Düben, Björn Alexander. “What Putin’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May 17, 2022, LSE IDEAS Strategic Updat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2022-SU-DubenChina-EDITED.pdf>>.

Graham, Thomas. “Preventing a wider European conflict,”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38, March 8,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report/preventing-wider-european-conflict>>.

Kissinger, Henry A.. “Henry Kissinger: 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 start at the end,” March 5, 2014,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Krastev, Ivan. “Peace versus Justice: The coming European split over the war in Ukraine,”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22, <<https://ecfr.eu/publication/peace-versus-justice-the-coming-european-split-over-the-war-in-ukraine/>>.

Mahnken, Thomas G.. Ross Babbage, Toshi Yoshihara. “Countering comprehensive coercio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warfare, May 30, 2018,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countering-comprehensive-coercion-competitive-strategies-against-authoritar>>.

McManus, Doyle. “Column: War in Ukraine is a battle of wills and economic pain — and the West is showing fatigu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9, 2022,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2-06-19/russia-and-the-west-are-in-a-battle-of-wills-over-ukraine-but-the-west-is-showing-signs-of-going-wobbly>>.

Osborn, Andrew and Polina Nikolskaya, “Putin Authorize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enazify’ Ukraine,” Reuters,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s-putin-authorises-military-operations-donbass-domestic-media-2022-02-24/>>.

Rory, Finnin and Jon Roozenbeek. 2022/3/22. “Opinion: The real goal of Kremlin disinformation isn’t what you think,” March 22, 2022,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3/22/putin-disinformation-apathy-00018974>>.

Tiezzi, Shannon. 2022/7/9. “Wang’s G20 Meetings Highlight China’s Ukraine Messaging: China remains committed to reshaping the global order with Russia, and Beijing know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 key to that effort,” July 9, 2022,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wangs-g20-meetings-highlight-chinas-ukraine-messaging/>>.

Russia-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and Public Opinion Warfare in Russia-Chin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Chiu-Lung Hu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Institute)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ROC)

Abstract

Since 2022 Russia-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emerging Ukraine fatigue less than 3 months. Accordingly, about Russia sanctions has accompanied with sympathetic indifference in humanitarian aid crisis.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highlighted whether China provided Russia substantial supports, Russia-Chin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in cognitive public opinion warfare which relatively compares with the substantial supports. In other words, Russia-China have launched public opinion warfare in Russia-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maybe implie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trategy which is unfamiliar to u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not only the “War/Ukraine fatigue” de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in public opinion warfare, but also the “Retconning” combines with political strategy. Furthermore, has resulted in Russia-China information union. Ironically, Russia-Chin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other than threats China's reputation and image abroad, impac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oute capacity linked Russia and Belarus which resulted from Russia sanctions. Obviously, China's strategic calculations in Russia-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may be considered strategic predicament should only be a last resort, that will limit the Russia-China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Keywords: Russia-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Public opinion warfare; Ukraine fatigue; Political strategy; Retconning

中國能源安全及其困境之研析

洪銘德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黃恩浩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因此對能源需求持續成長，亦導致對能源進口的依賴度不斷上升，為有助於增進自身的能源安全，中國開始以「多元化」此一概念展開能源供應來源、使用能源種類、進口能源路線以及運輸與獲取能源方式的多元化等行動。同時，藉由深化能源體制改革與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等政策作為，以利於持續推動能源低碳轉型。然而，近年來常常發生限電危機，顯示中國所採取的相關措施無法有效增進自身能源安全，仍面臨一定程度的能源安全困境，例如：煤礦占總能源消費比例過高、煤炭價格飆漲、強化「雙控政策」力度以及受到多重因素影響。短期而言，中國將會採取例如增加煤礦產量，甚至放寬雙控政策力度等作為以度過此次危機。長期而言，為有助於達成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仍將持續針對能源消費結構進行轉型，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提升其在能源供應中的比重。

關鍵詞：供電危機、雙控政策、能源安全、俄烏戰爭

壹、前言

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工業及都市化迅速發展，中國對於能源需求亦隨之持續成長。由於中國對於能源需求自1990年後開始激增，並自1993年起從石油輸出國轉變為進口國，導致其對能源進口（尤其是石油與天然氣）的依賴度不斷增加，因此必須持續向外擴張以獲取能源的管道。同時，為有助於確保自身的能源安全，除了積極布建能源戰略指導體系外，中國並與世界能源生產國展開能源開發、合作或競爭，這不但牽動全球能源進出口國之間的競合關係，亦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大影響。¹

近年來，由於中國時常爆發缺電危機，各地陸續祭出限電措施，東北地區甚至無預警「拉閘限電」，不僅對經濟產業帶來嚴重影響與衝擊，甚至拖累自身的經濟發展，這些現象皆在在顯示中國已發生能源安全危機。例如：今（2022）年四川省因7月以來高溫且缺少降雨，又冷氣需求大增，導致供電缺口大增，²故四川省政府下令讓電於民、工業電力用戶放六天高溫假；之後又因缺電情況未見緩解，故官方於8月20日發布緊急通知，指出為確保不再因為供電緊張而出現拉閘限電情況，限電令將延長至8月25日24時。³加上，適逢中國共產黨於今年10月16日召開「二十

¹ 陳亨安，〈中國大陸能源戰略研析〉，《經濟研究》，第11期，2011年，頁407。

² 〈四川大旱停電 業者苦哈哈 復工遙遙無期〉，《工商時報》，2022年8月22日，<<https://ctee.com.tw/news/china/702128.html>>。

³ 王珮羽，〈四川熱浪哀鴻遍野，政府延長「讓電於民」電子光電產業撐得住？〉，《數位時代》，2022年8月22日，<<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1299/china-sichuan-heatwave-apply->

大」，若無法有效解決能源安全危機的話，除了會直接衝擊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外，亦會嚴重衝擊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加劇社會不穩定的風險，進而影響中共的領導威信，甚至是習近平連任之路。

「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是一個具有政治、經濟、環境、社會和技術等影響的多面向概念，包含可用性、可負擔性、可及性以及可接受性等要素。⁴在研究界定上，「能源安全」是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一時期或特定階段內，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在保持能源價格的可接受性、發展可持續性和國家政治穩定性之前提下，保障能源的持續、充裕、及時地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一種狀態」。⁵在現實層面上，能源安全更具備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是狹義的概念，指對中東石油進口依賴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對中東石油供應可能中斷或短缺所進行的風險管理；第二是廣義的概念，意指以合理價格獲得充足的能源供應，以滿足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第三則是與能源安全相關的政策議題，像是環境挑戰與可持續性發展，但此一層面往往被決策者所忽視，直到近二十年才逐漸被中國高層所重視並落實所制定之相關政策。

2022>。

⁴ Shi Qiang Liu, Xin Huang, Xiangong Li, Mahmoud Masoud, Sai-Ho Chung, Yong Yin, "How i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ffected by exogenous shocks? Evidence of China-US trade dispute and COVID-19 pandemic," *Discover Energy*, No. 2 (July 28, 202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3937-021-00002-6>>.

⁵ 徐宏偉、徐超、楊兆波，〈新形勢下對能源安全的分析與思考〉，《光明網》，2020年8月7日，<https://theory.gmw.cn/2020-08/07/content_34068551.htm>。

嚴格來說，在中共1949年建政後迄今為止，中國最核心的經濟問題就一直是缺乏足夠、自主且負擔得起之無污染能源，以滿足國家現代化、城市化與經濟成長等進程；且能源不足問題極有可能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⁶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對於能源的需求越來越高，上述三個能源安全層面對中國而言顯得日益重要。近年來中國究竟如何規劃其能源安全發展？又面臨到那些能源安全困境？俄烏戰爭又對中國的能源安全造成那些影響？這些問題相當值得深入探討。因此，為能明確分析上述問題，本文將分為中國的能源安全規劃、中國保障能源安全之作為、中國能源安全的主要困境，以及俄烏戰爭對中國能源安全帶來的影響等四個部分進行深入剖析。

貳、中國的能源安全規劃

經濟成長是推動國家能源需求增長的重要動力，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與人口成長更是推動中國能源需求的兩項重要因素。⁷再者，人口因素在能源需求與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稱，經濟成長與人口成長將會對能源結構與需求帶來重大影響，三者之間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

⁶ John Kemp,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energy security,” *Reuters*, March 2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olumn-china-energy-kemp-idUSKBN2BB1Y1>>.

⁷ 劉佩成，〈國際油價暴漲的原因、走勢及戰略對策〉，《當代石油石化》，第11期，2004年，頁 22-23。

分。⁸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成長與「國家發展」儼然成為當代的首要任務，且維持穩定的能源供給成為國家經濟發展之政策核心，中國的能源政策規劃因此備受外界矚目。

中國能源體系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單位產值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和 GDP 的能源消耗量過於龐大，遠高於其他任何國家。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國的單位產值能耗是歐洲國家的 4 至 6 倍，其中大部分能源來自於燃燒煤炭以利於發熱或發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之工業產出在 GDP 的占比異常高，且集中在鋼鐵、化工和水泥等能源密集型行業。⁹因此，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政策重心放在抑制能源消費增長和提高能源效率之上。¹⁰

中國在 2003 年成立「國家能源局」來負責能源政策規劃，但是由於在該局成立前因當時未成立一個統籌機構，故沒有整體的能源戰略規劃，¹¹主要是由國務院轄下不同管理機關來執行各種能源政策。在該局成立後，中國的能源佈局開始由過去個別能源政策獨立規劃，朝向平衡發展與資源統合之總體規劃思維，且管理機關的位階也逐漸有所提升。¹²雖然「國家能源局」的成立宗旨在負責能源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但各項能源管理工作卻分散在相關部

⁸ 謝明勳，〈論中國對東北亞能源安全合作之發展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5 年，頁 140。

⁹ Kemp,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energy security."

¹⁰ Ibid.

¹¹ 1988 年，中國成立能源工業部，但於 1993 年撤銷，之後 10 年間，中國未有一個統一的能源管理專責部門，直到 2003 年才設立司級的國家能源局。

¹² 陳享安，〈中國大陸能源戰略研析〉，頁 414。

門，例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等，導致發生「多頭馬車」的情況。因此，為有助於解決能源政策統合的難題，2010年1月中國國務院正式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負責研究擬訂能源發展戰略，審議能源安全和能源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統籌協調境內能源開發和能源國際合作之重大事項。至於相關具體工作，則交由「國家能源局」負責執行。¹³

基本上，中國的整體能源戰略方向主要呈現於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經濟規劃」之中，在「國家能源委員會」成立後，中國的能源政策皆由「國家能源局」公佈。由於在「十五」期間，中國的能源使用效率低、能源消費結構難以改善，以及工業化所帶來高污染等現象，中國改變「十一五」時期的能源政策，由注重能源供應轉變為更加重視能源利用效率、節約能源以及環境保護。在「十二五」時期，在強調低碳經濟影響下，中國開始調整能源產業佈局，並深化能源體制改革。在「十三五」時期，再生能源與石油替代成為中國能源轉型的重點項目。至於「十四五」時期，發展新型能源與確保能源產業鏈安全乃成為未來中國的能源戰略重點。

關於2020年所公布之「十四五」規劃而言，這時期的經濟計畫概述了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排放的新目標（第三

¹³ 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意味著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不再只是單純能源供應或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安全、地緣政治以及戰略經濟利益等多層次的國家戰略性問題。請參閱吳漢，〈中國大陸研議組建「能源部」之戰略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0卷9期，2012年，頁15。

章：主要目標）；減少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份額（第十一章：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減少空氣污染（第三十八章：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和加強能源安全（第五十三章：強化國家經濟安全保障）。¹⁴從近幾十年來中國所推行的五年計畫來看，中國正積極朝發展風力、水力、太陽能以及核能等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方向發展，以及推行能源和交通系統電氣化。中國希冀在不增加對進口石油依賴的情況下，減少對煤炭的依賴。中國是當今世上最大的水電和再生能源生產國，其企圖轉向非化石燃料具有令人信服的經濟和國家安全理由。如果非化石能源的推廣和減碳努力能讓中國為全球暖化盡一份心力而獲得外交利益的話，那將是一個額外的好處。但總的來看，「十四五」時期中所概述之能源戰略大多是早期能源政策的自然延伸，僅代表謹慎的演變而非開創性的變革。關於中國經濟計畫中的能源政策沿革（請參閱下表1）。

表1 中國經濟計畫中的能源政策沿革（2000-2020）

五年經濟 規劃	中國國家能源局的能源政策
十五計畫 (2000-)	(1) 在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前提下，調整能源結構。(2) 能源效率

¹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0年11月3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13315693279320.pdf>>。

	進一步提高。（3）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能源管理體制。（4）提升能源設計、裝備製造、建設和運營體系。（5）加速中西部能源開發。
十一五規劃 （2005-）	（1）節約優先，效率為本。（2）立足國內，多元發展。（3）保障安全，保護環境。（4）對外合作，互利共贏。（5）體制改革，法制建設。（6）加強石油儲備。
十二五規劃 （2010-）	（1）優化能源結構。（2）調整能源產業佈局。（3）推進能源科技創新。（4）完善能源調控體系。（5）深化能源體制改革。（6）建立能源永續發展的政策標準體系。（7）加強國際合作。（8）深化能源價格改革。
十三五規劃 （2015-）	（1）增強國內油氣供應能力。（2）以清潔及高效能方式開發及利用煤礦。（3）提高再生能源比重。（4）安全發展核電。（5）拓展能源的國際合作。（6）加強石油替代和儲備應急能力建設。（7）深化能源體制改革。（8）增強能源科技創新能力。
十四五規劃 （2020-）	（1）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2）新型儲能技術。（3）氫能及燃料電池技術。（4）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5）能源系統數位化智慧化技術。（6）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及系統安全相關技術。

資料來源：陳亨安，〈中國大陸能源戰略研析〉，頁413；作者整理自公開資料。

參、中國保障能源安全之作為

現階段，中國的主要能源需求是煤礦、石油以及天然氣，但因經濟高度發展，導致其國內能源難以支撐其經濟成長之需求，故依賴進口能源的程度越來越高，特別是石油與天然氣。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能源消耗量的急遽提升，除了於2003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¹⁵亦於2009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¹⁶因此，為有助於確保自身的能源安全，目前中國主要採取建設能源進口通道、進行跨國能源併購以及邁向新型能源轉型等三項作為，茲分析如下：

一、建設能源進口通道

就中國而言，目前俄國和伊朗是美國陣營之外僅有的兩個主要能源出口國，其擁有足夠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有可能在可持續的基礎上滿足中國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氣進口需求。據此，北京的能源安全戰略是圍繞在一個簡單而直接的交易邏輯，那就是「俄國和伊朗的經濟安全（基於有中國需求的保證）以換取中國的能源安全（基於來自俄國和伊朗的陸上與海上管道之可靠和安全供應）」¹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能源安全與俄伊兩國的能源生產不僅是相

¹⁵ 吳明蕙，〈中國能源問題之探討〉，《經濟研究年刊》，第7期，2007年，頁265。

¹⁶ 〈報告指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BBC中文網》，2010年7月2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0/07/100720_china_energy>。

互依賴，亦是互惠互利的。就能源運輸風險來看，中俄之間相鄰有長達約4,179公里的陸地邊界，因此連接俄國油氣田和中國東北部的管道是相對安全的，能源運輸較不會被西方國家或是恐怖組織活動所影響。而中國藉由海線交通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進口石油卻面臨三大危機，包括：海盜猖獗、中東波斯灣地區局勢不穩與領海主權爭端，嚴重威脅中國的能源安全，導致中國尋求陸路管道運輸，以利於兼顧地緣政治與油源自主開發。¹⁷

為有助於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中國透過建設能源進口通道以期提升自身的能源安全，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迄今中國已打造四條「油氣兼備」的能源進口通道，¹⁸分別為「西北通道」、「東北通道」、「海上通道」以及「西南通道」（如下圖1與下表2）。其中，「西北通道」包含中亞天然氣管道和中哈原油管道；「東北通道」包含中俄石油通道與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海上通道」則是指透過海運從非洲、中東、澳洲等進口石油與天然氣，並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至東南沿海。最後，「西南通道」，也就是中緬油氣管道，起於緬甸西海岸的皎漂市，從雲南瑞麗58號界碑進入中國境內。

¹⁷ Samir Tata, “Deconstruct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e Diplomat*, January 14,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1/deconstructing-chinas-energy-security-strategy/>>.

¹⁸ 〈中國「四大能源通道」成型〉，《國際能源網》，2012年1月28日，<<https://reurl.cc/95RKKO>>。



圖1 中國四大能源進口通道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四大能源進口通道〉，《中央社》，2017年6月17日，<<https://www.cna.com.tw/news/gpho/201706170004.aspx>>。

表 2 中國四大能源進口通道

名稱 / 油氣通道	原油進口通道	天然氣進口通道
東北通道	中俄石油通道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
西北通道	中哈石油通道	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A/B/C/D 線（D 線正在建造中）
西南通道	中緬石油通道	中緬天然氣管道

東南通道	海上石油 通道	海上液態天然氣通道
------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於公開資料。

二、進行跨國能源併購

為了補足日益增長的石油消費量，以及受到國內石油探勘計畫失敗的影響，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便開始向海外探索能源供給源頭。由於當時是以掌握上游資源為主，大都集中在石油海外探勘計畫上。然而，由於當時資金有限且海外石油探勘經驗不足，為了學習石油開採的先進技術與管理方法，當時中國大都採取「合營方式為主，獨資企業為輔」來探索海外能源。然而，在累積多年經驗後的今天，併購途徑已成為中國對外能源投資的主要方式。換言之，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製造業出口消耗大量能源，且中產階層崛起而需要更多能源用於汽車等消費品，為滿足需求增長，中國能源及天然資源進口量雙雙增加。因此，中國能源企業大舉對外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且多家中國國企透過併購方式獲得國外天然油氣資源。這一向外走出去進行海外能源併購的趨勢，主要是由「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所謂的「三桶油」）所主導。海外併購能源對中國而言具有兩點優點：第一、有助於國內能源的穩定供應。第二、這些交易能受益於中國鼓勵投資海外油氣項目的國家政策，以及相關出口信用及其它類似的財務支持。

因此，中國透過「中國公司」的海外投資併購行動，

積極在世界各地區建立穩定能源及原物料供應來源，並且藉機開拓海外市場。¹⁹由於併購海外能源的主體變得越來越多元，除了由原先「三桶油」主導外，越來越多其他中國國營、私營企業以及上市、非上市的民營能源企業亦參與其中。²⁰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除了影響全球煤油氣市場的供需外，同時亦加速傳統煤油氣企業業務轉型和結構調整。在這種情況下，這導致中國能源戰略必須積極從傳統能源轉向新型能源，例如：2021年上半年，中國能源相關企業併購交易數量約380筆、金額2,258億人民幣，創近三年來新高，比2020年同期成長約92%。其中，新型能源的投資併購活動呈現爆發性成長，占2021上半年交易數量中的240筆，交易金額高達1,478億人民幣，較2020年同期成長約123%。²¹可見，能源併購的方向已開始朝併購新型能源領域與方向發展，這些新型能源包括：核能、太陽能、潮汐能、風電、電池儲能、氫能等清潔能源或所謂的非化石能源。²²

¹⁹ 曾復生，〈「中國公司」走出去的優勢與風險〉，《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2020年8月18日，<<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298>>。

²⁰ 張清彥，〈中國能源企業調整海外收購戰略〉，《中國能源網》，2015年6月4日，<<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908139-1.html>>。

²¹ 張煜，〈中國能源行業併購活動呈復甦反彈趨勢，預示著什麼？〉，《上觀》，2021年9月30日，<<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410536>>。

²² 〈2021年中國能源行業之並購活動回顧及未來展望：清潔能源回顧〉，《未來智庫》，2022年8月20日，<<https://www.vzkoo.com/read/20220820c95e928156f1f747fed288b6>>

三、邁向新型能源轉型

自改革開放以來迄今，中國能源結構變革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分別為：（一）、煤礦為主階段；（二）、多元發展階段；（三）、非化石能源為主階段。目前，中國的能源結構正從多元發展階段轉型至非化石能源階段，也就是從煤礦、石油、天然氣、再生能源和核能協調互補的多元發展階段，加上電氣化、智慧化以及低碳化的努力而逐步往非化石能源階段邁進。換言之，中國目前的能源轉型主要處於第二階段並企圖走向第三階段之時期，但要進入第三階段（非化石能源階段）仍具一定程度的困難度。

23

進言之，中國能源發展目前處於多元發展與非化石能源為主兩個階段之過渡前期，²⁴重點任務包含以下兩項。第一、高效率利用煤礦，目前燃煤發電是中國電力的主要來源，且煤礦的生產與消耗都遠高於其他能源（如下圖2、3），未來中國將提升用煤的清潔與使用效率，藉此逐步減少煤炭用量以降低環境污染。²⁵第二、中國將加大發展再生能源的力度，再生能源屬於自身所能掌控之能源，不受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影響，為能源供給安全的關鍵要素。中

ml>。

²³ 杜祥琬，〈能源轉型 推動高質量發展〉，《人民網》，2020年7月17日，<<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n1/2020/0717/c71661-31787589.html>>。

²⁴ 自改革開放以來迄今，中國能源結構變革已經歷三個階段，分別為：煤礦為主階段、多元發展階段以及非化石能源為主階段。請參閱杜祥琬，〈能源轉型 推動高質量發展〉。

²⁵ 杜祥琬，〈能源轉型 推動高質量發展〉。

國透過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²⁶藉此建構煤、油、氣、電、核、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之多輪驅動能源供應體系。²⁷

2020年12月中國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內容提及將優先發展非化石能源，並以此作為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之主要途徑。截至2019年底，中國在運在建核能裝機容量為6,593萬瓩，位居世界第二，至於在建核電裝機容量則為世界第一。同時，水電、風電、光伏發電、²⁸生質發電裝機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分別達3.56億瓩、2.1億瓩、2.04億瓩以及2,369萬瓩。²⁹截至2020年為止，中國清潔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費總量比例已達23.4%，較2012年提高8.9%。

另外，2021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及，「大力發展新能源，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積極有序發展核電」。³⁰目前，中國正在運作的核電機組有51部，裝機容量5,327萬瓩，在建的核電機組則為20

²⁶ 同前註。

²⁷ 〈中國形成多輪驅動能源供應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年9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4/content_5432531.htm〉。

²⁸ 太陽能發電可分為光熱發電和光伏發電。光伏發電是利用半導體介面的光生伏特效應而將光能直接轉變為電能的一種技術。此技術的關鍵元件是太陽能電池，經過串聯後進行封裝保護可形成大面積的太陽電池元件，並配合功率控制器等部件即形成光伏發電置。請參閱，〈什麼是光伏發電〉，《EnergyTrend》，2012年4月5日，〈<https://www.energytrend.com.tw/knowledge/20120405-4220.html>〉。

²⁹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12月21日，〈<https://reurl.cc/l57x6Q>〉。

³⁰ 〈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2021年3月5日，〈<https://reurl.cc/RbRnor>〉。

部，裝機容量2,269萬瓩。³¹且2020年的核能發電量為3,662.43億瓩，占中國總發電量4.94%，較2019年成長5.02%。³²同時，根據2020年6月發布之「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0）」，核能在中國清潔能源低碳系統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每年中國會按照6至8部發電機組之速度進行建造，³³預計2025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7,000萬瓩，在建約5,000萬瓩。至2030年時，在運裝機容量將達1.2億瓩，核能發電量約占全中國發電量之8%。³⁴

³¹ 〈限電危機下 中國核電廠滿載運轉拚年增6至8機組〉，《自由時報》，2021年9月30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89226>>。

³² 〈《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1》：我國在建機組裝機容量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人民網》，2021年4月18日，<<https://reurl.cc/15nkml>>。

³³ 〈碳中和目標下，核電發展可以更加有所作為〉，《中國能源網》，2021年3月19日，<<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11462-1.html>>。

³⁴ 〈《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1》：我國在建機組裝機容量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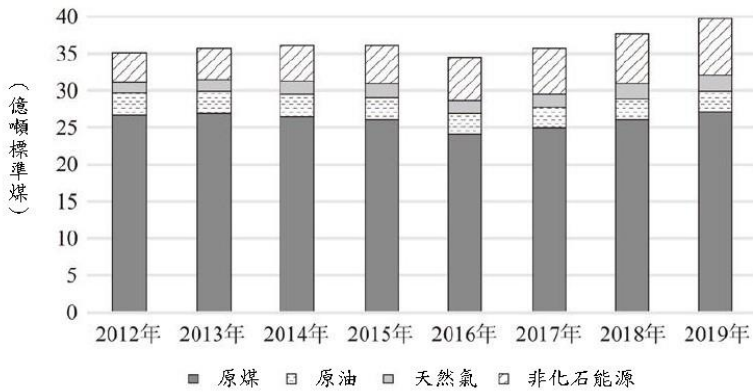


圖2 中國能源生產情況 (2012-2019)

資料來源：〈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12月21日，< <https://reurl.cc/l57x6Q>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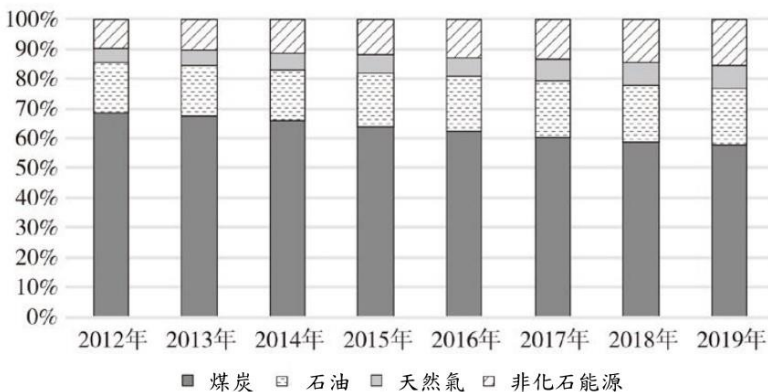


圖3 中國能源消費結構 (2012-2019)

資料來源：〈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12月21日，< <https://reurl.cc/l57x6Q> >。

肆、中國能源安全的主要困境

關於中國能源安全困境而言，可歸納為四個面向進行說明：第一、中國石油與天然能源高度仰賴進口，且主要油氣進口地區面臨政治與戰爭風險，例如：中東地區以及俄烏戰爭下的東歐。中國2016年戰略石油儲備(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SPR)大約相當於50天的進口量，不及《國際能源協議》(*International Energy Agreements*)中規定的90天石油儲備標準。就「能源諮詢機構」(Energy Aspects)評估，要達到90天原油進口儲備量，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將需要5.4億至6億桶原油。³⁵依據「大宗商品數據公司」(Kpler)分析，中國2022年的石油儲備已達9.261億桶，³⁶同時間也首度超越目前美國，³⁷可見中國在短短6年間就已經達標，但是與其他能源大國仍處於競爭關係，所以能否長期維持90天的石油儲備標準仍是個問題。第二、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問題，這種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仍將難以改變。第三、中國能源進口高度仰賴海運，2021年自中東地區的石油進口量占其進口總量為

³⁵ 〈國家石油儲備條例（徵求意見稿）出臺，中國加快原油進口步伐〉，《潤滑油資訊網》，2016年6月2日，<https://www.sinolub.com/news/2016/Industry_0602/117485.html>。

³⁶ 段智恆，〈傳中國與俄國談判購買石油以補充戰略儲油〉，《巨亨網》，2022年5月19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76005>>。

³⁷ Jinjoo Lee，〈美國戰略石油儲備處於歷史低點，已失去緩衝力〉，《華爾街日報》，2022年9月23日，<<https://cn.wsj.com/articles/美國戰略石油儲備處於歷史低點-已失去緩衝力-121663903506>>。

50.2%，³⁸特別是穿越東南亞地區的麻六甲航線，因此中國積極開發陸地能源通道，以期克服所謂的「麻六甲困境」。³⁹第四、中國面臨因傳統能源導致的嚴重環境污染問題。

面對上述能源安全困境，中國除了強調能源自主與多元進口，以及開發陸上能源通道之外，也正積極推動能源轉型。但客觀而言，若中國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與消費結構不變的話，北京當局也只能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因應上述困境，因為中國經濟快速且高度發展，造成各種產業的能源需求大增，導致其對能源進口的依賴度不斷上升。是以，為了增進自身的能源安全，中國開始以「多元化」此一概念展開相關行動，包含：能源供應來源、使用能源種類、進口能源路線以及運輸與獲取能源方式的多元化等。⁴⁰然而，近年來所發生之限電危機，在在顯示上述相關措施無法有效增進能源安全，因為中國能源的消耗量一直大於供給量，且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仍未改變（如圖2所示），造成能源「多元化」政策無法真正落實，中國仍面臨一定程度的能源安全困境。

首先，關於能源消費結構問題，中國雖逐漸朝向非化石能源為主階段進行轉型，且已提前於2019年達成非化石

³⁸ 〈2021年中國原油進口量縮減 進口格局大體不變〉，《新浪網》，2022年1月26日，<https://reurl.cc/3311oO>。

³⁹ Navya Mudunuri, "The Malacca Dilemma and Chinese Ambitions: Two Sides of a Coin," *Diplomatist*, July 7, 2020, <<https://diplomatist.com/2020/07/07/the-malacca-dilemma-and-chinese-ambitions-two-sides-of-a-coin/>>.

⁴⁰ 郭正平，《中國能源安全政策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2月，頁3-4。

能源消費占比15%之目標。⁴¹但是，由於煤炭不僅成本低、容易獲得且供給相對穩定，故作為主要火力發電的能源結構仍未有大幅度改變，造成中國的煤炭消費仍占其總能源消費總量的一半以上，例如：中國於2019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7.7%。⁴²同時，目前中國對煤炭發電的依賴已經超過去年，例如今年7月中國煤炭發電環比增加22%，占總發電量的69%，而去年僅占總發電量的67.4%。⁴³這在在顯示中國能源消費結構轉型的速度仍不夠快，尚未具備充足的非化石能源來取代煤炭，無法有效地在短時間內解決自身的能源消費結構問題。

其次，由於中國實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之「雙控政策」，據2021年8月17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所發布之「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錶」，有19個一級、二級預警省分在能耗強度上未能達標；且特別提及要暫停「兩高」（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的節能審查。⁴⁴因此，為能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

⁴¹ 此一目標係為胡錦濤於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所提出「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請參閱〈胡錦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年9月23日，<http://www.gov.cn/jdhd/2009-09/23/content_1423825.htm>。

⁴²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12月21日，<<https://reurl.cc/l57x6Q>>。

⁴³ 〈中國電荒，煤炭供應猛增長重挫潔能計畫〉，《聯合新聞網》，2022年8月24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560037?from=udn-relatednews_ch2>。

⁴⁴ 〈關於印發《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錶》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2021年8

2016年啟動大規模煤炭去產能行動，於2018年提前兩年完成8億噸去產能目標，淘汰落後煤礦區4千多個地方。同時，在「雙控政策」及安全生產考量這一前提下，中國開始針對小煤礦進行管控，據傳2021年初以來關停的小煤窯已導致約6分之1的煤礦產能減少。⁴⁵因此，由於受到自產煤礦不足以及有助於達成「雙控政策」目標，各個地方政府陸續推出許多限電措施，甚至使得原本就已實施限電的地區更加大管控力度。

最後，受到多重因素影響，隨著歐美消費需求復甦，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升溫，造成轉單效應，進而增加中國工廠生產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工廠訂單大增，用電量也隨之飆高，導致電力供需失衡。⁴⁶例如：在2021年，中國於當年前8個月的國內煤炭產量僅增加4.4%，但進口煤炭量卻下降10.3%。⁴⁷另外，儘管煤炭的價格快速上漲，電費卻因被管制而無法調漲，使得電廠缺乏增加發電量的意願。因此，用電需求增長速度過快導致電力供給不足，迫使各省透過限電措施以緩解電力供應緊張之情況。

月17日，<<https://reurl.cc/V54W7b>>。

⁴⁵ 〈中國限電危機有短中長期因素 政策目標面臨考驗〉，《中央社》，2021年9月30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300416.aspx>>。

⁴⁶ 〈煤礦大國為何缺煤發電？中國限電背後，一場全球能源政策都需要面對的變革代價〉，《今週刊》，2021年10月1日，<<https://reurl.cc/r16Yo1>>。

⁴⁷ Clyde Russell, "Column: China's coal crunch is self-inflicted, costly and temporary," *Reuters*, September 30, 2021, <<https://reurl.cc/DZoVYd>>.

伍、俄烏戰爭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

俄國是生產石油與天然氣的能源大國，中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相當倚賴俄國的能源。自2022年2月俄國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以來，歐洲的能源供給即受到嚴重的影響與衝擊，全球能源供應鏈亦因此受到衝擊。同時，中國也不例外，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係為最容易受到戰爭影響的國家之一，且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類型亦使得中國容易受到衝擊以及無法轉移或排除所受到的影響。⁴⁸然而，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相信，把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目標設於5.5%，其金融與外貿市場所受到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但間接風險則可能較為複雜，例如中國債券可能讓俄國為避開制裁而引起美國的戒心；且地緣政治的擔憂恐蔓延至中國市場。⁴⁹關於這次烏俄戰爭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面對日益高漲的能源進口價格

就國際石油價格而言，自2022年2月俄烏戰爭開始以來，原本處於高位的原油價格在同年3月中旬飆升了27%，中國的鐵礦石合同在衝突開始後的前10天裡飆升了25%。⁵⁰由於中國的能源和資源需求規模非常大，且中國的原油和

⁴⁸ 林燕，〈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大紀元》，2022年3月7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3/12/n13640472.htm>>。

⁴⁹ 〈俄烏開戰勢礙中國能源進口〉，《東網》，2022年3月12日，
<<https://reurl.cc/Yd7bz4>>。

⁵⁰ 林燕，〈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

天然氣進口額於2021年已達到20兆人民幣，迄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就約有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需要進口。⁵¹

就從俄國進口能源而言，由於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如果中國購買更多俄國能源，可能會面臨來自美國和歐洲等國家的經濟制裁或杯葛，但如果選擇不購買，又可能會面臨內部能源危機與更大的通脹壓力。原則上，這場戰爭已經擾亂了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全球能源供應鏈。根據中國官方數據，2021年中國與歐盟貿易額約8,280億美元，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額約7,560億美元，而中國與俄國的貿易額卻僅約1,470億美元。⁵²由此可知，中國與俄國的貿易額遠遠小於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雖然俄國入侵烏克蘭受到歐洲國家經濟制裁而禁止能源進口，但是俄國卻轉向中國供應約7.2萬噸液態天然氣，單月貿易量即超越2021年全年，且較2月份的2.4萬噸大增兩倍。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花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來建設與俄國和中亞的戰略陸上能源管道，但是從俄國最近發生的侵略事件來看，中國將俄國作為能源安全支柱實際上並非一直都是安全無虞的。俄國入侵烏克蘭之舉，以及隨之而來全球對莫斯科的廣泛經貿制裁，使得國際貿易公司和航運公司大都迴避從俄國出口石油，導致俄羅斯石油生產受到嚴重干擾，俄國石油生產受影響將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軟肋，⁵³故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實無任何利益可言。在

⁵¹ 林燕，〈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

⁵² 林燕，〈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

⁵³ Mary Hui, "Russian oil is the "soft underbelly"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QUARTZ*, March 24, 2022, <<https://qz.com/2144357/russian->

俄烏戰爭與全球能源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加上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與天然氣進口國，中國能源安全的確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二、重視能源獨立自主與進口多元化

中國國家能源局在2022年3月21日最新公布的《「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中提到，中國正處於確保能源安全的「關鍵階段」，與新舊風險重疊的時期。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能源需求將持續增長，所以該方案規劃兩個發展階段。關於第一階段，到2025年，新型儲能由商業化初期步入規模化發展階段，具備大規模商業化應用條件。⁵⁴在此階段中國必須滿足自己更多的能源需求，同時倡導擴大國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且與包括美國在內等其他國家展開清潔能源合作。第二階段則是到2030年，新型儲能全面市場化發展。在此階段，中國需達成新型儲能核心技術裝備自主可控，市場機制、商業模式、標準體系成熟健全，與電力系統各環節深度融合發展，基本滿足構建新型電力系統需求，並達成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之目標。⁵⁵

自從習近平2021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曾表示，要確保能源供應、要深入推動能源革命以及加快建

oil-is-soft-underbelly-of-chinas-energy-security/>.

⁵⁴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2年1月29日，< <https://reurl.cc/DXnRbR> >。

⁵⁵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

設能源強國。⁵⁶對此，中國的領導階層就已發出重視能源、大豆等關鍵大宗商品的自給自足訊號。2022年2月，當俄國入侵烏克蘭引發西方對莫斯科進行經濟制裁的浪潮，這些制裁波及全球能源供應，這使得中國將確保能源安全視為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由於中國未加入制裁俄國的行列，使得中國仍能從俄國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根據2022年3月20日中國海關總署所公布之數據，2022年1-2月沙烏地原油到貨量共計1,461萬噸，相當於每日181萬桶，短期內從俄國進口量則年減9%至1,267萬噸，每日約157萬桶。⁵⁷由此可見，短期中國從俄國進口石油的確有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雖然自俄國入侵烏國以來，其對歐盟的能源出口已有所下降，但中國與印度兩國卻因此成為大買家，2022年3月中印兩國從俄國進口的石油總量超過27個歐盟成員國的進口總和，⁵⁸中國成為另類的獲利者。

儘管「十四五」經濟藍圖強調，要實現能源獨立自主和進口多元化以保障能源安全，但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就2021年而言，中國消耗的原油中約有七成是來自進口，對天然氣進口的依存度達全部天然氣消耗量的四

⁵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新華社》，2021年12月10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21-12/10/content_4900963.htm>。

⁵⁷ 楊晴安，〈陸3月進口俄LPG 超去年總和〉，《中時新聞網》，2022年3月2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322000137-260203?chdtv>>。

⁵⁸ 〈俄烏戰爭開打後，中國和印度向俄羅斯買了多少石油？〉，《BBC 中文》，2022年9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2834711>>。

成。其中，中國原油進口的15.5%和天然氣進口的10%是來自俄國，未來中俄兩國的能源合作仍有望持續獲得強化。換言之，為追求能源穩定進口，儘管俄國入侵烏克蘭而引發戰爭，中國將企圖與俄國進行更密切且更多的合作，⁵⁹但追求能源獨立自主與多元化進口仍是中國未來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向。

陸、結論

根據上述，為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目前中國採取如建設能源進口通道、進行跨國能源併購以及發展新型能源等行動。同時，中國亦透過深化能源體制改革與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等政策，以利於持續推動能源低碳轉型。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爆發，造成全球能源供應鏈危機，該戰爭雖促使各國聲稱要加速能源轉型，但客觀上「能源不安全」並不會就此消失，因為能源危機與獨裁者的陰影恐將持續影響各國能源安全。客觀來說，為了能夠確保能源安全，能源獨立自主與能源多元化將是重要途徑，但這並非中國在短期內就能達成的能源安全目標。

至於近年來中國常常發生的限電危機，充分顯示其受到煤礦占總能源消費比例過高、煤炭價格飆漲、強化「雙控政策」力度以及多重因素等影響，中國仍面臨一定程度

⁵⁹ Orange Wang, “China energy blueprint pushes independence as ‘opportunities’ with Russia grow,” *China Macro Economy*, March 24, 2022,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71566/china-energy-blueprint-pushes-independence-opportunities>.

的能源安全困境。可預期的是，為能有效因應不時的限電危機，短期內中國將會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例如：關於增加煤炭產量，2021年9月24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即召集相關產煤省、市以及企業召開會議，推動煤炭供需雙方儘早完成補簽中長期合約，並確保足額兌現。2021年10月8日，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則強調「主要產煤省和重點煤企要按要求落實增產增供任務」。⁶⁰另外，由於限電恐會拖累中國的經濟成長，瑞銀投資銀行（UBS Group AG）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對此指出，中國可能會微調相關政策，例如：暫時放寬「雙控政策」力道。⁶¹

目前，進口石油與天然氣仍是支撐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隨著俄烏衝突情勢的白熱化，全球買家對從俄國進口能源之意願大幅減弱，再加上貿易制裁在國際間發酵，2022年3月各國從俄國進口石油與天然氣之數量恐隨之驟減，俄國因此將這些能源輸往中國（中國是俄國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最大市場之一），⁶²例如：俄國石油生產

⁶⁰ 〈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專題會議部署採暖發電用煤中長期合同全覆蓋煤源落實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1年9月24日，<<https://reurl.cc/6DQ6LM>>；〈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進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電力和煤炭等供應 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和經濟平穩運行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10月8日，<<https://reurl.cc/Xlm050>>。

⁶¹ 吳柏緯，〈限電拖累經濟成長 可能促中國放寬能耗雙控〉，《中央社》，2021年10月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10040283.aspx>>。

⁶² 2021年中國自俄國進口能源之概況：第一、石油部分：俄國是中國的第二大石油供應國，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2021年，俄國對中國的日均石油出口量是159萬桶，占中國進口量的15.5%。第二、天然

商蘇爾古特油氣公司(Surgutneftegas)就正在積極尋求與中國加強合作，期望避開西方國家制裁，藉此保持俄國的石油銷售收益。嚴格來說，在確保能源安全這一前提下，短期內中國要降低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的依賴是不太可能的，且使用煤炭更是不得不的作法。

長期而言，為了有助於達成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以及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之目標，中國將會持續進行能源消費結構調整與轉型，除了降低石油與天然氣使用，更要減少煤炭發電，例如：中國在「2021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即提出「煤炭消費比重下降到56%以下」。同時，中國將持續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持續提升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⁶³當然，中國是否能在習近平第三任期實現能源轉型的目標，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氣部分：俄國是中國第三大天然氣供應國，2021年對中國出口165億立方米天然氣，占中國需求總量的5%。第三、煤炭部分：俄羅斯在2021年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煤炭供應國。參考：許峻賓，〈俄烏戰爭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與可能風險〉，《兩岸經貿網》，2022年4月15日，<<https://www.seftb.org/cp-4-1588-8f9cd-1.html>>。

⁶³ 〈國新辦舉行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有關情況發布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年3月30日，<https://reurl.cc/Xlm083>。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期刊論文

- 吳明蕙，〈中國能源問題之探討〉，《經濟研究年刊》，第7期，2007年，頁263-295。
- 吳漢，〈中國大陸研議組建「能源部」之戰略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0卷9期，2012年，頁12-20。
- 陳亨安，〈中國大陸能源戰略研析〉，《經濟研究》，第11期，2011年，頁405-432。
- 劉佩成，〈國際油價暴漲的原因、走勢及戰略對策〉，《當代石油石化》，第11期，2004年，頁 19-23。
- 謝明勳，〈論中國對東北亞能源安全合作之發展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2期，2015年，頁 137-158。

學位論文

- 郭正平，《中國能源安全政策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2月。

網際網路

- 〈《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1》：我國在建機組裝機容量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人民網》，2021年4月18日，<<https://reurl.cc/l5nkml>>。
- 〈2021年中國原油進口量縮減 進口格局大體不變〉，《新浪網》，2022年1月26日，<https://reurl.cc/3311oO>。
- 〈2021年中國能源行業之並購活動回顧及未來展望：清潔能源回顧〉，《未來智庫》，2022年8月20日，

<<https://www.vzkoo.com/read/20220820c95e928156f1f747fed288b6.html>>。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新華社》，2021年12月10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21-12/10/content_4900963.htm>。

〈中國「四大能源通道」成型〉，《國際能源網》，2012年1月28日，<https://reurl.cc/95RKKO>。

〈中國大陸四大能源進口通道〉，《中央社》，2017年6月17日，<https://www.cna.com.tw/news/gpho/201706170004.aspx>。

〈中國形成多輪驅動能源供應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年9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4/content_5432531.htm>。

〈中國限電危機有短中長期因素 政策目標面臨考驗〉，《中央社》，2021年9月30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300416.aspx>>。

〈中國電荒，煤炭供應猛增長重挫潔能計畫〉，《聯合新聞網》，2022年8月24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560037?from=udn-relatednews_ch2>。

〈什麼是光伏發電〉，EnergyTrend，2012年4月5日，<<https://www.energytrend.com.tw/knowledge/20120405-4220.html>>。

- 〈四川大旱停電 業者苦哈哈 復工遙遙無期〉，《工商時報》，2022年8月22日，
<<https://ctee.com.tw/news/china/702128.html>>。
- 〈俄烏開戰勢礙中國能源進口〉，《東網》，2022年3月12日，<<https://reurl.cc/Yd7bz4>>。
- 〈俄烏戰爭開打後，中國和印度向俄羅斯買了多少石油？〉，《BBC 中文》，2022年9月11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2834711>>。
- 〈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2021年3月5日，
<<https://reurl.cc/RbRnor>>。
- 〈胡錦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年9月23日，
<http://www.gov.cn/ldhd/2009-09/23/content_1423825.htm>。
- 〈限電危機下 中國核電廠滿載運轉拚年增6至8機組〉，《自由時報》，2021年9月30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689226>>。
- 〈國家石油儲備條例（徵求意見稿）出臺，中國加快原油進口步伐〉，《潤滑油資訊網》，2016年6月2日，
<https://www.sinolub.com/news/2016/Industry_0602/117485.html>。
-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2年1月29日，
<<https://reurl.cc/DXnRbR>>。
- 〈報告指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BBC中文

網》，2010年7月20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0/07/100720_china_energy。

〈煤礦大國為何缺煤發電？中國限電背後，一場全球能源政策都需要面對的變革代價〉，《今週刊》，2021年10月1日，<<https://reurl.cc/r16Yo1>>。

〈碳中和目標下，核電發展可以更加有所作為〉，《中國能源網》，2021年3月19日，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11462-1.html>>。

〈關於印發《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錶》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2021年8月17日，
<<https://reurl.cc/V54W7b>>。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0年11月3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13315693279320.pdf>>。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12月21日，<<https://reurl.cc/l57x6Q>>。

王珮羽，〈四川熱浪哀鴻遍野，政府延長「讓電於民」電子光電產業撐得住？〉，《數位時代》，2022年8月22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71299/china-sichuan-heatwave-apply-2022>>。

杜祥琬，〈能源轉型 推動高質量發展〉，《人民網》，2020年7月17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n1/2020/0717/c71661-31787589.html>>。

林燕，〈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大紀元》，2022年3月1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3/12/n13640472.htm>>。

段智恆，〈傳中國與俄國談判購買石油以補充戰略儲油〉，《巨亨網》，2022年5月19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76005>>。

徐宏偉、徐超、楊兆波，〈新形勢下對能源安全的分析與思考〉，《光明網》，2020年8月7日，<https://theory.gmw.cn/2020-08/07/content_34068551.htm>。

張清彥，〈中國能源企業調整海外收購戰略〉，《中國能源網》，2015年6月4日，<<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908139-1.html>>。

張煜，〈中國能源行業併購活動呈復甦反彈趨勢，預示著什麼？〉，《上觀》，2021年9月30日，<<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410536>>。

曾復生，〈「中國公司」走出去的優勢與風險〉，《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2020年8月18日，<<https://www.sef.org.tw/article-1-129-5298>>。

楊晴安，〈陸3月進口俄LPG 超去年總和〉，《中時新聞網》，2022年3月2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322000137-260203?chdtv>>。

英文部分

網際網路

Hui, Mary, “Russian oil is the “soft underbelly”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QUARTZ*, March 24, 2022, <<https://qz.com/2144357/russian-oil-is-soft-underbelly-of-chinas-energy-security/>>.

Jinjoo Lee, 〈美國戰略石油儲備處於歷史低點，已失去緩衝力〉，《華爾街日報》，2022年9月23日，<<https://cn.wsj.com/articles/美國戰略石油儲備處於歷史低點-已失去緩衝力-121663903506>>。

Kemp, John “China’s five-year plan focuses on energy security,” *Reuters*, March 20,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olumn-china-energy-kemp-idUSKBN2BB1Y1>>.

Liu, Shi Qiang Xin Huang, Xiangong Li, Mahmoud Masoud, Sai-Ho Chung, Yong Yin, “How i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ffected by exogenous shocks? Evidence of China–US trade dispute and COVID-19 pandemic,” *Discover Energy*, No. 2, July 28, 202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3937-021-00002-6>>.

Mudunuri, Navya, “The Malacca Dilemma and Chinese Ambitions: Two Sides of a Coin,” *Diplomatist*, July 7, 2020, <<https://diplomatist.com/2020/07/07/the-malacca-dilemma-and-chinese-ambitions-two-sides-of-a-coin/>>.

Russell, Clyde, “Column: China’s coal crunch is self-inflicted,

costly and temporary,” *Reuters*, September 30, 2021, <<https://reurl.cc/DZoVYd>>.

Tata, Samir, “Deconstruct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e Diplomat*, January 14,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1/deconstructing-chinas-energy-security-strategy/>>.

Wang, Orange, “China energy blueprint pushes independence as ‘opportunities’ with Russia grow,” *China Macro Economy*, March 24, 2022,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71566/china-energy-blueprint-pushes-independence-opportunities>>.

Analysis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d Its Dilemma

Ming-Te H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s, INDSR)

Paul An-Hao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INDSR)

Abstract

Since China's open reform began, rapid rise of the economy led to a continued growth in energy demand, which in turn led to a continued increase in the reliance on energy imports. . In order to improve energy security, China adopted the idea of "diversification" vis-a-vis energy supply sources, types, import route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methods for obtaining energy. At the same tim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energy system and promot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ong other policy actions benefit the continuing promotion of energy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China's recent power shortage crisis shows that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CCP are unabl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energy security. China continues to confront a certain level of energy security dilemma. Consequently, in the short-term, China will take actions such as increasing coal production and even loosening the "dual-

control” policy. In the long-term,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Carbon Neutral” by 2060, China will continue to transform it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make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develop non-fossil fuel energy and increase its share in the total energy supply.

Keywords: Power Supply Crisis, Dual-control Policy, Energy Security, Russo-Ukrainian Wa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稿約

- 一、《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以下簡稱本刊）為一學術性刊物，以探討中共軍事發展、軍事戰略、亞太安全問題、兩岸關係，以及區域安全為主旨。舉凡相關議題，皆歡迎各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交流。
- 二、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依本刊撰稿規範撰寫，不符合者，本刊有權退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
- 三、本刊為雙向匿名審查，請勿於投稿本文中出現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料。
- 四、本刊為臺灣發行之學術刊物，撰稿時請用臺灣通用之學術用語。
- 五、來稿須經本刊正式審稿程序，本刊對來稿有建議修改及潤稿權。
- 六、來稿一經刊載，將酌送本刊兩冊與稿費。
- 七、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須同意經本刊刊載之論文，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本刊，並須簽署〈投稿人聲明暨著作權讓與書〉；未經本刊同意，請勿轉載。惟作者仍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 八、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編輯部每年12月出刊，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fhkc103001@ndu.edu.tw，本刊編輯部收件後將於一周內回函。